资本家宣言

(美)凯尔索　阿德勒著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資本家宣言

（美）凱尔索　阿德勒著
紀　明　徐宗士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年

Louis O. Kelso
and Mortimer J. Adler
THE CAPITALIST MANIFESTO
RANDOM HOUSE, NEW YORK
1958

資本家宣書
(美) 凱尔索　阿德勒著
紀明　徐宗士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兴路54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經售

*

开本 850×1156 毫米 1/32　印張 8 1/4　字数 171,000
1961年11月第1版　196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2,000

統一书号：4074·333　定价：(十三) 1.40 元

内部发行

G1D42/02

譯者序

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的发展，經过了好几个阶段。英国古典派政治經济学，是在資本主义上升时期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的阶級斗爭还沒有得到充分发展时的产物。它的偉大代表李嘉图，曾經有意識地从阶級利害关系的对立出发，把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的研究，推到了一个不可逾越的頂点。英法两国資产阶級夺取政权以后，資产阶級和无产阶級的阶級斗爭日益尖銳起来，在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領域里，超利害关系的探討从此絕迹，代之而起的全是一般辯护論者費尽心机所散播的謊言。十九世紀后三十年，資本主义完成了向壟断阶段的过渡，随着这一过渡而来的社会矛盾、阶級斗爭进一步激化。这时，資产阶級雇佣文人为了麻痹工人阶級的斗志，在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中又到处販卖"阶級利益調和論"的貨色。資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使得市場問題空前尖銳，經济危机頻繁往复，失业队伍日益扩大。为了在不触动資本主义制度一根毫毛的条件下維持"充分就业"，"消除危机和无政府状态"，混淆視听的所謂"凱恩斯主义"又盛极一时。

然而，历史是无情的。它的洪流冲走了一切污秽发臭的东西，而資产阶級的这些所謂理論也无不一一成为廢紙。

战后資本主义經济的不稳定性在增长着，資本主义社会的

阶級对抗和民族对抗、内部矛盾和外部矛盾在急剧地尖銳化，世界資本主义体系已經越来越接近于死亡了。在現代帝国主义主要国家的美国，这种資本主义的腐朽也表現得最为明显。在战后年代里，尽管降低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增加軍事撥款，但生产能力的利用仍然不足，生产增长的速度正在下降，失业現象特别严重，生产过剩的危机更加頻繁了。

壟断資本家的辯护士为了替垂死的資本主义涂脂抹粉，妄图緩和尚在資本主义統治下的劳动人民对資本主义的憎恶和对社会主义的向往，幻想使他們放弃阶級斗爭和社会革命，于是在資产阶級政治經济学中一种貼上了新商标的商品又应运而生。这种貼上了新商标的商品就是人們所熟知的“人民資本主义”。“人民資本主义”的推銷員們把美国資本主义最近数十年来的变化，說成是股票已經广泛分散，資本开始“民主化”；資本的所有与經营的分离，已經产生了不以专門牟利为目的的經理人員；国家干涉經济的結果，已有可能克服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經济危机，并且保障劳动者的福利。总而言之，他們把資本主义，特别是美国的資本主义，說成是資本主义的本性已經改变，不再是人剝削人、人吃人的制度，而变成“人民的”資本主义了。

在各式各样的“人民資本主义”的无耻宣傳中，这本美国資产阶級經济学者凱尔索和阿德勒两人合著的“資本家宣言”，可以說“别开生面”，更为突出。我們之所以說它“别开生面”，說它更为突出，并不是說这两位作者把“美国資本主义”、“現代資本主义”和“人民資本主义”的一般概念看作是：“某种同十九世紀的資本主义相对立的东西，是最近三十年来形成的一种完全新型的資本主义，它能普遍提高生活水平，大大解放繁重劳动

和給予个人自由。”因为这种說法，从某些程度上看，正是一切“人民資本主义”的鼓吹者立論的前提。我們之所以說它“別开生面”和更为突出，是因为他們在这类梦囈中竟然打出了“資本主义革命”的招牌，竟然发出了“宣言”，并且大言不慚地說要以这本“資本家宣言”来“代替‘共产党宣言’，首先在我們自己的国家(美国——譯者註)里，然后以我国为領导，在世界其他各处，作为行动的号召”。

不言而喻，发出了这样狂妄的叫囂，自然就少不得为他們的宣言寻找“理論”根据。这种“理論”根据，姑勿論它如何翻云复雨，归根結蒂仍旧承襲了庸俗資产阶級經济学家的衣鉢，坚决否认劳动价值論。他們叫囂馬克思的劳动价値論是虛妄的，“一切从劳动价値論中引伸出来的結論完全沒有根据”，而資本才是“財富的創造者”。

从这一点出发，他們认为劳动的生产率不但沒有提高，反而大大下降了。技术与机器愈发达，資本对社会总产品所作的貢献愈大，而劳动所作的貢献愈小。他們說，“如果說今天美国工人对財富生产的体力貢献不到所生产財富的10%，而資本工具的所有者通过他們的資本工具所作出的物质貢献占所生产財富的90%以上，这不是夸張，而是低估了，一切可資引用的統計資料表明，上述数字大大高估了今天劳动对財富生产的实际貢献”。

其次，他們认为根据“經济公平”的原則，社会中每个人应該严格按照他們对于財富生产所作貢献的比例，获得他們的分配份額。資本所有主既然創造了90%的財富，理应获得社会总产品中同比例的份額，可是現在“70%的收入却分配給劳动的所有

者”。現有的制度是資本家的生产制度，而目前却出現了一种“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制度。

作者根据上述的主要論点，大声疾呼地为資本家喊冤叫屈。按照他們的說法，包括美国在內的整个資本主义世界，不是資本家在剝削工人，而恰恰相反，是工人在剝削資本家，这眞是强盜邏輯！既然資本家在現社会中因分配不公平而受到“剝削”，被剝夺了資本所有主的“应得权利”，于是就要再来一次“資本主义革命”。这种“革命”当然不是推翻在封建制度下具有进步意义的資产阶級民主革命，因为在資本主义国家中，封建制度早已被推翻；当然，也决不可能是資产阶級革自己的命，因为包括資产阶級在內的一切反动势力，是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的。那么到底革什么命呢？在談到革什么命的时候，作者提出了什么“分散和扩大現有企业的所有权”，什么“鼓励新資本和新資本家的形成”，什么“让每个社会成員都成为資本家”，如此等等。作者认为，属于資本家的建立在完善技术条件下的資本生产率可以决定生产的命运和财富的积累，自动化的机器将代替劳工，不会說話的机器将代替不甘心做奴隶的工人。一个社会只有机器被奴役而不需要工人，只有享乐的老爷和所有主，而沒有从事体力劳动的穷人，穷人本身甚至也都成了資本家。这就是这两位作者所追求的一种“偉大理想”——一个“无阶級”的“純粹的資本主义天堂”。

据說是要让全世界的人，首先是全体美国公民，进入这样一个“純粹的資本主义”天堂，作者才发出这一“宣言”，号召人們再来一次資本主义革命。但是一提到“革命”，他們又深怕容易出乱子，因此不得不赶紧声明：“宣言”的目的，“不是致力于推翻現

有秩序的一个革命党的宣言”，而是用来“号召全体美国人民在現有秩序中发現革新的理由，和我們所能发展的更好的社会萌芽”。从这几句話来看，作者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他們所鼓吹的資本主义革命，完全是为了維护壟断資本的利益，力图永久保存資本主义制度。所謂“資本主义革命”，无非是以人人都当資本家为餌，妄想从那个“純粹的資本主义”的理想中找到熄灭阶級斗爭的途徑，并“使美国在为全世界人們向自由和公平的进軍中，成为世界的領导者”。

要資本主义社会中的工人都成資本家，要資本家用机器替代工人的体力劳动而不用工人劳动，要資本主义社会靠生产自动化創造財富而不需劳动創造財富，这一切当然都属痴人說梦。就在这个說梦的基础上，这本书的两位作者居然象煞有介事地提出了实現他們这一“偉大理想”的实际綱領。在这一綱領中，他們确定了一个大前提，这个大前提便是要求为壟断資本家所掌握的国家机器采取有效的管制来防止壟断！但是，我們知道，帝国主义的矛盾已經加速了壟断資本主义向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轉变，美国的壟断組織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合为一体，通过剝削工人阶級和掠夺广大居民阶层来最大限度地增加壟断資本家的利潤。由此可見，所謂要政府出面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壟断的說法，如果不是自欺欺人，至少也是与虎謀皮。作者所建議的其他各点，如由立法規定发达的公司应将其淨收入发給股东；取消公司所得稅和調整个人所得稅；修改遺产稅与贈与稅法律以鼓励世代相承时大量增加資本財产的产生和继承等等，几乎也无一不是有利于資本所有主及其继承人的。因为按照作者的强盜邏輯，只有这样做，才能把国民收入的分配从“有利于劳工的”不公平

状况中扭轉过来，才能使工人阶級不无功受祿而确保資本的权益。

作者在杜撰这篇謊言时所使用的手法也値得予以注意。为了"論証"建立純粹資本主义制度的必要性，他們假装采取了非常客观的科学分析态度，把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美国現行"混合經济"相提并論，作了对比，认为"混合經济"在分配方面違反了公平原則，社会主义制度更是一无可取，唯一可行之道，就在分散資本的所有权，实現資本主义革命。从表面上看，他們之主張这一"革命"，似乎是在旣否定"混合經济"又反对社会主义制度中所达到的不可避免的邏輯結論。其实，所謂客观的科学态度自然是一粒迷人眼睛的砂子，所謂否定"混合經济"，无非是想向豢养他們的壟断資本家献計，如何进一步压低工人阶級的工資水平。至于誣蔑和攻訐社会主义制度，这才是他們的天性，这才是他們采取这一恶毒手法所要达到的另一目的。

从以上对于本书的簡单的介紹和分析中可以看出，这个"宣言"根本不是什么一般的資产阶級学术著作，而是政治上极端反动的宣傳品，是一帖妄图用以麻痹工人阶級革命意志的毒药，是腐朽的垂死的壟断資本在意識形态上的集中反映。正如苏联真理报的一篇文章（1959 年 3 月 25 日）所指出，"'資本家宣言'証明了正在退出历史舞台的阶級的理論思想和精神上的貧乏无力"。我們相信，在具有偉大生命力的不朽的"共产党宣言"的光輝照耀之下，这种不値一駁的"資本家宣言"，将如臭水浜中的泡沫，瞬即消逝。

社会主义在占人类三分之一的欧亚許多国家的胜利；全世界为爭取社会主义而斗爭的力量的蓬勃增长；帝国主义在同社

会主义进行經济竞賽中陣地的不断削弱；民族解放斗爭的新的巨大高漲和殖民主义体系的迅速瓦解；整个資本主义世界經济体系的不稳定性的增长；由于国家壟断資本主义的发展和軍国主义的加强而引起的資本主义矛盾的尖銳化；壟断組織和全民利益之間的矛盾的加深；資产阶級民主的縮小，采取专制和法西斯統治方法的趋势；資产阶級政治思想的深刻危机——这一切都証明資本主义总危机已經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但是，一切沒落腐朽的反动勢力为了挽救其垂死的命运，总是要利用一切机会来进行掙扎和反扑的。这种掙扎和反扑表現在很多方面，也表現在意識形态方面。所謂“人民資本主义”，所謂“資本家宣言”，就正是这种掙扎和反扑在意識形态上的反映。象这样一本毫无学术气味的“宣言”出版后，美国和其他資本主义国家的宣傳机器之所以为它大吹大擂，把它变成了风靡一时的暢銷品，原因就在这里。現在我們将它全文譯出，目的是想让国內的讀者知道这种暢銷品到底是什么貨色，同时也供一部分人进行批判之用。譯文如有不妥之处，并請讀者指正。

譯者 1961年9月

序　言

当我作为路易士·凯尔索的合著者在“資本家宣言”这本书上签上名字的时候，我想否认我对宣言所根据的独創的和基本的資本主义学說有任何功績。这完全是凱尔索的学說。这是他多年来探討和思索的产物。关于这一学說的完整闡述，即将发表于凱尔索所独著的“資本主义”一书中。

我还想表明，我如何察覺資本主义学說的重要以及为什么我感到資本主义革命的見解和綱領应当以宣言形式加以概述，并将它提交給所有关心民主社会前途的美国人，这个社会使所有的人获得了最充分的自由和公平，尤其是对所有的人的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重新作了二十世紀的解釋。

在我把民主学說发展为唯一公正的政体形式的二十年或更多的年代，我逐漸认識到，政治民主不是在任何經济条件下都能盛行的。民主需要一种能支持所有的人的自由和平等的政治理想的經济制度。人們如在經济領域內被剝夺了自由，便不能在政治領域內行使自由。

約翰·亚当士和亚历山大·汉弥尔登注意到，一个听人摆布为生的人，在經济上是不自由的，因此不应承认其有公民权，因为他不能运用一个公民所具有的政治自由。如果他們把这一点当个預言来說，这个預言必将为以后的历史事实所証实。工

人阶級逐漸获得的政治权利，是随着他們在經济上从奴隶和农奴地位或从对雇主的卑賤依附关系中逐漸获得解放而得到的。

在我最初看这个問題时，問題的提法是：什么是政治民主的經济上的攣生子？什么型式的經济組織为支持政治自由的社会制度所需要？答案立刻提出来了，至少已在口头上提出来了："經济民主"。但是，除非我們能对那些字眼提供具体的涵义，否则我們实际上还是没有答案。

在我們承认必須包含下列两件事情时，我們开始对政治民主在經济上的攣生子，或支持自由政治制度所需的經济結构，形成了若干見解：(1)經济自由，即廢除所有經济上的奴隶、奴役或依附关系；(2)經济平等，即所有的人享有同样的經济地位，从而享有过好生活的同样机会。

但是，廢除一切形式的經济奴役或依附关系所指的是什么呢？当然，是指人不应象奴隶那样劳动。但这句話本身看来还不够。在过去整个前工业社会，經济自由被理解为一个人有足够的財产而不必依靠恼人的苦役就能使他本人和他的家属維持生計。

在过去寡头政治的共和国或封建的貴族政治中，少数享有公民权的政治自由的人或者貴族，常常是比較独立的有产者。我們民主共和国普选的原則，現在賦予所有的人以公民权的政治自由。如果这只有在伴随着經济自由的时候才能实行，那么，一个过去只有少数人而現在所有的人都享有同样經济独立和保障的社会，还不值得我們正視么？

經济平等何所指的問題，是更为困难的問題。我們只能肯定一件事情。經济平等不能再象政治平等意味着职能平等那样

意味着財产平等。然而如果我們以政治民主——我們以为这是带有輪換的領袖貴族的政治上无阶級的社会——的理想来类推，我們至少可以推测，經济民主必須被认为是經济上无阶級的社会，这个社会也带有輪換的經理貴族。

在我思索这些問題时，直到最近，我对于所謂"資本主义"能够建立政治民主需要它作为孿生子的經济民主，还有很大怀疑。現在我懂得了我怀疑的緣由。这些怀疑都是基于对"資本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不但为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一般的社会主义者，而且为教皇利奥十三世和庇护十一世以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哲学家和改革家如阿历克賽·第·托克維尔、賀拉西·曼、亨利·乔治、西奥杜·罗斯福、伍特罗·威尔逊、喜拉尔·柏乐克、哲剌玆·馬祇登、亚敏托·范范尼和卡尔·玻兰耶对"資本主义"的不公平和不平等作的正确批評所渲染。在这些人中間，只有馬克思、恩格斯和他們的追随者提出了共产主义作为药方。

所有这些人批評的，是在英国和美国这两个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存在过的十九世紀資本主义。沒有一个人会怀疑十九世紀資本主义是不公正的。但有一个問題，就是十九世紀資本主义是否和資本主义的概念和理想一致；随之又产生一个問題，十九世紀資本主义所犯的历史的不公平，是历史上的偶然性，还是为資本主义本身的概念所固有。

十年前，那时我还不懂得資本主义的概念或理想完全不同于十九世紀資本主义，自然以为十九世紀存在的經济不公平是資本主义所固有的。如果确是如此，那么不抛弃資本主义本身，并以社会主义、合作制度、劳資协会或其他什么取而代之，則經济不公平是无法医治的。

在这种心情之下，我还为这件事所困扰，即为了說明經济民主我不得不用的措辞——“无阶級社会”——是共产主义者的口号和旗帜。“共产党宣言”号召推翻分成所有者和工人、压迫者和被压迫者的資产阶級的阶級社会，并向人們說明无阶級社会的理想，这个理想的实現，是通过无产阶級专政使国家成为生产手段的唯一所有者，使所有的人“有普遍劳动义务”。

我不能不贊同那些指出共产主义革命綱領中致命缺点的人們。如果人們依靠国家的摆布为生，或靠管理国有生产手段的官員的摆布为生，那末他們在經济上也和靠私有者的摆布为生时一样是不自由的。而且，“所有的人有普遍劳动义务”是共产主义綱領的基本原則，是妨碍而不是促进經济自由。所以，共产主义的无阶級社会，不是我們所寻求的政治民主攣生子的經济民主。

但是，在資本主义的倡导者把共产主义当做政治自由和平等的敌人加以反对时，他們沒有为建立一个經济上无阶級社会而提出积极綱領。他們沒有发出以資本主义革命来对抗共产主义革命的号召，資本主义革命实行了真正的資本主义原則，必然会产生我們需要作为政治民主基础的經济民主。

另一件事情模糊了我对这个問題的理解，或至少引导我对这个問題去考虑錯誤的解决办法。这就是在我的一生中，美国經济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从西奥杜·罗斯福和伍特罗·威尔逊开始，經过富兰克林·罗斯福及其共和党和民主党的继承者的施政，二十世紀的美国資本主义經历了許多欧洲观察家为之迷惑的显著轉变，他們不能清楚地了解美国如何使自己依然成为資本主义国家而成功地避免了馬克思主义关于資本主义将为

本身生产与消費之間的不平衡所毁灭的預言。或用另外一种説法，他們不能設想二十世紀美国的資本主义是否在本质上仍是資本主义。他們怀疑这眞是"通向社会主义的許多道路"之一。

这种怀疑对美国人来說并不生疏。他們中間許多人，尤其是"新政"的最直率的反对者，都有这类論調。他們反复叹惜虽然尙未推翻但已侵蝕資本主义制度和原則的"潜进的社会主义"。如果对潜进的社会主义的責难是对的，那么可以說美国已产生了一种經济，这种經济仅仅是逐漸地、或許自欺地以社会主义原則代替資本主义原則来支持政治民主。美国的眞相如此，英国的眞相也是如此，后者稍稍不自欺而已。

要了解对"潜进的社会主义"的責难，只要把馬克思和恩格斯在 1848 年提議并把它描写成为逐漸"侵犯財产权利和資产阶級生产条件"的一种办法的十点綱領开出清单。他們提議借夺取"資产阶級所有的全部資本"和集中"一切生产工具于国家手中"来使經济"社会化"的措施如下：

1. 剥夺地产并将地租轉充国家支出之用。
2. 征收高度累进税。
3. 廢除承继权。
4. 沒收一切亡命者与叛逆的财产。
5. 經过拥有国家資本和独享壟断权的国家银行，集中信貸于国家手中。
6. 集中一切运輸机关于国家手中。
7. 增加国营工厂和生产工具数量，按照一个总計划开垦荒地和改良土质。
8. 实行普遍劳动义务制，成立产业軍，特別是在农业方面。

9. 将农业同工业結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状态逐渐消灭。

10. 对一切儿童实行公共免費教育。取消現今形态的厂內童工劳动。将教育同物质生产結合起来等等。

英国著名馬克思主义者約翰·斯特拉彻在其近著“現代資本主义”中,把十九世紀中叶的工业經济說成是“早期阶段的資本主义”。那就是說資本主义先于政治民主、先于加速資本化的技术进步并整个或部分地先于馬克思和恩格斯提議的革命措施的制定。

斯特拉彻把現代資本主义——二十世紀中叶英国和美国的資本主义——說成是“最近阶段的資本主义”。这不只是伴随着資本愈益积累的技术进步的經济。这不只是正在民主社会中被运行的資本主义制度。据斯特拉彻的判断,这还是部分社会化的資本主义,它的产生是通过对馬克思主义綱領中的許多东西作了立法上的規定;而并未发生馬克思认为必需的暴力革命。但依他看来,这仍是一个革命——一个在继續进行中的革命,据他的設計,这个革命的最終目标是“最后阶段的資本主义”,或完全社会化的工业經济,在这种經济制度下,国家是唯一的資本家。

斯特拉彻对近百年发生的事情的叙述,并不远离事实。他指出的“早期阶段”和“最近阶段”資本主义之間的主要区别,毫无疑問是存在的。他把現今英国和美国的經济說成为部分社会化的資本主义是正确的。但他关于必須完成社会化过程以消除資本主义和民主之間固有的矛盾的見解,不免是錯誤的。

根据斯特拉彻的意見,只有以廢除生产手段的私有財产来代替現今非常削弱了的資本私有权,經济的社会化才能完成。但在这些事情发生时,全部資本財产必須交給国家;那时,就如米

洛文·德热拉斯曾指出的，你們就有了一个新的“占有者”阶級——在极权国家中形成管理阶級的官員。德热拉斯的“新阶級”这本书提供了无可反駁的証明，即完全社会化的經济远不能建立一个自由而无阶級的社会，它所建立的社会，是一种实际占有財产的統治者和在經济上、政治上被奴役的工人之間有着尖銳的阶級区分的社会。据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本质上和民主不相容的是社会主义，而不是資本主义。

多年来，我易犯的錯誤，就是那些使社会主义者无視于資本主义和民主的眞相的錯誤。許多美国人，包括我国著名經济学家在內，也是如此，在他們不能象斯特拉徊那样前进之时，他們却以为近五十年来經济的逐漸社会化，是在朝着民主社会的理想前进。正是我自己思想中的这些錯誤，使我怀疑这样的資本主义（不是伪装資本主义的潜进的社会主义）能够产生經济民主——在經济上自由而无阶級的社会——它会提供政治民主得以盛行的土壤和气候。

在我熟悉路易士·凱尔索的思想之前，这些錯誤一直存在。根据凱尔索先生的学說，資本主义按照自己的原則发展，而不与任何社会主义混合，可以建立經济上自由而无阶級的社会，这个社会支持政治民主，尤其会帮助我們保持自由社会的制度。在我們习惯地称为“为人类愿望的世界性斗爭”中，这个資本主义的概念提供了共产主义的唯一眞正的代替物，因为我們部分社会化的資本主义是一个充满着矛盾原則的不稳定的混合物，是我們朝这个或那个方向前进的中間站。

任何有正义感或致力于民主的人，都不愿意回到原始的或初級形式的資本主义去的。任何有科学的产业革命感——这一

革命正在开始，在今后一百年中将使我們的社会轉变——的人，不会认为我們現今部分資本主义和部分社会主义的安排会形成一种制度，能在两个敌对力量之間显然是不稳定的均衡状态中，保持不变。

一种力量是向社会化和削弱資本財产权的趋势。另一种力量是保留資本私有財产迹象的努力。在一个方向摆着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革命的目标。在另一个方向，摆着資本主义革命的目标，这是在增强資本的私有財产权的同时，以适用的經济公平原則来調和这些权利而达到的。

在这两种革命中，即使两者都能够借技术进步为全体人类謀福利，能够为一切人实現同样的高度生活水平，資本主义革命显然是較好的革命。高度的生活水平頂多是指享有使生活过得舒适和方便的丰富的生計。但它本身不能保証自由或美好的生活。对极权国家来説，它和奴役不相矛盾，并有助于达到不良的目的。

在世界上，好的生活和生活得好是完全不同的。如凱尔索所看到的，資本主义革命不以經济福利作为它自身的目的，而是要使所有的人过美好的生活。資本主义革命在达到这一目的时，并不为福利而牺牲自由。它将保証一切人的自由和平等。它将使經济活动从属于政治活动——治事从属于治人。

凱尔索先生給我机会閱讀他在十年前就起草的关于資本主义著作的原稿。最近两年，在他重写那本书时，我和他交談过很多次，現在那本书已經完稿了。在这些談話中，我們都了解到資本主义这一健全学說的基本教义所包含的广泛的哲学和历史意义。有了这些发現，我才慫恿路易士·凱尔索和我合写“資本

家宣言”。

“宣言”的第一篇，說明对資本主义原理以及由这些原理所指导的革命的健全理解所含有的哲学和历史概念。

第二篇提出了一个实际綱領，我們相信这是今后五十年內在美国完成資本主义革命的可行之道。在使我們社会成为民主的資本主义的典范之时，我們还能够使美国在为全世界人們向自由和公平的进軍中，成为世界的領导者。

摩鉄麦·杰·阿德勒

1958年2月于旧金山

目　　录

譯者序 ……………………………………………………………1—7
序言……………………………………………………………………1—9

第一篇　資本主义革命的思想

第一章　为什么要有資本家宣言？ ………………………1
那时和現在 ……………………………………………1
福利的流行意义 …………………………………………3
我們使用机器生产的幸福 ………………………………6
我們对社会主义的感情 …………………………………6
埋伏 ………………………………………………………7
理性的呼吁 ………………………………………………9
第二章　經济自由：財产和空閑 ……………………10
經济自由的三要素………………………………………10
劳动、空閑和自由 ………………………………………13
人类工作的形式和特征…………………………………17
經济上自由的社会的想象………………………………21
第三章　有待解决的若干問題…………………………27
組織生产的問題…………………………………………27
分散所有权的問題………………………………………27

自由和平等的問題……………………………………27

第四章 基本經济学……………………………………29

財富生产的要素……………………………………29

作为財富生产要素的人的作用……………………………………31

劳动生产力的技术特色……………………………………35

財产的形式……………………………………37

原始的和派生的分配……………………………………41

第五章 經济公平和經济权利……………………………………46

財产和公平……………………………………46

自由竞爭是价值的决定者……………………………………50

工业經济中的公平和福利問題……………………………………54

公平的三項原則……………………………………59

公平經济的組織……………………………………62

(1) 分配的原則……………………………………62

(2) 参与的原則……………………………………69

(3) 限制的原則……………………………………74

第六章 經济史——經济的分类……………………………………78

第一阶段:从开始到十九世紀……………………………………78

第二阶段:从1800年到現在……………………………………80

經济的分类……………………………………81

資本主义的形式……………………………………83

(1) 所有权的方式……………………………………84

(2) 分配的形式……………………………………84

(3) 分配形式所本的原則……………………………………86

第七章 經济的未来……………………………………93

四种資本主义……………………………………………………93
三种选擇……………………………………………………99
两种社会主义革命……………………………………………………101
(1) 已經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101
(2) 潜进的社会主义革命……………………………………109
混合資本主义不能解决的問題:通貨膨脹……………………117
我們唯一的选擇——"資本主义"……………………………125
第八章 資本主义的学說……………………………………134
資本主义的經济学……………………………………………134
資本主义的政治学……………………………………………137
資本主义的倫理学……………………………………………143

第二篇 資本主义革命的綱領

第九章 实际綱領的概要……………………………………147
建議的性质……………………………………………………147
一般政策……………………………………………………150
特殊建議……………………………………………………151
第十章 改良建議的出发点……………………………………152
出发点的情况……………………………………………………152
在資本主义經济中原始分配的作用……………………………154
个人安全与为每个人保障安全的比較……………………………157
資本所有权集中的程度……………………………………………158
資本所有权集中的形式……………………………………………160
混合資本主义如何处置所有权集中的結果……………………163
第十一章 旨在扩大現有企业所有权的措施……………………169

剩余財产分配計划 ……169
遺产税法和贈与税法的修改 ……171
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 ……178
終止熟筹的政府促进所有权的集中和市場壟断的集中 ……178
第十二章 現代公司和資本主义革命 ……182
目前混合經济中的公司 ……182
向"資本主义"过渡中的公司 ……184
恢复实业公司股东的有效資本所有权 ……187
实业公司中財政效率与技术效率的对照 ……190
影响实业公司的其他变革 ……191
第十三章 阻止各个家族过度占有資本的措施 ……194
小資本家或新資本家的投資优先权 ……194
制止个人集中的所得税 ……195
第十四章 直接鼓励新資本家人数增长的措施 ……199
在資本主义社会中信用的主要职能 ……199
历史上的先例 ……200
信用和資本所有权的分散 ……207
受資助的資本家 ……209
新式保險的需要 ……216
新的資本家 ……217
第十五章 簡短結論 ……224
附录：在我們目前經济中劳动生产率降低的隐蔽性 ……228
作者簡介 ……237

第一篇　資本主义革命的思想

第一章　为什么要有資本家宣言?

那时和現在

1848年，一个震动世界的文件，即現在大家都知道的"共产主义者宣言"，号召推翻原始資本主义——这个名詞我們以后还要加以說明。实际上，文件的名称是"共产党宣言"。我們把那个宣言和我們这个宣言加以比較是有重要意义的，我們希望我們这个宣言将代替那个宣言作为行动的号召。

我們这个宣言，不是致力于推翻既定秩序的一个革命党的宣言。它是当作一个革命的宣言来号召全体美国人民在既定秩序中发現革新的理由和我們所能发展的更好社会的萌芽。其最終目的，是建立一个美国一直所致力并自致力以来即已获得巨大进展的理想社会。

"資本家宣言"要代替"共产党宣言"首先在我們自己的国家里，然后以我国为領导在世界其他各处，作为行动的号召。我們的工业力量和資本財富連同我們的政治自由和公平的制度，使得資本主义革命必然首先在美国发生，以建立經济上的自由和公平。

但是，当我們要使这个資本主义的宣言代替先前反对資本

主义的那个宣言的时候，在我們有一切理由希望这个宣言的原理和綱領能够贏得有心人的心的时候，我們不能欺騙自己，以为它会具有曾使先前那个宣言造成强大革命力量的那种盲目而动人的魅力。

关于我們对“資本主义”和“資本家”这些字的用法，也許应当說明一下。这些字同“共产主义”和“共产主义者”一样，对于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涵义。

“資本主义”的倒霉涵义，来自把它应用于工业經济的广泛流行的习慣，这种工业經济于十九世紀中叶在英国和美国繁荣起来，一直持續到二十世紀的最初十年只有較小的改变。几乎所有的人今天都同意，那种經济必須改良；因此，許多贊同近三十年来美国若干或整个經济改良的人們，易于对“資本主义”这个字在一般用法上的某些泛义产生敏感。

但是，我們覺得把“資本主义”作为工业經济理想上正当的組織名称，是一个合适的字。在以后各章中，我們对于远不能体现經济公平的資本主义的各种形式，将一律称之謂資本主义，这一方面不但包括十九世紀的資本主义，还包括目前在英国和美国存在的那种資本主义，另方面也包括存在于苏联的那种資本主义在內。

因为“民主政治”这个字在过去曾被用于远非公正的政体的一种形式，例如在古代奴隶社会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被准許有市民身分和被授与政治权利，所有的人要取得这种身分和权利才有公平的資格，但因此而廢除“民主政治”这个字将是一种錯誤。我們认为，廢除“資本主义”这个字同样地将是一种錯誤。因为我們对于近来才开始存在的公正的政体用“民主政治”这个名

称，所以对于能够使之存在的公正的經济，也应該用"資本主义"这个名称。促成公正的經济的实現，即是資本主义革命的目的。

福利的流行意义

我們一开头就是向美国人——向那些感到幸运的人們——說的，而不是向饥餓的、被蹂躪的、不公平和受迫害的犧牲者說的。我們不能因为他們除鎖鏈外沒有什么东西可以失去，就劝告他們使用暴力而勇往直前无所畏惧。我們必須用比这更为平和的語气，說服他們有見識地和謹愼地合理行动，因为他們是确有所失的——他們的自由，丰富的肉体享受品会哄得他們忘却自由。

除了物质財物的富裕而外，自认为已获得他能希望获得的全部自由和公平的人們，是不能被威劝地劝服采取激烈措施来改进他們的社会的。他們只能被要求再加考虑。

在"資本家宣言"中，我們本来在开头也可以說，共产主义的怪影仍在欧洲和世界游蕩着。这样的宣告会在美国人心目中引起战慄。但大部分美国人由于普遍感到这个怪影不能在这里出現，也就已經感觉不到它的存在了。我們大都体会不到有些近似怪影的东西已經在这里出現，也体会不到如果我們继續沿着近三十年来我們采取的道路前进，我們会更朝錯誤的方向发展。而且，我們对于福利的一般理解阻碍着我們去体会这里已經发生的事情和即将发生的事情。

在"共产党宣言"首先宣称共产主义的怪影正在欧洲游蕩的时候，整个欧洲社会分成两大敌对的陣营——一方面是資本所有者和劳动雇主；另方面是无产的工人或无产阶級。馬克思和

恩格斯贊美資本的权力。他們說，"資产阶級占得阶級統治地位还不到一百年，而它所造成的生产力却比先前一切世代总共造成的生产力还要宏偉众多。"但是他們叹惜这种权力为資本所有者所支配而引起的后果。

不到人口十分之一的人占有了資本財产，其余十分之九的人在他們殘暴的意志下象奴隶般地生活着。因此，"共产党宣言"的作者号召把資本工具方面的所有私有財产轉归国家，由国家为了一切人的利益而加以管理——他們这样主張。

現在让我們考虑美国今天的情况和"資本家宣言"要向他們說話的那些人的情况。这个宣言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写成的，即不但大众免于饥饉和退化，而且几乎整个社会享有物质福利的最高标准，这种标准是某个国家或很大一部分人所从来不知道的。我們不仅有高額的工資和充分的就业，而且就业机会这样多，以致妻子和母亲們有比以前更多的机会在商业和工业方面找到工作，在許多場合把已經是高的家庭生活标准提得更高。主要由于工会的努力，并为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条时期的立法所大大加强，工作的一般时間被一减再减，直到今天几乎沒有人一周正常工作四十小时以上。有些工业已稳定在每周三十六小时，而大工会，如美国劳联—产联的領袖們，已經在认眞談論三十小时的工作周、整月的例假、定期的三个月假期和更多的假日。

通常所談的关于"美国資本主义"、"現代資本主义"或"人民資本主义"所描繪的图景，看来正同馬克思和恩格斯所描繪的十九世紀資本主义相反。我們从各方面听到，这种带有現代烙印的資本主义在近三十年来是完全新穎的东西，它履行了高度生

活标准的諾言，使一切人从苦役中高度解放出来，以及对一切人施行了最慷慨的个人自由的措施。这种幸福状态的隐蔽公式，我們大都得归功于凱恩斯的才智。这个公式的主要部分可以叙述如下：

1. 如果社会的全体成員享有高度的生活水准，大量消費是必要的。在工业經济中，更重要的是大量消費为支持大量生产所必需。
2. 但是除非有购买力的大量分配，大量消費是不能存在或持續的。
3. 造成购买力大量分配的适当方法是大量就业：即"充分就业"，或所有愿意就业的人都就业。
4. 既然繁荣和福利有賴于购买力的成功分配，则借工会的压力和立法，通过逐步提高工資、社会安全支出、失业补偿金、农业和其他价格，就能够达到这一点；并通过自由行使所得税的征税权和其他政府权力来促进充分就业。

1946年就业法案实行后，我們已經采取了最大限度就业的国策。

最后，我們几乎感到我們能够克服工业經济的恶梦——蕭条了。

簡单地說，一度被斥为剝削和压迫工人的資本主义，似乎已演变成这样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提供了一度称为社会主义的利益，但相信并未丧失自由，而这种自由的丧失又是社会主义制度所固有的。

工人的美好生活似乎已經在美国出現。公平似乎已經改良了一度是冷酷的原始資本主义經济，并且把它弄得相当好了。

我們使用机器生产的幸福

有人說，这种幸运状态，起因于愈益使用更为有效的資本工具。这些傾向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因而愈益增加每个在业工人的商品和劳务的产額。經理部門和劳工在談判此等不断增加的工資时，主要的指导思想是"工資的增加和受益应与生产力的前景和美元稳定的維持相一致。"①

劳工領袖都完全同意这个原則。他們公开地和坦率地支持技术的进步，这种进步轉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再轉而要求增加工資，为支持大量生产等而提供大量购买力。②

所有这一切和工业方面科学普遍进步的直接結果，是技术进步速度的加快。我們并未发現我們面临报酬递减的情况，而是发現在我們使技术无止境地愈益进步时，这种幸福的状况会更加幸福。

当我們在守护神——我們的現代資本主义經济——的照料之下，怪影是不能威胁我們的！

我們对社会主义的感情

除了我們享有并归功于我們資本主义形式的福利的一般意义外，在对社会主义的感情上我們大家也都是一致的。作为一

① "1957 年总統的經济报告"，第 3 頁。

② 参看 1952 年产业工会联合会第十四次代表会議，菲利浦·墨雷的年度报告(重印于"人民会判断"的附录，1956 年，芝加哥)。还可参看"自动化和技术变化"，联合經济委員会經济稳定小組委員会上的发言，1955 年，第 120、220、234、287、337、419、455、463 頁。

个民族,我們憎恶社会主义,并且拒絕把它作为可以接受的資本主义的替身。

在美国,几乎普遍同意社会主义是美国方式的对立物,它破坏了人类的自由,应当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它。

众所公认——有时明言,有时仅仅直觉——政府官員同时掌握經济权和政治权,恰恰違反美国的分权原則和制衡制度原則。普遍感到政治权和經济权的这种混合,要导致个人自由的破坏,在官僚政治不但操纵着国家的政治机构,而且支配着国有工业固有的經济权时,这种混合是无可避免的結果。一般认为,个人自由和私有財产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我們討厌社会主义,并把它作为美国生活方式的对立物而加以拒絕,这更使我們对于已經发展的新資本主义經济感到滿意。依靠創造购买力提供充分就业,对于所有家族的滿意的生活水准,以及对城市居民和农民的高額收入,我們看来已經完成了要做的一切事情,并且断然不相信社会主义能作为現代工业經济的弊害和不穩定的药方。

埋　伏

生活在这样的經济乐园中,为什么还有誰要大胆地、忘恩地或厚顏地要求以資本主义革命来革新我們的社会呢?

写一本新資本主义的备忘录?好的。写一本供非內行閱讀的說明新資本主义內在秘密的指南?好的。但是,为什么要写一本革命性的宣言呢?

我們的答复是:指出幷无怪影在美国游蕩时,社会主义正以不同的方式从后門进来;闡明資本主义——“純粹資本主义”,或

不混合社会主义的資本主义——是适合政治民主的唯一經济制度；并表明我們不但距离这样的經济制度尙属遙远，而且我們对于这样一种制度的原理还沒有搞清楚。

认为政治上經济上已經完美的图景，是一种幻覺。被喝采的美国資本主义、現代資本主义或人民資本主义，是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混合物。如果社会化的过程以現在逼在眼前的惊人的技术进步向前推进，我們将愈向完全的社会主义，即国家資本主义靠攏。除了資本主义革命而外，沒有东西能够阻擋这种过程。

表面上看来是递增的劳动生产率，实在并非递增的劳动生产率，而是递增的資本生产率。

表面上看来是生产手段方面特别是公司資本財富方面私有財产的保持，其实已被賦与仅有一部分权利可以正当称为私有財产权的特征。

表面上看来是收入分配方面的公平，实际上是显著的不公平。

容許人摆脫不必要的苦役具有这样一种性质，即无可避免地給他們揹上不必要的苦役。

初看起来似乎与美国的分权和均权制度相一致的經济秩序，作为人类自由的最可靠的保証，事实上創造了会使我們祖先拿起武器来反抗的中央集权。

虽然在今天我們惯于相信我們正在朝着健全的資本主义前进，但是，理解了資本主义的原理就会发覺我們正在从健全的資本主义退却，而朝着社会主义国家前进。

从来沒有一个社会更欣然走进与它势不两立但沒有被认識

到的敌对力量的埋伏。我們面临的景象是，一个国家通过它并不认为对民主和經济公平会起破坏作用的手段来眞誠地寻求民主和經济公平。

这就是为什么我們认为要发表"資本家宣言"的緣故。要弄清这种錯誤的情况，我們要重新考查經济自由、私有財产、公平分配、工业生产和經济民主的性质。为了补充起見，我們建議采取一系列的完全可行的变更，我們相信这些变更会使我們的社会朝着政治民主的孿生子，即充分发展的資本主义前进。

理性的呼吁

这一理論的簡述和实际建議的綱要我們称之謂宣言，是因为我們认为时机要求公开声明"純粹資本主义"的原理，以及估計可以实現这种原理的綱領。

直到今天資本主义的原理还仅仅看作是零星的，并且处于混乱状况。从它們簡单的表达方式中，这些原理只适用于成熟的工业經济。只有在大部份的商品和劳务由資本工具所生产、并为这类資本工具所充分装备以便創立和享有高度生活水平的經济中，才易于看到資本主义經济的眞相及其可能性。

为了掌握这些原理的眞相，并理解其后果，需要愼重的、不断的、有理性的思考。这一宣言所作的唯一呼吁，就是呼吁这样来思考我們所面临的問題。

第二章　經济自由：財产和空閑

經济自由的三要素

在过去所有的奴隶社会中，人类被分成两个阶級。一方面是財产——土地、家畜、奴隶、原料和工具——的所有者。他們都是主人，因此都是經济上的自由人。另方面是沒有上述諸种財产的苦工。他們都是奴隶，沒有任何經济自由的人。

亚里斯多德把奴隶分为两种类型：(1)动产奴隶，他們都是别人的財产，所以完全被剝夺了財产，甚至連他們自己的劳动力財产也被剝夺了；(2)他所謂的"特殊的和独立的奴隶"①，即較低級的工匠或机匠，他們除自己的劳动力外别无財产，所以被迫过奴隶生活。

古代希腊和罗馬的动产奴隶和奴隶工匠的眞相，本质上也就是封建欧洲的农业經济中的农奴和形成十九世紀中叶产业无产阶級的工資奴隶的眞相。在过去，劳动大众从未在經济上成为自由人。一直到有組織的劳工的权力多少給与他們經济独立——这种經济独立是資本所有权經常給予有閑阶級的——之前，不准他們参加选举，不給予他們在自己政府中有发言权的政治自由。

---

① "政治学"，第1册，第13章，1260 b 1—2。

在工业生产和有組織的劳工兴起之前，統治阶級的成員大部分和有閑阶級的成員是一样的。这就是殖民地美洲和我們的共和国最初十年內的眞相，又是古代希腊和罗馬共和国的眞相。有財产的人都是經济上的自由人。因为他們通过財产，享有一种他們愿意保护的自由，他們力图用政治地位以及权力的权利和特权来保护这种自由。他們的經济自由是他們要求政治自由的基础。

但是，他們的經济自由也是他們有机会过人的生活来反对过低于人的生活的基础。在所有以往的前工业社会中，只有那些空閑的从事自由活动的人們，才有这种机会，因为他們从有收益的財产中而不是从自己的劳动力中，得到了他們生存和舒适所需的全部东西。

为了理解这一点，让我們把奴隶的条件和經济上自由人的条件对比一下。我們会看到，經济自由有三个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摆脱劳役，或享有空閑的自由。这是与奴隶生活相反的自由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奴隶不但缺乏这样的自由，而且缺乏經济的独立和保障，沒有这些，就不能有效地行使或享受政治自由。

在下列經济奴役和經济自由条件間的三重对比中，“奴隶”这个字是广义的，不但包括作为私有动产而隶属于别人的那些人，而且包括由于缺乏財产而被迫过奴隶生活或低于人的生活的一切人在內。

1. 奴隶是这样一种人，他为别人的幸福或利益而劳动，他作为别人的工具当然也就为别人的利益而劳动。他被剝削，就是說他的劳动果实不属于他自己的利益，而是属于别人。相反，

經济上自由的人就不是作为别人的工具而活动，他除了为自己的利益或社会公益外，不为任何人的利益工作。

2. 奴隶是这样一种人，他依靠别人，即靠他的主人的摆布为生。在这种情况下，他經常受到經济貧困——饥餓或更坏的事情——的威胁。他沒有經济保障或不免于匱乏。相反，作为財产所有者的奴隶主，在經济上是独立的人。当然这不是說，任何人全都沒有不幸的危险。既然財富是一种財物，就常常容易有意外。但尽管有意外，經济上自由的人有足够的財产免于匱乏，他依靠别人的程度不会超过别人依靠他的程度，他比較能够免于貧困的威胁。

3. 奴隶是这样一种人，他耗費大部分的时間和精力于劳役。从他幼年时期开始，到常常是过早的死亡时为止，都从事于劳役；劳役几乎占据了他的全部有生之年，一个星期做七天苦工。剩下来的时間，就需要睡覚以及为生存而进行其他基本的生物功能。相反，那些运用財产（包括奴隶的劳动）而得到所需的甚至超过所需的全部生計的人，却有最重要的經济自由：免于劳役。只有在这样的自由之外，再加上免于匱乏、免于不安定或免于貧困——还有免于被别人剝削和免于听人摆布——我們才算接近人类生活中經济范圍内的自由理想。

对經济上自由的奴隶主的条件和經济上不自由的奴隶的条件之間所作的这三項对比，可用亚里斯多德对于奴隶生活和自由生活之間所作的对照来概括。依照亚里斯多德的意見，有些人仅仅維持生計；有些人除維持生計之外能够生活得很好，即能够从事空閑的活动。① 奴隶生活除为了生計而担当的苦役外不再包括什么东西。不幸成为动产或无产的人們，被迫过奴隶生

活——一种苦役的不安定的和依附的生活。

当然，有些人很幸运，有足够的財产可以过好日子，但他們如将全部时間和精力用来积累財富，甚至也因此从事劳役，那就实际上会把他們自己降低到奴隶的生活水平。沒有財产的人不能过好日子，而有財产的人也并非都过得很好，只有那些了解劳动和空閑的区别的人，才能引导他們的活动朝着自由生活的目标前进。②

劳动、空閑和自由

劳动和空閑的区别，在二十世紀的美国普遍受到誤解。空閑被誤解为懶惰、休假（包含"休閑"）、游戏、消遣、松弛、散悶、娛乐等等。如果空閑是指这些，那么除了儿童或稚气的成人外，任何人都不会以为它比对社会有用的工作在道德上更好。

对空閑的誤解，是因为空閑包含了自由时間——这种时間不需用于生物性的睡眠，也不需用于謀取生計的劳动。当然，这种时間可以用各种方法来充实，如用各种娛乐和消遣，或用人們借以追求幸福和借以为社会公益服务的眞正善良的活动来充

① 亚里斯多德描写善良的富人的工作如下："他們所处的地位使他們不作苦役，有侍僕为他們操持家务，使他們得以从事哲学和政治学的研究"（"政治学"，第1册，第7章，1225b35—38）。在这一节中，"哲学"和"政治学"这些字都是全部空閑活动——从事文艺和科学，以及从事社会制度和程序的研究活动——的速記。

② 亚里斯多德在区分了两种財富的获得之后写道，"在一种情况下，积累是目的，但在另一种情况下，还有进一步的目的。因此，有些人相信获得財富是持家的目标，他們生活的整个理想，或是竭力增加貨币，或是竭力不使貨币丧失掉。"他宣称，"人們这样安排的原因，是他們一心一意只为生活，而不是为生活得很好。"（"政治学"，第1册，第9章，1257b35-1258a2）

实。应理解为与奴隶生活相对立的自由生活，其主要內容——空閑所包含的活动，既不是苦役，也不是游戏，而是德育和智育的表現，善良的人从事这些事情，因为这些事情对于他和他的社会眞正是善良的，能使他更好地做人，并能推进他生活在其中的文明。

在过去前工业社会只有少数人免除折磨人的苦役时，空閑的活动就如同和苦役有区别一样，它們和恣意娛乐或消遣是有严格区别的。农夫、工匠和各种劳动者为社会提供生活資料和物质享受。他們只有很少的自由时間或者根本沒有自由时間来休閑或行乐。只有那些从他們占有的財产和从别人的劳动中获得生計的人，才享有充分的自由时間。如果这些人浪費时間于无所事事和游乐，則我們所继承的文明就决不会产生；因为和生計相对立的文明，是由那些有自由时間并創造性地使用它的人們所創造的——发展文艺和科学，以及发展国家和宗教的整个制度。

娛乐如同睡眠一样，可以扫除忙于生活所产生的疲劳和紧張，一切劳动創造生活所需的东西，一切空閑活动創造文明所需的东西。如亚里斯多德之所指出，娛乐和睡眠是为了要进行繁重的和对社会有用的工作。既然空閑活动会象苦役活动一样吃力和疲劳，某些形式的松弛，如睡眠或娛乐，都是那些从事生产工作的人所需要的。①

因为娛乐是为了工作，所以謀生計的工作也是为了空閑活动。把空閑和懶惰或玩乐混淆起来，就顚倒了在过去一切前工

① 参看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7册，第9、14、15章；第8册，第3章。

业社会中予阶級区分以道德意义的那些事物的次序。在我們祖先中那些善良而又有財产的人，难于理解任何有自尊心的人会以纵情游乐作为生活的目的。他們把奴隶和工匠的劳动，看成是使他們有机会从事空閑活动而不是游乐的手段。期望大众从早到晚終生辛勤劳动，而使人数很少的阶級能够消磨自由时間于懶惰、游乐或运动，这是幼稚或不道德的，这只能在他們那个阶級最墮落或最邪恶的成員中找到。③

既然在我們工业社会普遍把空閑活动和懶惰或游乐混淆起来，所以当一切人有充分时間从事空閑活动在历史上首次成为可能时，我們同时代的人可能难于理解劳动和空閑是人类工作的两种主要形式，而第一种形式是为第二种形式服务的。可是，只有当他們理解了这一点之后，他們才能懂得資本主义革命在道德上的最重要的意义。它可以增进人类的自由和加强自由社会的制度，但自由本身只是一种手段。自由可以被浪費和濫用，也可以被有益地使用。

③　1825年，波士頓的木匠为要求提高工資和縮短工时而罢工，木匠老板即他們的雇主回答道，"提出的办法是打算使我們的徒弟受到非常不幸的影响——挑唆他們离开勤勉的道路和节約时間，而这又是我們急于要他們养成习慣的。"他們还以为，"这将使木匠本身受到他們乐于获得的許多誘惑和养成随便花錢的习慣"，又說，"我們认为懶惰对于有用的和受人尊敬的人来說，是最致命的毒害。"他們的这种論点受到"从事建筑业的紳士們"的支持，而这些紳士并不认为他們自己的自由时間就是作恶的时机。两年后，費城的木匠举行一次罢工，結果建立了全城的工会联合会，机匠同业公会联合会在发起时宣称，他們是"处在这样不断尽力和屈从的情况下，以致迟早必然会使我們自由制度的利益对于我們成为难得和徒然。"他們指望以逐漸縮短工作日作为手段，借此使社会的一切有用成員逐漸成为"幸福的、空閑的、当然的完全相称的促进者。"（轉載于"人民会判断"，第1卷，芝加哥1953年版，第580—583頁）

只有在摆脱了劳动而有空閑的自由时，資本主义革命才会产生比目前更好的文明，并且一切人都能参加这个文明的創造。只有当人們这样使用他們空閑的机会时，資本主义革命的結果才是人类生活本身的改进，而不只是其外部条件或制度的改进。因为劳动是为了空閑，所以自由和公平都是制度上的手段，借这种手段可以使在过去前工业貴族政治中只有少数人能享受的美好生活在将来的資本主义民主政治中为一切人所享受。①

当前“空閑”这个字的被誤用，需要我們找出別的字来表示基本区别，这对于理解資本主义革命是很重要的。我們不能經常避免使用那个字，但我們至少可以用别的字或詞来表示它的意义以糾正誤解。

亚里斯多德严格区分了劳动和空閑的界限，亚当·斯密也通过严格划分他所謂的“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界限而对人类的活动作出同样的区分，注意到这一点对我們是有帮助的。亚当·斯密用“劳动”这个字，表明他把“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都看作是社会上有用的劳动，而不是懶惰或游乐。对“非生产劳动”，他是指牧师、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师、医生和律师的活动。他称这些活动为“劳动”，因为它們象生产財富的劳动形式一样，不是开玩笑的，而是认真的，并且为社会上

① 睡眠、娛乐、劳役和空閑在人类生活中代表不同的东西。但是它們不具有同样的道德价值。与懶惰、懈怠或恣意浪費人类的时間和精力相反，睡眠和娛乐有助于人类的福利。但它們比生产性的劳役和空閑貢献較少。一切对人类福利有积极貢献的东西，都必須在幸福的追求中去寻找，但必須在正确的次序和比例中去寻找。如果一个人把肉体的东西放在精神的东西之上，如果他在自由时間中游乐过多，沒有空閑时間，他在幸福的追求中是要失敗的。

有用的目的服务。他又称这类劳动为“非生产劳动”，因为和其它形式的劳动不同，它們所服务于社会上的有用目的，不是生产財富或肉体生存所需的东西，而是創造文明或人类精神生活所需的东西。

我們认为对于这两种形式的活动最好用“工作”这个名詞。当我們是指生产財富（即生活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便利品）的活动时，我們用“生計的工作”；当我們是指創造文明（即文艺和科学、国家和宗教的制度）的活动时，我們用“自由的工作”或“空閑的工作”。

无論什么时候我們回到用“劳动”和“空閑”这些字眼而不加說明时，我們希望被人理解为“劳动”等于“生計的工作”，“空閑”等于“自由的工作”。把空閑与人类工作的两种主要形式之一等同看待，将有助于防止任何人把它和游乐或懶惰混淆起来。它所生产的东西和“生計的工作”所生产的东西不同，将有助于保持劳动和空閑的区别，这对于理解下文所說的一切是必要的。

人类工作的形式和特征

到目前为止，我們区別人类工作的两种主要形式，只单純从他們生产的东西，或他們服务的目的来划分：一方面是肉体所需的东西，即生物賴以生存的东西，以及生活的必需品、舒适品和便利品；另方面，是精神的东西，即文明的或人类精神的东西，如艺术和科学、国家和宗教制度。

工作可以根据它所要求的人的性质来区分，又可以根据它的目的来区分。

某些工作形式在性质上是机械的。它們含有反复的、例行的操作，对工作者来説，这些操作很少要求或不要求創造性的智慧。它們也含有肉体的努力，或至少包含某些手艺；但使这种工作成为蠢笨的，不是动作的肉体特征，而是所担任工作的机械特征。

工作者所操作的东西，靠他的努力是增加了，但工作者的本性并沒有改进。在他获得了做这种工作的最起碼的技能以后，他再也学不到什么了。他可以增加世界上有用物品的儲存量，但他自己并未增长他作为一个人的才干。

希腊文"Banausia"（鄙俗）这个字，表示奴隶所作机械性工作的卑下性质——在这种劳役中，最紧張的迟鈍的反复操作，我們称之謂"賤役"。因为这种操作的反复性，使从事这种操作的人在心理上、道德上或精神上得不到成长。相反，賤役还阻碍了人在这些方面的成长。

因为这种工作沒有內在的报酬，所以必須有外在的补偿。它是在生存的逼迫下进行的。任何人只要能从其他来源获得生計，就会尽力避免这种賤役，或尽可能少做。因此，完成这样的工作在正常情况之下是为了某种外在的补偿，不管补偿采取的形式是直接的消費品，或工資，或分配給奴隶的微薄的生活資料。

与这种机械性的、做了是为生产和获取生活資料的工作相对应的另一极端，是有創造性和自由理想的工作。一切空閑活动都构成这种工作。这类工作的創造性，由希腊文"Scholi"（空閑）这个字表示出来。这个字象我們的英文"School"（教育）这个字一样，它的意思是学习——心理、道德或精神的发展。

所以，这样的工作是有內在报酬的。从人們自身着想，这是每一个人所应当做的事情，也是所有善良的人所乐意做的事情。即使他有足够的財产，可以为他自己和他的家属提供丰裕的生活資料，善良的人还是乐于从事自由的工作，而不要外在的报酬。象美德一样，这样的工作本身就是报酬。

我們剛才已經知道，人类工作的形式可以根据人的性质，或它們对工作者的影响而加以区分，又可以根据它們为整个社会生产的东西而加以区分。現在我們必須注意，这些区分是能够复合的。

在人类工作的一个极端，某些对社会有用的活动，兼有財富生产的目的和机械的性质。另一极端則是最高級的空閑活动，既有創造性，又以創造文明以及人类精神的东西为目的。在这两个极端之間，有各种混合形式的工作：有些旨在生产財富的生計的工作，但属于創造性的而不是机械性的；又有些工作，虽然是机械性的，但其服务的目的却和自由的工作的目的相同。

在我們以后考虑現代工业社会中所完成的各种工作时，这种对工作种类的四分法是非常重要的。就目前来說，我們用四分法是为了对人类工作的尊严所广泛流行的誤解引起注意。

在古代世界——实际上也就是在过去的前工业社会——沒有人誤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同样高貴。一般认为人类的尊严主要表現在那些专属人类或已成为人类特征的活动，这些活动和野兽的生存活动或机器的操作毫无共同之处。

野兽为生存斗争，人也是如此。虽然野兽的生存活动大都是本能的，而人类的活动經常含有理智或理性的运用，在这两种場合这类活动的目的却是相同的。人类生活只有在超过生物活

动的范圍，并含有非野兽所从事的活动，或至少不是野兽以同样方式从事的活动，才有其特殊的价值和尊严。

人类的特殊尊严，毕竟是建立在其他动物无从和他分享的那些东西上面的，而在食物、住宿、甚至睡眠和嬉戏方面，其他动物是可以和人类分享的。因此，人作为生活資料或財富的生产者，是沒有特殊尊严的，人只是为了生产精神和文明的东西在进行特殊自由活动时，作为財富的使用者，他才具有特殊的尊严。

所以，生产生活資料工作的唯一尊严，来自在进行非机械性的工作中創造性地运用理智或理性。即使如此，这种尊严还是比不上具有自由理想的非机械性的或創造性的工作。机械性的而且以生产生活資料为其唯一目的的工作，是最低級的工作。任何生产生活資料的工作，无論是机械性的或創造性的，其尊严来自这样的事实：被正确理解的財富生产，是为了支持构成人类生活尊严的空閑活动。

也許有人认为，在保罗說不劳动者不得食的話时，他是从反面宣傳福音。但是，首先应当記住，人靠流汗謀生的那种苦役，是对罪恶的懲罰，而不是光荣或幸福。其次，应当注意，保罗在說这句話时，意思是指对社会有益的任何形式的活动，而不是指为了生計的苦役那种狹义的劳动。① 簡单地說，他所說的是，一切人所負有的道德义务，恰恰不是为了生活而工作，而是为了有价值地生活而工作。按照基督教的意思来說，拥有生活資料的人，不要企图借从事自由的工作过好日子，去享受他們不該享有的生活。

① 参看哲刻兹・馬祇登："現代世界的自由"，紐約，1936年，第59頁。

經济上自由的社会的想象

到目前为止，我們已經知道在奴隶社会中奴隶主的生活怎样包含了一切經济自由的要素，从而有获得美好生活的机会，只要他是一个善良的人，他就会善自运用这种机会。

拥有足够的生产性資本財产，可使一个人在經济上自由，但单靠財产不能使他走向自由的生活，反而使他走向专事生計的生产或消費。再不然，他也可能从事劳役或商业，因为他沒有具备使他超出这些活动范圍的德行；或者更坏一些，他可能把时間和精力浪費于怠惰或消遣方面，不管这些怎样无害，也足以使他墮落，因为他已經把这些提高到作为他的目的。而且当人的有生之日大部分都用于消遣时，这也很难說是无害的。

在过去前工业的貴族政治中，只有少数幸运的人享有一切經济自由的要素；而在这少数人中，只有更少的人——他們都是善良而幸运的——把自由用于空閑的工作是为了有利于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社会。这些利益的获得，由劳苦大众为他付出了可怕的劳役和痛苦的代价，他們做苦役不光是为他們自己获取少得可怜的生活資料，而且还要提供財富支持那些享有經济自由并且善于运用这种自由的人去追求幸福和发展文明。

自由建筑在奴役制上面，大众无止境的苦役支持了特权阶級的空閑，少数人走向作为文明之花的相当好的人类生活的这种机会，置根于劳苦大众沉淪的低于人的生活上——这就是过去分成阶級的前工业社会中人們所接受的秩序。

現在我們知道了我們祖先所不知道的事情：就是在工业生产的条件下，带着資本主义所实現的指望，整个社会可能在經济

上是自由的，所有的人也可能有机会象人那样生活。

从埃及人、迦勒底人、犹太人和希腊人一直到十九世紀中叶，甚至到十九世紀末，一般以为奴役或与此相等的折磨人的苦工和賤役，是人类要使文明前进必需付出的代价，这种文明与原始生活中那种停滞的、粗淺的文化根本不同。如果所有的人都必須为生活而工作，即是說，如果每一个人都必須为他自己和他的家属耗費大部分时間在生計的工作方面，那就沒有一个人能够自由从事空閑的或非生計的工作——为文明所需要的自由的工作。

在产业革命以前，要有一种实际的劳动分工，通过这种分工在获得了充分的財富并为整个社会提供自由工作的手段和生活資料之时，会容許全体社会成員既从事于自由的工作，又从事于生計的工作，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那时唯一的实际解决办法，好象就只能是这种形式或那种形式的奴役或奴隶劳动。多数人被奴役，几乎終生从事苦役，解放了追求文明的少数人。在这个世紀以前，西方文明的成就——它的全部美术和純科学，它的全部政治和宗教制度——都是有閑阶級中善良人所作的自由工作的产物，正如实用技艺和物品都是劳苦大众所作生計工作的产物一样。

剛才說过，在我們这个时代以前，除了奴役或至少是大众专事生产生活資料的机械性工作而使一切人可以生活，又使某些人可以生活得很好以外，沒有人能够想出其他任何实际解决办法。这也等于說，沒有人能够設想一个經济上自由的社会，即一个經济上无阶級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如果一切人而不是少数人都善良到足以善自运用他們的經济自由，那么他們就能在經

济上自由，幷能象人一般地生活。如果依靠"設想"，我們能为使所有成員在經济上自由的社会的經济組織想出一个詳細的实际計划，这种說法就眞正是对的。

但是，在二千三百多年以前有一个人，即使他未能在实际上設想，却能够想象一个經济上自由的社会。他的想象是种空想，是幻梦中的一种思潮。他的想象虽然对他来說只是一个梦，对我們来說却幷不是个梦。这是人們在經济上自由的无阶級社会的非常实际的理想，在这个社会中，奴隶制及其相等的东西被廢除了，生产生活資料的机械性工作也减到了最低限度。

虽然亚里斯多德沒有也不能用具体的实际名詞来想象資本主义革命，他却用一句簡单的話想象了資本主义，也只有資本主义，能够实現的一种可能性。他說：

> 如果所有工具能够完成它自己的工作，服从或預測别人的意志……如果梭子能够自行織布，七弦琴不需要人撥动，則主要工作者就不需要奴僕，奴隶主也不需要奴隶。①

旣然我們是在談梦，就让我們在梦中多沉迷一会儿吧。亚里斯多德在那句簡单的話中設想了一个超出产业革命走向全盘自动化的社会：完全用自动化机器代替奴隶，即代替人类从事純机械性的生計工作。

---

① "政治学"，第1篇，第4章，1253b34—1254a1。包括引文在內的这节大意是說，"工具是各种各样的；有些工具有生命，另一些工具沒有生命；对船的駕駛者来說，舵是沒有生命的工具，守望者是有生命的工具；因为工艺奴僕是一种工具……〔經济的〕所有物是維持生活的工具。所以在家庭的安排中，奴隶是有生命的所有物，財产也是一些这样的工具；而奴僕本身是比所有其他工具优先的工具。"（同上书，1253b27—33）

认識这一点是重要的，即只有机械性的工作，才能用机器来代替人；这种工作是呆板的、反复的，完全沒有任何創造性的思想。人們所做的机械性工作，机器也能做，而且往往做得更好。有些工作(例如連續計算)即使它要达到的目的是自由的，也是机械性的工作。

弄清楚这一点，我們就曉得，全盘自动化的梦想看到了将由自动化机器来做的一切机械性工作（不管它的目的是否在于生产生活資料），包括机器本身的生产在內。这些机器的发明或改进，以及这些机器所进行的生产过程的管理，其目的在于生产生活資料，但性质上是自由的工作。虽然其目的是生产生活資料，却是創造性的；由于它的非机械性，故不能由机器来做。所以在全盘自动化的梦想中，我們应注意不要把技术工作包括在机器的发明或改良之內，也不要把經理工作包括在整个生产过程的組織和管理之內。

在生計工作的范圍內，即使把这两种重要的工作除外，我們知道，全盘自动化是不可能的，但我們也知道，在今后一百年內，逐步加强自动化的程度，显然能使这个梦想接近实現。所以，在分析了这个似乎眞实的梦想之后，我們可以学到一些关于这个理想的东西，这个理想在我們看来实际上是大致可以实現的。

为了多設計一下，让我們来想象一个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为生計和文明提供財富的全部或大部机械性工作都将由机器来做。让我們再进一步想象，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家庭在机器的私有权中都有足够的股份，从它們的生产力中取得足够的生活資料。在这个自动化的工业社会中，每一个人，作为机器的所有者，就象奴隶社会中的奴隶所有者一样都处于相同

的地位；作为一个資本家，他将是一个經济上的自由人，免于被別人剝削，免于貧困或匱乏，免除机械性工作的賤役——并且，如果他有这样做的美德的話，他可以自由地过得很好。①

这样的社会将是眞正无阶級的社会，并且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阶級社会的对立物。在社会主义国家中，专制的官僚，与經济不独立和沒有任何有效政治权力的工人群众相对立，构成一个統治的和占有的阶級。即使我們接受这种主張的表面价值，认为无产阶級专政能建立一个"无阶級社会"，这种社会也将是沒有財产的工人的无阶級社会。相反，我們从亚里斯多德卓越的幻想中所設想出的，是資本主义的无阶級社会，是主人的而不是奴隶的无阶級社会，是能够享受空閑的有产者而不是仍然从事劳役的无产者的无阶級社会。

这样的无阶級社会，达到了經济民主的理想。社会全体成員在經济上是自由和平等的，正如在政治民主中一切人享受政治上的自由和平等一样，正象把公民权資格給与一切人已經实

---

① 机器作为无生命奴隶的概念，在我們工业社会中是一种人人都熟悉的思想。但这一概念的含意即使有，也很少形成他們最后的結論，即认为和过去少数奴隶占有者一样，現在所有的人都能够依靠未来的自动化机械奴隶获得財产而在經济上享有自由。一方面，諾曼·托馬斯关于社会主义的未来写道，"社会主义相信，使动力机器成为人类的奴隶，人就可以自由。"（"新政之后又将怎样？"紐約，1936年，第157頁）但，托馬斯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不顧这一事实，即过去經济上自由的人总是从占有常常包括奴隶在內的資本中去获致他們的自由，他相信沒有資本的私有权，就能够实現普遍的自由——一切人的經济独立和安全。另一方面，美国鋼鉄公司董事长洛澤·布劳在最近的演說中引証倫敦"經济学家"杂志中的話，称机器为"无生命的奴隶"。他建議增加机器，以便根据更高生活标准为所有的人生产更多的財富，并进行更广泛的分配。但是他沒有补充和发揮他的建議，提出尽可能广泛地分散我們无生命奴隶的个人所有权和私有权，以使一切人都自由。

現了政治民主一样，所有家族都拥有資本的个人所有权和私有权，必然会实現經济民主。

这种理想能够变为真正的現实到什么样的程度，要看实际社会对于以下几点能够做到什么程度：(1)通过适当使用自动化，把人类的劳役减少到最低限度；(2)把生产的資本工具的私有財产权作接近于普遍的分散；(3)教育社会成員不仅致力于对其生产性財产的精明管理与生产性用途，而且致力于追求空閑和生产文明的东西。

第三章　有待解决的若干問題

在我們企图思考創造一个經济上自由的无阶級社会时，我們面临着三个問題。

組織生产的問題

要使沒有人主要为别人的利益而工作，要使每一个人就象作为一个公民在政治事务方面行使发言权一样，在經济事务的經营方面有发言权，那末工业应当怎样組織呢？

即使大部分純生計的工作都由机器去做，人們仍然可能象机器或奴隶那样被使用和支配。

怎样可以避免这些而同时又不牺牲管理大規模工业企业的效率呢？

分散所有权的問題

生产性財产的所有权应当如何分散，才能使每一个人或每一个家庭主要是通过劳役以外的办法参加財富生产而获得生計呢？

自由和平等的問題

这里我們面临着許多問題。

整个經济活动領域应当如何从属于政治組織和管理事务，以使极权主义和个人主义錯誤的极端都能避免呢？

我們必須做些什么以避免威胁自由的政治权和經济权的集中呢？孟德斯鳩的治权分立原則，首先不适用于經济权和政治权的分立么？我們应当如何实現必需的政治調节和經济过程的指导，而又避免生产手段的国有和財富分配的政治控制呢？

为了理解这些問題；此外，还为了理解今天世界上两个最革命的社会，即美国和苏联，如何迄今不能解决这些問題；最后，为了理解資本主义革命如何能够解决这些問題，必需連同考虑經济組織中財产和所有权的作用一道，考虑財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基本因素。

所以，在第四章中，我們将提出我們认为是基本的分析：(1)財富生产的要素；(2)作为財富生产要素的人的作用；(3)劳动生产率；(4)財产的形式；(5)原始的和派生的分配。然后在第五章中，我們将說明为什么財产是参加財富的生产和分配的唯一基础；并且我們将据以叙述作为資本主义革命基本計划的經济公平的三項原則。

完成这一步后，我們将在第六章中提出历史上一切經济的分类。我們用这种分类，就能够叙述現阶段的美国經济正徘徊于走向社会主义革命或者走向資本主义革命的十字路口。

第四章　基本經济学

財富生产的要素

生产的要素主要有三类：(1)自然資源；(2)人类劳动；(3)人所制造的无生命工具。每一类可以再細分如下。

自然資源包含(甲)农业土地和矿藏土地、海洋和天空，以及来自它們的原料(未經加工的)；(乙)全部自然动力資源，例如水力、电力、太阳能、原子能等等；(丙)家畜的畜力和技能。

人类从事生計的工作貢献了：(甲)体力，这类似畜力或其他自然力資源，如瀑布；(乙)指揮或控制生产財富所需的此等动力的机械技能；(丙)包括事物的发明或改进——生产的非人力因素包括在內——或包括来自一切生产要素的生产力的組織和經理的創造技能。

无生命工具可以分为(甲)手工工具，这种工具只增加人的生产力或技能；(乙)动力机器，这种机器在一定范圍內代替人作为技能的来源，并且代替人和动物作为生产力的来源，一般能供給比动物和人更多的生产力；(丙)自动化机器，这种机器不但代替人和动物作为生产力的来源和提供比两者大得多的力量，而且代替人作为生产技能的来源，并以整套的技能参与生产过程，这决不是人和动物的能力所能及的。

动力机器作为生产力的一种来源，大大超过动物和人所能

供給的能量，使人力和畜力不能生产的东西成为可能。自动化机器所貢献的技能远非人和动物的能力所及，使資本工具能生产出前工业社会所不能梦想的各种形式的財富。

分析財富生产中的要素，要求对两点作进一步的說明。首先，所有这些要素可以从完全被动的一个极端到完全主动的一个极端予以分等。

这样，矿藏土地和手工工具是生产中的完全被动因素。相反，农业土地、各种自然动力資源、畜力和家畜的技能，以及动力机器，多少是生产中的主动因素。这可以由这件事情来表明，即农业土地沒有人的帮助可以生产出果实和谷物，还可以由这件事情来表明，即作为一个主动工作者的农場主与自然合作，便成为生产中的主动因素。同样，工业工作者或机器管理人和动力机器协作也是如此，这种机器在生产中无論怎样都是主动因素，它以动力和造成的技能或控制能力来参与生产过程。①

在另一极端，无論人单单貢献劳力或貢献劳力和技能，他在生产中是唯一的完全主动的因素。很少需要人协作的自动化机器，在机械性的生計工作方面作为主动的因素，是和人很近似

① 在1791年財政部长发表的工业报告中，亚历山大·汉密尔登概括了农业劳动的优越生产力的論点之一，这种論点主張"在土地的生产中，自然和人合作；这种联合劳动的效果必然比人单独劳动的效果大。"他反对这种論說点，在工业中人的劳动和生产的机器合作，也跟在农业中人的劳动与自然合作一样。他說，机器"是一种帮助人的自然力的人为力量，而对于劳动的一切目的来說，是人手的增加——这种力量的增加也不受維持工人的費用的障碍。"参看"人民会判断"，芝加哥，1953年，第1卷，第404、406頁。

的。但，当自动化机器几乎在一切机械性的生产工作上能代替人，并能担任人完全不能担任的生产工作时，却不能担任含有創造性智慧的即使是最簡单的自由工作；所以，即使自动装置的目的是財富生产，它們也不能代替从事自由工作的人。

从理論上来說，一切机械性工作都可以由完全自动化的机器来做。这是自动化研究者的常識。但在实际上，常常有几百万件机械工作或者因为并不特别难做，或者因为成本或工艺上的困难排斥了机械工作，仍然都要由人来做。但是，当科学技术工作者扩展人的能力，使資本工具担任生产生活資料的工作时，未被排斥的机械工作者的相对人数将会减少。

作为財富生产要素的人的作用

我們已經知道，人在財富生产中作为一个要素，是体力和机械技能（即控制）的源泉。在一个极端，使用簡直不要技能的人的生产力（例如，奴隶用手轉动磨輪或从矿井中拉出矿砂）现在变得非常稀少之时，相对应的极端却变得不大稀少了。我們可以举出无数例子来說明使用人的技能来控制全部来自非人力的資源的生产力（例如，那些操纵动力机器的人的控制技能）。在机械性工作的中間各档，工作者既貢献劳力，又貢献控制技能。从主要貢献劳力的这一极端，到主要貢献控制技能的另一极端，工作是多种多样的。

在改进技术把生产負荷从工作者轉移給資本工具的过程中，以前由工作者貢献的劳力和技能都受到影响。

关于生产中使用的劳力，发生着双重的变化。一方面，工作者需付出的体力較前工业生产中所需的体力减少到很小一部

分。① 另方面，只有通过資本工具才能运轉的巨大的自然力資源，可以用作动力了。

在技能方面，我們現代資本工具中最早的工具——如紡紗机、縫級机和計算机——排斥了某些技能。当机器变得更为复杂，常常把若干单独的机器連結起来，使有关的工序在一个簡单的过程中进行，这对技能的排斥就更为显著了。最后，在应用閉路式自动化原理后，技术进步对人的技能的根本影响就更为清楚了。通过从簡单的机器到多能摹拟和数字計算器这一系列惊人装置的使用，工作者在早期生产过程中貢献的技能已完全被排斥了；除此以外，对生产过程和产品本身还可以重行設計，以利用远非人力所能及的电子和机械"技能"的新体系。

我們已經知道，另外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在財富的生产中，人們献出了若干創造性的技能，如机器的发明、改进和修理。让我們称这些技能为"技术的"技能。此外，还有一种存在于技艺中的技能，这种技艺就是組織和管理包括所有生产要素在内的整个生产过程的技艺，存在于这种技艺中的技能包括使用与指揮技术的技能、資本工具以及工作人員的力量和技能。让我們称这些技能为"管理的"技能。为了区分技术的技能和管理的技能，我們对于人們在生产过程中貢献的所有非創造性技能，将继續用"机械性的"这个字。

記住这些区别，我們就能对人类的一切工作进行分类。这种分类排列如下表。

① 据估計，人的气力現在相当于生产中所用能量的 1/100。參看"美国的需要和資源"，二十世紀基金会，紐約，1955年，第908頁。

工作的特征	工作者的类型
1．目的上自由和性质上属于創造的工作	例如，純科学家、哲学家、政治家、牧师、美术家、教师等。
2．創造性的生計工作	从事財富生产的技术人員和經理，以及附带为財富生产服务的律师、医生等。这些工作，較之創造文明而不是生产生活資料的創造性工作，并不更机械些。
3．目的自由但性质机械的工作	例如，法官、科学家或教师的事务助手，其所担任的工作能以机器代替。
4．机械性的生計工作	在財富生产中，只提供体力或非創造性技能，或两者都提供的人，不管他們在工作时专凭体力，或使用手工工具，或利用动力机器。

現在让我們把注意力集中于各种形式的机械工作，在这些工作中，非創造性的技能或气力，或两者，是工作者对財富生产的主要貢献。我們打算討論的，是創造文明东西的机械性工作，及生产財富的机械性工作；但我們最感到兴趣的，是在財富生产的范圍內。

关于不断提高的人类劳动生产率問題，当前有許多模糊的議論，我們所說的"人类劳动"，是指純粹机械性的生計工作。"資本主义"一书在理論上的基本貢献之一，在于剖析了所有这类模糊的議論，其中很多議論自愿为劳工方面效劳，有很多代表經理方面的自欺之談，还有很多代表犯有或鼓励模糊議論的理論家的模糊分析。①

問題的眞相不过是，在人作为財富生产者的整个历史生活时期中，"人类劳动"(即人从事于純机械性的工作)是生产力停

滞或递减的根源，是生产技能递减的根源。人作为一个机械性工作者，其生产技能逐渐降低，是与体現在机器上的生产技能的逐渐提高相互关联的。人作为生产力的来源，其停滞或递减是絕对的事实。这与其他形式的生产力的阻滞或发展完全沒有关系。它不过反映了作为物质有机体的人的固有限制，当然，因为各人的体力和熟练程度不同，这种有机体較其平均状况是有变化的。从多少世紀以来人类的发展情况来看，我們清楚地看到，平均說来，今天的人比起較早的时候是力量較弱的生产力。

但，絕对說来，虽然在財富生产中劳动力的平均单位必須保持不变的量（至少只要人的体格保持原状），在逐漸工业化的过程中，劳动力的平均单位是相对地递减的。让我們用別的方法来叙述这一基本眞理。

在財富的工业生产中，即在机器生产中，如我們已經知道的，有三种主要类型的工作者：(1)机械性工作者；(2)技术工作者；(3)管理工作者。在这三类工作者中，第一类担任純机械性的工作。后两类所担任的工作大都是非机械性的和不能机械化的。

正因为机械性工作者个人的生产貢献在高度工业化經济所生产的总財富中比在非工业化經济或工业化的起初阶段为少，所以技术工作者和管理工作者的个人生产貢献在高度工业化社

① 来年即将出版的“資本主义”，分析了工人的“递增生产力”，这种分析表明，实际上除管理的劳动和技术的劳动外，固有的劳动生产力自产业革命开始以来，是保持不变或下降的，其經济生产力远在工人所分得的国民財富所显示的水平之下。

会所生产的总財富中比在初期工业化条件下为多。当工业化在技术上愈向前发展时，人花在技术上和管理上的时間就愈是相应地增多，对管理技能和技术水平发展的要求也愈高。可資引用的証明进一步表明，今天管理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的經济生产力——至少在相对充分就业的条件下——比我們經济史上以前的任何时候为高。

毫无疑問，后面这一事实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負責发明、改进和充分使用机器的技术和管理技能，結合其他因素在內，随着工业化的进展，其生产力变得愈来愈高。

所以，随着逐漸工业化和整个經济部門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从对生产的总財富的貢献来衡量，机械性工作的相对生产力漸减，而技术工作和管理工作的相对生产力則漸增。①

劳动生产力的技术特色

在特殊場合常常需要以新的具有高度技术水平的工作者来代替多数相对不熟练的工作者。但是，根据所生产財富的比例来看，被排斥的技能总額，常大于新出現的技能。同时，在生产中，人支出的能量比用于生产上的无生命能量是在不断减少的。由于这些要素代表次等管理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对生产的貢

① 在失业扩大的时期，管理劳动和技术劳动的經济生产力（即管理性服务和技术性服务的市場价值），比机械性劳动的經济生产力更其相应下降，这是完全可能的。由于机械性工作者非常垂涎管理工作和技术工作的职位而从各方面爭取提高他們的条件时，就会产生这种結果。合格的管理工作者和技术工作者人数的增加，影响了供給的平衡，这就必然要降低这类工作者在管理工作上的效用，从而降低他們的經济生产力或分配份額。

献，"生产力"的每年增长或每人每小时产額的增长，总是呈現資本工具对总产品有相对递增的物质貢献，而工人对总产品却只有相对递减的物质貢献。①

当我們考虑到这种变化很早以来就在进行，并自十八世紀末以来就以快速进行时，显然劳动对財富生产的实际物质貢献比起資本工具来現在是很小的。如果說今天美国工人对財富生产的物质貢献，不到所生产財富的10%，而資本工具的所有者通过他們的資本工具所作出的物质貢献，占所生产財富的90%以上，这不是夸張，而是低估了。一切可資引用的統計資料表明，上述数字大大高估了今天劳动对財富生产的实际貢献。②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似乎劳动的經济生产力也下降了，这种下降和固有生产力的下降也許属于同一体系。

所謂"固有生产力"，我們是指生产商品或劳务的生产要素的物质能力。所謂"經济生产力"，我們是指进入自由市場的所生产的財富的分配份額，这种份額作为对生产貢献的直接結果

① 今天的劳工常常大致了解，为了增加他們分配的份額，不是設法生产得更多，而只是設法分享資本工具所增产的財富。例如，在1957年生效的通用汽車公司同美国劳联—产联汽車工人之間签訂的集体合同，列举"用同样的人力生产更多的东西，是健全的經济和社会的目的"。但是，合同規定大为增加工人的报酬，这种报酬超过了以前的工資和年金。

② 用1950年的价格以每人每一工作小时的国民收入来計算，从1850年到現在，每人每一工作小时产額的平均增加率每年超过2%（参看"美国的需要和資源"，第40頁，第14表）。虽然缺乏1850年以前这一时期的統計資料，但工业化中許多惊人的进展都是在这个时期以前发生的。其中包括在大量生产方面使用水力，在推进船只和抽水方面使用风力，以及使用縫級机、飞梭、蒸汽机、多軸紡紗机、钻孔机、蒸汽抽水机、煤气引擎、軋棉机、水压机等等。

归于特殊生产要素的所有者，它的数值是在自由竞爭市場上通过供需机构而被估定的。因此“經济生产力”这个名詞的涵义，不但指这个生产要素的物质貢献，而且指那种物质貢献由竞爭决定的市場价值。

那里的劳动价值由竞爭决定（即使承认有真正的集体合同，它只是建立雇工和雇主之間力量的均势，如果雇主相信可以获得更有利的条件，它还是听任雇主自由雇佣别人），那么工資的决定就自动地由貢献于最終产品的劳动价值所决定。但是，由于我們生活于其中的这个經济具有重分配的稅收、工会的联合力量和来自政府的抵銷力量以及为提供充分就业而人为地刺激消費者需要的各种有力的政治方案等特征，因此我們幷无統計資料使我們能够借以計算今天美国劳动的实际經济生产力。我們只能从阻止工資由竞爭决定和增加劳动就业所采取的措施的規模来推断。我們也可以就資本工具所生产的財富中除去由資本所有者那里轉移一大部分給劳动所有者以后資本所有者仍能得到的收入，从相反方面，即从資本工具的相对經济生产力方面来推断。①

財产的形式

所謂財产，我們是指一人所有幷可根据他的意愿采取任何合法方法来管理、使用、从中获利或处置的东西。关于財产，我

① 在“資本主义”一书中，对这些論点有进一步的分析。在分析中說明了劳动的递减的經济生产力，和劳动的递增的財富分配份额之間明显的脫节。因为有些人誤以为目前的工資水平是劳动的經济生产力的精确指数，在附录中簡括地說明了在我們目前經济中劳动生产率降低的隐蔽性。参看本书第 228—236 頁。

們要作两种区分。

（1）第一种区分是固有財产和获得財产。固有財产是一个人本来就有的东西，他有权加以管理。就財产的經济意义而論，固有財产的唯一形式，是一个人的体力和智能所固有的生产能力。

我們将用“劳动力”这个字，作为生活資料范圍内人的生产能力，而不管它所含有的体力和智能的比例，也不管生产这样的商品时它們被用来作机械性的工作或創造性的工作。虽然所有的人都具有天賦的劳动力，动产奴隶却被剝夺了他所固有的劳动力財产，因为这种財产的管理权在法律上已属于他的主人和他的所有者，而不属于他自己。奴隶主的合法权利，当然是破坏自然規律的，因为每一个人对他自己的劳动力以及生命和財产，都有天賦的权利。①

获得財产包括一个人的一切身外之物，他对这些东西不但有所有权，而且还有控制权。洛克写作时想到的是前工业經济，說明了这一基本眞理，即人使用他自己固有的劳动力，是他占用上帝普遍給与所有人的东西的基础。②洛克的劳动財产論，决

① 洛克在其第二篇論文“論民治”中所用“財产”这个字是广义的，是指人有天賦权利或有获得权利所有的东西：一方面是他对生命和自由的天賦权利；另方面是他对已获得的財产的权利。“財产”这个字就其狹义的和經济的意义来說，通常只限于一个人的財产，即他靠自己的劳力、靠交换、靠贈送或继承所获得的財产。当人們是动产奴隶时，他們所固有的劳动力就成为他人所有的一种获得財产的形式，正如为他人所有的土地、牲畜和工具的生产力一样。和动产奴隶相反，自由人占有自己的劳动力，可以随意使用和处理自己的劳动力或劳动力的产品。所以說，使人們屈从于奴隶劳动是对天賦权利的破坏，也就是說人們不但对生命和自由有天賦权利，而且对他們軀体和智能所固有的劳动力的所有权，也有天賦权利。

② 参看“論民治”，第5章“財产”。

不能同馬克思的劳动价值論混淆起来。洛克只关心于解释：在人类事务的起点，当人們初次占有他們所耕作的土地或他們所制造的工具因而获得的財产权利的起源。

从一切为共同所有出发，人們合理地占有他們投入了劳动力的东西，或純粹是他們自己劳动成果的东西。在原始占有中，人使用他所有的唯一生产性財产（即他固有的劳动力），才将他所生产的东西据为获得的財产。超越原始占有的范圍，可以把洛克的学說概括起来說，除贈送或继承而外，一个人对获得財产的权利来自他已經占有的这类財产的生产性用途，无論这类財产是他自己的劳动力和他的土地，或是他的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存貨。

（2）第二种区分包括生产性財产的形式的三重分类，所謂生产性財产，即对財富生产要素的所有权和管理权。分类如下：

（甲）自然資源的財产（包括矿藏和农业土地、从海洋或天空收回的資源、原料、自然动力資源和家畜）。

（乙）生产工具的財产（包括材料和手工工具、动力机器和自动化机器）和生产組織的財产。

（丙）人类劳动力的財产（包括属于奴隶所固有的获得劳动力，和一个人本身所固有的劳动力）。

記住这种分类，我們現在談談在下文将如何用“資本”和“劳动”这些字。在資本主义社会中，除去从需要或正义方面来說已无地位的奴隶劳动外，我們将用“劳动”这个字来指第三种形式的生产性財产，即各人以自己劳动力所获得的財产；把上面所說的头两种形式的生产性財产概称謂“資本”。于是資本就代表生产要素方面获得財产的一切形式；而除动产奴隶外，劳动代表財

富生产要素方面固有財产的一种形式。①

資本和劳动可以被广泛地分散于社会的成員，或被高度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在过去的奴隶社会中，劳动和資本的所有权，都集中在少数奴隶主阶級手中。随着动产奴隶的廢除，只有資本的所有权能够被集中；因为劳动的所有权是普遍分散的——各个人都有他自己劳动力的財产。

最后，承认財产和私有財产不一样，是非常重要的。对于私有財产，我們应当理解为不管私有財产多大，它是为个人、家族或私人公司所有和控制的。对于国有財产，我們应当理解为它是为国家所有，并且由国家的官員或代理人——国家通过这些人而执行——管理的。与私有財产或国有財产相对，还有种財产是公有的（即不是专属任何个人或包括国家在內的公司团体所有）。

公有牧場——例如波士頓公有牧場——不属于任何人所有；无人有权加以控制。公有表示財产（即为一些人所占有，从而由这些人对之行使专有的管理权）的反面，正如同在专有的范圍內，国有財产表示私有財产的反面一样。

馬克思主义者廢除私有財产的綱領，要求資本（即劳动力以外的所有生产手段）国有化。它并不要求廢除財产或分散資本的所有权，而是要求把私有資本轉变为公有資本，并且除劳动力和消費者手中的消費品外，要求廢除所有的私有財产。

① 一个社会的財富包括：(1)消費品的貯藏；(2)易燃的或易耗的战争用品的存貨；(3)人們已經获得或将要获得的生产知識的积累，并且除受专利权或版权法的限制外，这是社会全体成員所共有的；(4)可用于生产消費品和易燃品的所有原料和工具。其中最后一項，即所謂生产手段，分成如上述的生产性財产的三种形式。

原始的和派生的分配

所謂“財富的原始分配”，我們的理解是把財富分配給那些生产財富的人。在最簡单的孤立生产者（如魯宾逊經济）的場合，个人依靠他的劳动，用他所有的資本工具，直接地和自动地获得他所生产的財富。在一个复杂社会經济的正常場合，很多人在財富生产中联系起来，并且通过貨币的媒介，以一种产品交换别种产品，每个人所領受的作为他参加生产的結果的收入，代表在那个社会財富的原始分配中他得到的份額。在各人对生产貢献的价值（无論采取土地或原料、資本或劳动的形式）通过自由竞爭市場供需过程而被客观和公平估价的市場經济中，各个生产参加者的原始分配的报酬，恰正等于他作为一个个体生产者所領受的报酬：他参加生产所創造的財富。

同我們认为的原始分配有区别，我們理解的“財富的派生分配”，除掉那些作为参加生产的結果的財富而外，包括一切財富的轉让，以及随之而来的在自由市場上发生的交换。所以，派生分配包括家族或朋友之間因贈送、继承、或遺嘱所发生的財富轉让、通过遺失或拾到所发生的轉让、从国有产业方面的轉让、以前生产的財产进入最后消費者之手的轉让、各种救济性的分配等等。

对生产的任何貢献，不通过自由竞爭市場上供需作用的估价，作为参加生产結果的分配，可以(1)少于貢献的价值，或(2)大于貢献的价值。在这两种場合，由竞爭决定的貢献的价值，以及由这种貢献而領受的报酬（工資、股利、原料的貨款等）之間的差額，表示財富的派生分配有利于一伙人，他們所获得的，超过

他們的貢献由自由竞爭市場决定的价值。

原始分配和派生分配之間这种区别的重要性，在下一章討論，我們在那里将說明适用于財富生产和分配的三項公平原則。这些原則都不适用于派生分配。我們所关心的唯一的公平問題，是和財富的原始分配有关——这种分配完全和參加財富的生产有关。①

在我們轉到这些公平問題之前，有一个关于財富分配的問題需要加以考慮。这个問題牽涉到从事于我們所謂的自由工作而不是从事于生計工作的那些社会成員的財富分配。在第二章中我們已指出，政治家、美术家、純科学家、哲学家、牧师、某些律师、医生、教师、新聞記者等等，对財富生产，即对生活資料的生产并不直接作出貢献。他們所从事的創造性工作是創造文明的东西和人类精神的东西——文艺和科学、国家制度和宗教制度。

在我們的社会中，这样的人有千千万万，他們大多数依靠他們的服务或生产的东西所領受的酬金、費用和其他支付等形式的收入来維持他們自己和家庭的生活。

按照我們所作的生計工作和自由工作間的区别，这些人并沒有參加財富的生产，这类收入能算作我們社会中財富的原始分配的一部分嗎？

乍看之下，似乎(1)我們把政治家、美术家、純科学家、哲学家等的創造性工作看成完全与財富生产无关是錯了，或則(2)我們經济中許多自由工作者所領受的收入，不是我們社会財富的原始分配的一部分，而是派生分配的一部分。在这第二种可能

① 当然，还有其他的公平原則，那是适用于財富的派生分配的。

中，我們所关心的經済公平的三个原則，似乎不适用于他們的活动。

这两种可能都不能引导我們对这个問題作出正确的解决。从本质上說，我們称之謂自由工作，或空閑工作的那些活动，是完全在財富生产范圍之外的。这样一种社会是可以想象的，在这个社会中，这类活动是为了本能的满足或內在的报酬而进行的，幷不需要給与外在报酬，这种外在报酬必須給与那些从事財富生产的人們，尤其是給与那些从事沒有內在报酬的活动的人們，因为这类活动决不是創造性的。虽然現在預見到的技术进步，可能使我們社会中作为文明工作的大量空閑工作不需要外在报酬，但是現在我們的社会大部分的情况还不是这样。我們将会知道，那种可能性的实現，是資本主义革命的主要目标之一。

在一个象我們这样的自由社会中，財富是被相当数目的人看作財富的。任何东西，其交换价值被重视，幷且被购买、出售、交换，或被收藏家系統地收集和交换，因此被經驗地决定为財富。事实的确是如此，人們无論怎样对待商品或劳务，其动机总是出于这些商品或劳务的固有性质，它們的有用性或满足需要的能力，它們生产財富的能力，或是它們满足感情上的兴趣的能力。

市場需要决定各項財富的市場价值。需求力量对供給来源的自由作用，客观而公平地决定着各項交换財富的交换价值。但，有些事物超出了对特定商品或劳务的需求，与其被认为是完全在財富范圍之外的文明的东西，不如被认为是一項財富。通过那些占有或提供这些事物的人和那些覓取这些事物的人的一致同意，它必須被当作可以购买、出售、或交换的物件。

让我們来說明这种論点。一个善良妇人的嫵媚，并不是一項財富，因为无論它如何被高度地和普遍地重視，它是不出卖的，因而也是不能购买的。同样，对艺术創作，科学发明，教师、哲学家、政治家等的服务，那些創造这些东西或提供这类服务的人也将拒絕按任何价格出售。在这种条件下，它們不但在本质上是文明的东西，而且也不会变成各項財富。

可是在其他条件下，本质上属于精神的或文明的东西，完全不是生活資料，也可以变成各項財富。这类东西在我們社会中被买卖理由很簡单，从事这类創造性的、自由的空閑活动的人們，其唯一或主要的收入来源，通常就是靠創造这类商品或提供这类商品服务。

然而有充分的例外来証实这一基本見解，即那些从事于自由工作的人所生产的商品或提供的服务，并沒有被确认为財富的一部分，因此不能购买，因为它們并不会出售。例如有些艺术家、科学家和哲学家，他們在資本財产方面有足够的收入，使他們能够从事自由的工作，而得到完全超出金錢报酬的满足。有些人有足够的經济能力，可以在政府机关为国家服务，除名义上一年一美元薪水外，并不領取任何报酬。有些教师、医生和律师，他們为社会提供各种各样的服务，即使也会謀求报酬，也会把他們的創造性工作当做生产財富来对待，但也只是为了这种服务能給与他們以創造性的满足。

在另一极端，我們必須承认这个事实，有許多人拥有足够的資本財产，而仍以教育家、科学家、为犯人辯护的律师、医生、高薪公务員等身份从自由工作中領取报酬。此外，常常有这种情况，因为这些人早已在繳納高額所得稅之列，他們很少能或不能保

持这样的报酬。这些人对于下列两种事物最后是无从区别或不愿加以区别的：(1)可供买卖的财产的財富項目，和(2)应完全超出市場地位的文明的东西。

所以，这个問題的解决，不在于抹杀生活的东西和文明的东西之間本质上的严格区别，也不在于把那些主要从事自由工作的人們从財富的原始分配中除外而不予支付，从而使某些經济公平的原則不适用于有外在报酬的自由工作。最后的解决还是在于資本主义革命，使我們的社会得以轉变，这种轉变将使創造文明而不需任何外在报酬的自由工作不断增加。

第五章　經济公平和經济权利

财产和公平

常有人說，沒有財产，也就沒有公平与不公平。这种說法，对于一切在权利上属于一个人所有的东西——那些东西是他的，或归他所有，无論是固有的或获得的——常有完全的普遍性。

这样解釋之后，这种說法就不仅包括經济財产和經济公平。我們在这里所涉及的，仅仅是把它应用于經济事务，尤其是应用于和財富生产有关的財富分配。所以，一些与分配公平无关的財富，如一个人借施舍或贈送而取得在領受之前不能提出正当要求权的財富，以及他借强夺、偸窃，或靠不正当地占有不属他所有的东西的其他手段而取得的財富，都不在我們考虑的范圍之内。①

我們首先关心的問題是，一个人已經有些財产——表現为

① 既然財产包括在任何合法情况下管理和处置的权利，那末有关临死立遺嘱或不立遺嘱分配的、遺产轉让的法律，不过是管理所有者的、財产轉让的特殊形式。常有人說，借遺嘱来继承或接受財产的权利，純粹是人为的或法定的，这就是說不是根据天賦的权利。当一个人沒有借遺嘱或继承以取得財产的天賦权利之时（因为就公平問題而論，沒有一个人有接受贈送的权利），业主却有管理和处置財产的天賦权利。管理遺产移轉及继承权（它在习惯上是借遺嘱来确定处理权）的法律的公平，必須以支配国家和业主之間的关系的标准来衡量。

其本人劳动力或資本工具的形式，或两者兼而有之——如何能够正当获得另外的財产。

这个問題是假定一个人全然沒有財产，即假定他的天賦权利被侵害，成为一个被剝夺了固有劳动力財产的动产奴隶——他可以正当地要求把固有財产还給他；但直到这种固有財产归还給他以前，他还是沒有財产可据以正当取得更多財产。

这个基本的命題有双重意义：一方面，一个人对特定財富的生产要素沒有財产权利时，他对生产出来的財富就不能提出財产权的正当要求；另方面，在他占有从事生产特定財富的一切生产工具作为他的財产时，他可以对生产出来的一切財富提出正当要求。

从这一点推論，如果几个人共同使用他們各自的財产以生产財富，各人分配生产出来的总財富的正当份額，是和各人使用他的財产生产財富所作的貢献成比例的。必須再重复一遍，一个人只有通过他的生产性財产——他的資本工具或他的劳动力——才能作为一个独立貢献者参加財富生产。劳动力为他的主人占有和使用的奴隶，不是一个独立貢献者；因此就严格的公平观点而論，他不能在所生产的財富的分配中，要求任何份額。

有两个假設的事例将帮助我們弄清楚这个基本論点。这些假設是用所謂魯宾逊經济来說明的，在經济学的著作中常常引用到。

（1）首先想象魯宾逊在发現“礼拜五”之前但又占有这个孤島，馴养了若干动物，并設計了若干手工工具等之后的魯宾逊經济。魯宾逊所生产的所有另外的財产，均来自他自己的資本和

劳动力的生产性使用。魯宾逊的一部分产品，也可能是另外的資本品；其余的是消費品。这些东西属于誰所有呢？人人都会毫不迟疑地作出唯一正确的答案：属魯宾逊所有。一个人对于他自己生产的全部財富是有正当权利的。

（2）其次想象在这同一孤島上經济被弄得复杂化的另外两个因素。一个因素是"礼拜五"，为了举例起見，他将作为被侵害了天賦权利的魯宾逊的动产奴隶。另一个因素是一个名叫史密斯的人，魯宾逊对他是不能奴役的。既然魯宾逊占有孤島，以及孤島上的一切資本財和一个可資使用的奴隶，史密斯就和魯宾逊談妥，他将貢献自己的劳动力来参加財富的生产，并将在所生产財富的分配中領受若干份額。

必須注意这个事实，即史密斯能够参加財富生产的唯一手段，是依靠使用他的唯一財产，即他自己的劳动力。唯有依靠貢献他的劳动力，史密斯才能以他的参加財富生产，作为在所生产財富的分配中提出正当要求的根据。

魯宾逊的"礼拜五"、他的山羊、他的狗、他的工具和他的土地，全部或多或少地积极参加了財富的生产。但是，既然他們的参加并不带有他們各自方面的任何財产，他們在所生产財富的分配中也就沒有提出要求的根据。

魯宾逊供养他的狗、他的山羊和"礼拜五"，使它們足以維持生命并为他服役。既然它們作为魯宾逊的財产参加生产而不能独立，他就能够合理地要求占有它們所生产的全部財富。这些都是他的，他給多少給它們，要看他高兴。但是，既然史密斯的参加生产，不是作为魯宾逊的財产为他使用，而是独立地并且自愿地使用他自己的劳动，他在財富分配中有权利要求份額，而

“禮拜五”則沒有这个权利。

什么是史密斯的正当份額呢？在这个假設的事例中，假定可以知道，史密斯对財富总生产所貢献的价值，占总产值的1/10，其余9/10是魯宾逊自己的劳动和資本（他所占有的全部生产性財富）所貢献的。根据这个假定，史密斯在分配中的份額应当是总額的1/10，这还有什么可以怀疑的嗎？如果一个人对于他所生产的全部財富有正当的权利是无庸置疑的，那末在几个人联合生产財富之时，各人对于他为財富生产所作的貢献也有按比例获得分配份額的正当权利，不是同样很清楚么？

前述假設事例，証明了关于把財富分配給那些以他們自己的生产性財产——他們的資本或劳动，或两者——参加生产的人們的公平原則。这些事例向我們具体地表明了这个原則的意义，即各个独立参加者有权利在所生产的总財富中領取分配份額；各人所得的公平的分配份額，必須严格地按照他用自己的財产为生产的总財富所作出的貢献。

这是所生产財富能够公平地根据从事于財富生产的財产权加以分配的唯一原則。而且这是根据承认生产要素的財产权的唯一分配原則，因为这类財产的本质，在于所有者有領受用他自己的生产要素生产的一部分（或相称的份額）財富的权利。①

① 还有不是根据公平或財产权的其他分配原則。有一种原則是施舍的原則。继續用我們曾經用过的例証，假定“禮拜五”有个姊姊嫁給史密斯，生了五个小孩。如果在魯宾逊經济中史密斯对財富生产的貢献，仍然不超过年总产值的1/10，他每年的收入也許可悲地不足以維持他的七口之家。在这种情况下，魯宾逊可能补貼他一些东西，以弥补他收入的不足。既然这笔額外的財富不是史密斯所賺得的，它只能是魯宾逊方面給予的一种施舍性的分配。

为了应用这个原则，我們一定要評估各个独立的生产参加者所貢献的經济价值。如何来公平而客观地决定他們的經济价值，而且决定的方法又和自由社会的制度相协調呢？特别是，用什么来評估生产要素甲、乙、丙对生产貢献的价值，而这些生产要素的所有者据此就有权在所生产的总財富中領受相称的份額呢？

我們的回答很簡单，即是：自由竞爭。

自由竞爭是价值的决定者

在“資本論”的开头一章中，馬克思宣称，他在推敲李嘉图所提出的学說中，解决了亚里斯多德首先提出但未曾解决的一个問題，即为商品和劳务的經济价值找出一个客观的尺度，从而使公平的商品交換成为可能。

馬克思接受了亚里斯多德关于交換的东西需要等价的公平交換的原則。他明白提到，亚里斯多德“倫理学”論公平的第五篇，尤其参考了其中第五章，亚里斯多德在該章中提出了这个問題，我們如何能够使床和房屋等价，从而使某些数量的床可以和某些数量的房屋公平地交換。

馬克思說，亚里斯多德承认，我們不能使不同商品在质上相等，除非設法使它們可以公約；但是由于沒有交換价值的任何客观而共同的尺度，他发現沒有办法使不同的东西在质上可以公約。馬克思引用了亚里斯多德說的話，“这样不同种的东西是不能公約的”；然后他說，亚里斯多德“自己告訴了我們，是什么阻止他的进一步的分析。那便是价值概念的缺乏。是何种等一物或共同实体，使屋能在床的价值表現中表現床呢？亚里斯多德

說，这是‘实际上不能存在的’。”①

在这一点上，馬克思提出了他对这个問題的解决办法，他說，这个問題是亚里斯多德未曾解决的。交换价值的客观的和共同的尺度是人类劳动。根据劳动价值論，两个不同质的东西，可以借衡量双方在生产中含有的劳动量来公約，而这样衡量之时，等价的东西就可以公平地交换。

現在再回到“倫理学”第五篇第五章，我們发現如馬克思所报导的那样，亚里斯多德曾經說过，不同质的东西的公平交換，需要它們在价值上相等；而这又轉而需要公約它們价值的方法。亚里斯多德宣称，“所以一切东西必須由一样东西来衡量”，他随后說，“这个单位确实是把一切东西結合在一起的需要；因为，如果人們全然不需要彼此的东西，或不是相等地需要它們，就不会有交换，也不会有相等的交换。”②如馬克思所說，亚里斯多德承认，异质的东西是不能完全公約的；他接着說，“但是，說到需要，它們会是很充分的。”③

---

① “資本論”第1卷，第1篇，第1章，第3节。馬克思告訴我們，“亚里斯多德能在商品的价值表現中发現一种均等关系，这是他的天才的閃耀。但他生活所在的社会的历史限制，使他不能发現这个均等关系‘实在’是由什么构成。”生活所在的社会“是建立在奴隶劳动上，从而，有人間的不平等和人类劳动力的不平等作为自然基础”，馬克思认为亚里斯多德“不能看出在商品价值的形态中，各种劳动是被表現为等一的人类劳动。”

② “倫理学”第5篇，第5章，1133a27—29。我們今天不会說“需要”，而說“供給和需要”，或“自由竞爭”。可是，这些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达而已。

③ 同上书，1133b19—20。我們还可以說，交換的两种东西絕对公平的相对价值之間的任何变化，以及它們实际上在一个特定市場上交換价值的任何变化，不过反映了市場上完全竞爭的变化。亚里斯多德实际上說过，在市場上能够达到的、免于一切独占性限制的、自由的和起作用的竞爭，結果决定了价值，使商品和劳动充分可以公約，并使公平的交換成为可能。

就我們所知而論，馬克思和亚里斯多德对于为公平交換而决定等价物如何公約不同东西的价值这个問題，曾提出了唯一的、空前的解决办法。如果馬克思的劳动价値論如我們所爭持的那样，是虛妄的，那末亚里斯多德的解决办法即是唯一可用的；而且正如他所說，在实际的市場条件下，即使它不完整，对实际的目的已經足够了。

商品和劳务的交換价値，就其性质而論，是一个可能有**不同意見**的問題。只有在自由的和起作用的竞爭存在的地方，使各样东西相交換的价値，才反映了所有的、或至少許多可能的买者和卖者意見的自由作用。任何决定价値的其他方法，必然强令接受一种任意的对价値的意見，这个意見是一个人、或更多的人、或一个有組織的集团所主張的；而要使这样的价値决定有效，必須用力量来强制。我們认为，一旦把謬妄的劳动价値論抛弃，人类的智慧就想不出其他准确的、客观的、公正的經济价値的决定因素。

剛才所說的，自由竞爭是使异种商品进行公平交換时衡量价値的唯一准确的、客观的和公正的手段；自由竞爭也同样适于衡量不同要素在財富生产中的相对貢献，以便对所生产的財富在生产力所有者之間进行公平的分配①。

还有一个論点应当順便注意到。如果劳动价値論是对的——即是說，如果劳动是經济商品和劳务的所有价値的唯一源泉——那末，就严格的公平意义而論，劳动对所生产的全部財富是有权利的。按照这一学說，勿論活劳动形式的劳动，或者如馬克思所說，"物化劳动"形式的劳动（即积累和凝結在机器上的

① 在貨币經济中，衡量价値的单位当然是所用的貨币单位。

劳动)，除自然本身所供給的以外，都对財富生产貢献了所有的东西。因此，一切生产的东西，就公平报酬而論，应当属于劳动。①

因此，如果劳动价值論是对的，如果据此而进行財富的公平分配，那末，在資本財产的所有者和劳动力財产的所有者之間，就不会产生如何分配所生产財富的問題。这样，馬克思所主張的把私人手中的資本財产予以沒收，他所建議的国家"剝夺剝夺者"后将使全部資本工具都为劳动群众的一般福利而发揮作用，所有生产出来的財富都将根据他們的个人需要而分配，这也許是对的。②

如我們之所主張，既然劳动价值論是虛妄的，資本和劳动一样，都是財富的生产者，那末，一切从劳动論引伸出来的結論，就

① 在"共产党宣言"发表之前的二十年，机匠同业公会联合会(費城，1827年)在成立宣言中宣称，劳动是一切財富的源泉，但他們并不要求劳动所生产的全部財富，而只要求一个公平的份額，这个份額对于他們所提供的生产服务能够"淸楚地表明是一个公平而相称的等价物"。他們所謂的"公平而相称的等价物"并不就是他們所生产的全部財富，这可为下节引文所表明："我們主張，所有参加劳动的人对他們辛勤劳动的果实，都有天賦而不可让与的权利；一切舒适品、便利品和奢侈品的創造者，通过劳动(唯一的源泉)，有公平的权利平等参与(分配)，不但是对最劣等和最粗糙的产物，而且对最上等和最精致的产物也是如此(重点是我加上的——作者)。"平等的参与(分配)可以留一点东西給資本的所有者，根据这一学說，他們对財富的生产是沒有什么貢献的。馬克思的学說是更为言之成理和一貫透彻的。他对劳动价値論得出了必然的結論，即自己不劳动的資本所有者的无論什么报酬，都是不劳而获的增加物，是从剝削劳动不公平地得来的。

② 应当指出，即使劳动价値論是对的，即使把全部資本工具归国家所有，使"物化劳动"所生产的財富能为全部活劳动者所分配，这也不会提供一个公平的分配原則以有效地解决各个劳动者相互之間有权領受多少份額的問題。这說明了为什么列宁反对任何根据工人权利——不論是平等的或不平等的——而不是根据他們需要的分配制度。参看他的名为"国家与革命"的小册子，莫斯科，1949年版，第5章，特別是第3节和第4节。

完全沒有根据。所以，我們面临着一个需待解决的問題——就我們所知而論，这一問題尚未解决。这个問題就是在一个工业社会中，实現所生产財富的公平分配而同时做到(1)保持經济的繁荣，(2)以令人满意的一般生活标准保証經济福利，(3)保持社会各个成員的經济自由和政治自由。

現在我們轉而研究这一問題。

工业經济中的公平和福利問題

如果递增的劳动生产力是所使用的每人每一工作小时递增的財富产額的唯一源泉，則劳动依靠对生产愈来愈多的貢献，就可以公平地向所生产的总財富要求愈来愈多的分配份額。在一切有关的生产要素中，通过自由竞爭来客观地評价劳动的服务，将自动地对劳动的服务給与不断增加的工資，以作公平的报酬。在經济的总財富增加之时，那些为生活而劳动的人們，生活标准将随之上升。

但是，如我們已經指出，在整个經济的生产力随着除人类劳动以外的生产力的采用而提高之时，低級管理劳动和低級技术劳动的生产力，便相对地递减。如果按劳动貢献的竞爭性評价，使工資定在劳动可以公平地要求作为其服务酬报的水平上，工人的生活标准会减退到仅够糊口，甚至降低到糊口的标准之下。

因此，在所产財富按我們迄今为止所考虑的公平原則予以分配的經济中，那个公平分配原則会不利于为生活而工作的大多数人，他們唯一能够带来收入的財产是他們自己的劳动力，而且他們的唯一收入采取工資的形式。

这样的矛盾在前工业經济中不会发生，因为在那种經济中，

人类劳动是主要的生产要素，各人都以他自己的劳动力作为财产（即沒有一个人作为动产奴隶为别人占有）。但工业經济的情况恰恰相反。因为在工业經济中，机器在財富生产中变得愈来愈有效率，公平分配和工人福利之間的矛盾也愈来愈激化。

在进一步考察这个問題之前可以先确定，关于人类劳动生产率相对递减的眞理，已为我們清楚地所看到。比較一下一个具有較大生产率和一个具有較小生产率的奴隶經济，将有助于我們来比較前工业經济和工业經济，以及比較不发达的工业經济和发达的工业經济。在每一次这样的比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一种經济超过另一經济的較大生产率，是由于机械性劳动以外的生产要素在起作用的結果。

让我們首先考虑一个假設的奴隶經济的情况，在这个經济中，所有人或則是奴隶主，或則是动产奴隶。让我們进一步假設，各个奴隶所有者不是以他自己的劳动力，而是以他包括奴隶在内的資本財产来参加財富的生产。根据这一假設，所生产的总財富应归奴隶主所有；而在其他事情不变的条件下，在財富生产中，使用更多土地和奴隶的奴隶主，比只有少量这类財产可以使用的奴隶主要得到更多的財富。从这里我們看到了一种以自身劳动力以外的財产参加生产而发生的財富的公平分配。①

---

① 关于奴隶所有者，在特定一年的开始之时，如何获得他所有的財产，这会和其他的理由有关，但和眼前的問題沒有关系。我們在这里涉及的，仅是在那个特定一年中所生产的总財富，而在那年开始之时，两个奴隶主在他們占有的資本生产力方面又各不相同。让我們假設，在那一年中，每个奴隶主都最充份地使用他的財产的生产能力，而不貢献自己的劳动。到那一年年終，使用比較高度生产力資本的那个奴隶主，比起使用較小生产力資本的那个奴隶主，有权在所产总財富中要求較大的分配份額，因为他以他的財产对生产作出了較大的貢献。

现在让我們考虑有甲和乙两种奴隶經济，这两种奴隶經济仅仅有一点不同。甲的奴隶所有者占有馱馬和奴隶，乙的奴隶所有者有奴隶而无牲畜。在这两种經济中，一切其他生产因素都是一样的，即两者都有同样的自然資源，同样的手工工具，同样的奴隶类型（即两个經济中的奴隶都有相等的气力和技能）；此外，作为管家和监督其他奴隶劳动的奴隶，都是同样勤勉和有能力的。

这两种經济中，哪一种每年可以生产較多的总財富——是有馱馬的甲，还是沒有馱馬的乙呢？答案当然是甲。

既然这个答案的理由是，甲所有的生产要素（畜力）为乙所无，那就非常清楚，一种經济可以比另一种經济——不能从人类劳动的較大生产率造成更多的財富生产——生产更多的財富。而如果这一点是明白的，根据上述的公平原则，劳动公平地要求的分配份額，不一定随着經济的总生产力的增加而增加，不是同样明白的嗎？

现在以机器代替牲畜；以有自己的劳动力財产的人代替奴隶。这样代替之后，让甲成为工业經济，乙成为非工业經济。一切其他因素相等，甲将比乙每年生产更多的財富；但和一切其他形式的財产相比，甲經济的劳动貢献并不比乙更大。

如果甲是先进的工业社会，拥有强大的自动化机器，而乙是比較不发达的工业社会，只有少量破旧的机器，情况还是一样。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如果一切其他的生产要素相等，一种經济比另一种經济使用更多的人力，或者使用的人力数量相等，在人力的平均技能和强度方面有些差别，那末一种經济比别的

經济有較大的生产力，这才可以归因于劳动。

在不能归因于机械性劳动的地方，以及事实上这类劳动力比起一切資本的生产工具所作的貢献相对递减的地方，只能以这类劳动力参加生产的人們，对所生产的总财富只能合理地要求很小一份，并且按照对他們貢献的竞爭性估价，只能領受很小的一份，这在他們来說，就有必要使用为政府的反对力量所支持的工会力量，以获得合理的生計，或者比較好一点，获得相当好的生活水平。

工人就是这样得到他們所需要的东西，这甚至超过了他們依靠对社会总財富生产的貢献而公平地得到的东西。而如果他們得到的东西比他們公平地获得的要多，則資本所有者所得的分配份額，一定比他們财产的生产性使用为他們公平地获得的东西为少。发生这种事情的时候，資本工具的私有財产的权利，就受到侵害，正如同劳动力所有者被迫領取比竞爭决定的工資为少的报酬时，他的劳动力私有財产权利受到侵害一样。

所以，我們面临着这一重要問題。在一个象我們这样的工业經济中，把事情安排到(1)所有家庭的所得可以維持相当高的生活水平，(2)依靠一个經济組織，保持和尊重資本工具以及劳动力方面私有財产的权利，(3)按照上述分配公平的原則在对生产有貢献的人們中間分配所生产的財富，这是可能的嗎？

我們知道，苏联的最終要求或希望是要使所有家庭享有相当高的生活水平。但是我們也知道，它的經济是建立在廢除資本工具的私有財产制度之上的，它違反了分配公平的原則，对所有的人是按需要分配，而不是按应得的报酬分配。国家占有全部資本工具，政府以施舍形式分配財富，就一般的生活标准而論

也能获得人类的福利，但把經济权力和政治权力这样集中于管理和操纵国家机构的官員之手，就不能不侵犯、阻碍或破坏其余所有人的自由。

我們知道，苏联最終希望实現的普遍高度的生活水平，我們在美国已經实現了。但是我們也知道，我們这个国家財富的分配，大都是通过为政府的反对力量所支持的工会力量，通过再分配的税收，并且通过政府为促进充分就业的支出来实現的。90%以上的財富是由資本工具生产的，而70%的收入却分配給劳动。因此，在資本工具方面的私有財产名义上仍然存在时，由于从資本所有者那里扣除了按照他們的財产所作貢献的比例在所生产財富中应得的份額，財产权被削弱或侵蝕了。

美国的經济，或者如它的某些热心闡明者所謂的"福利資本主义"，恐怕不能說是建立在財产权和分配公平之上的制度。我們也許已經成功地解决了前頁所說三項迫切需要中的(1)項，但还是以牺牲(2)項和(3)項的需要为代价的。

这个問題能解决嗎？我們认为，尽管在一个发达的工业經济中，机械性劳动对財富生产的貢献減少到这一点，即它公平地有权要求的和能够在自由竞爭市場上获得的报酬，下降到不足以維持生計，更談不上維持相当高的生活水平，但这个問題是可以解决的。

随着将来技术上的进步；（甲）劳动对財富生产的貢献和（乙）工人为維持一个想望的生活水平之間的矛盾，必然扩大。但随着技术上的进步，資本工具的生产力递增，这个問題将更能获得解决。

解决的办法是基于对財产权利的完全尊重和經济公平的原

则，它不但尊重这样的財产权利，而且还承认各个人（或者更准确些說，各个家庭有通过生产性財产（劳动財产，或資本工具財产，或两者）的占有和使用参加財富生产的天賦权利，以充分为家庭获得相当高的生活水平。

至此，我們只闡述了解决問題的三項公平原則中的一項。但这項原則本身，在我們表明为什么它要为其他两項原則所补充时，我們将会知道，它是不够的。①

公平的三項原則

公平就其最一般的意义而論，是要那些为共同生活的目的而結合起来的人們，有下列道德上的責任或教訓：(1) 为全体的

① 工业經济面临着另一个問題，这个問題在財富分配中既不是公平問題，也不是施舍問題。这是維持一个与日益增长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足够的消費水平的問題。如果它不能解决这个問題，工业經济是易于在馬克思預測将造成資本主义最后地和无可避免地崩潰的一連串日益增强的經济危机中，陷于繁荣和破产的循环。他預測資本主义种下了它自己毁灭的种子当然是根据这种假定，即他所謂的"資本主义对劳动的剝削"将堅持把工資保持在仅仅維持生計的水平上。既然少数資本家只能消費工业社会所能生产的一小部分东西，而仅能維持生計的劳动群众沒有足够的购买力消費剩余物資，因此，馬克思断定生产过剩和消費不足的日益增强的危机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代表普遍高度生活水平的广泛分散的购买力，才能解决这个問題。組織工业經济的計划，无論如何公平，除非它也能解决經济的自行保持問題，否則就无任何实际意义。承认这一点，我們就面临下列的选擇：(1)一个工业經济能否借采用經济公平的原則，充分尊重包括資本和劳动的私有財产权在內的一切人的权利，而免于自行毁灭？或者(2)为了实現普遍高度的生活水平，是否必須依靠施舍和福利的原則，并且借侵犯資本的私有財产权（如在美国），或借完全廢除私有財产权（如在苏联），以破坏某些公平原則？我們认为，第一种选擇不但可能，而且在道德上和人道上比第二种选擇較好，因为依靠一个公正的經济組織，它就可以保持政治自由，并給与人們以过好生活虽非充分但属必需的个人自由和經济福利。但它将采取我們所期望实現的資本主义革命。

公益而行动，不是各人专为自己的私人利益；(2)避免相互侵犯；(3)每个人享有应得的权利；(4)在商品交换、財富分配以及地位、資格、报酬和懲罰等方面，相互公平对待。

在本章中已加闡述的一項公平原則，是第四項教訓对那些曾参加財富生产的人在分配所生产財富的份額方面的特殊应用。在根据这条原則，决定参加生产者应得的分配份額时，第三項教訓也可适用，因为它要求我們使一个人得到他应得的权利。

如我們已會指出，在解决前节中所闡述的問題时，还需要另外两項原則。第二項原則只是与特定的交换或分配完全无关的第三項教訓的特殊应用，它涉及个人的經济权利，并涉及社会有义务設法使各个家庭按照这类权利得到它們应得的权利。第三項原則要求对于經济活动訂出法規，以阻止有些个人用侵犯他人經济权利的方法来追求他們的私人利益而侵害他人。这是上述第二項公平教訓的特殊应用，又是第一項教訓的間接应用。

把这三条公平的原則应用于財富的生产和分配，可以簡述如下：

1．分配的原則

在那些参加財富生产的人中間，各人都应当按他对財富生产所作貢献的价値領取一个相称的份額。

（可以看出，这是这句話的另一种說法，即各个参加生产者当然有权利領受他所生产的財富。所有的交换，包括构成生产和分配过程的一部分交换在内，都是通过自由竞爭而得到公平估价的，各个参加生产者以貨币形式領受的份額，即是他所作貢献的价値的等价物）

2．参与的原則

所有人都有生活的天賦权利，因此他有用一切正当手段来維持生活的权利，包括用生产財富或参与財富生产的办法以获得生計的权利在內。

（可以看出，这是这句話的另一种說法，即所有人都有借参与財富生产以謀生的权利。既然一个不是奴隶的人，只有用他自己的生产性財产，即他自己的劳动力或資本，才能参与財富的生产，那末，謀生的权利就是作为生产手段的財产权。所以，根据参与的原則，所有人，或者更准确些說，所有的家庭或消費单位，必須占有作为生产手段的財产，这些財产如果勤加使用，就能借它对生产的貢献获得可恃以生活的分配份額）

3．限制的原則

既然所有人有足以謀生的作为生产手段的財产权，沒有人有权利把生产手段的所有权扩大到排斥其他人参加生产的机会，以为他自己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因而个人或家庭的生产性財产所有权，决不容許发展到侵害他人，排斥他人有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的机会。

（可以看出，这是这句話的另一种說法，即首先，动产奴隶制是不公平的，因为它使人們沒有財产，从而剝夺了他們借占有任何生产手段而謀生的天賦权利；其次，在資本和劳动的私有权是有效参与財富生产的基础的經济中，当資本的所有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或少数家族之手，使其他人甚至不能最低限度地参与生产，以合理地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这是不公平的）

如果这三項原則的意义是明白的；如果第二項原則和第一項原則，以及第三項原則和第二項原則的关系也是明白的；如果它們对于一个与非工业經济相对立的工业經济的特殊意义可以

被看出；如果理解到这三項原則的作用如何解决前节所談的問題，那末，对讀者来說，就不需要再在本章的其余部分中加以贅述。有人提議，提供些注解也許是需要的。这种注解按照前述原則，說明公平地組織任何經济，特別是資本主义經济所需要的条件。

公平經济的組織

为表明第一項原則如何为第二項原則所补充，以及第二項原則如何为第三項原則所补充，我們将依次討論这三項原則。

（1）分配的原則 在对公平的一般論述中，第四項教訓几乎专和交換范圍內的經济交易有关，它对于在政治上和經济上的分配都是适用的。

交換的东西大都是經济的东西——具有交換价值的商品和劳务。这里公平的标准，不过是相等的标准：即在不同商品的交換中，交換的东西应当有相等的价值。另一方面，如第四項教訓所指出，財富并不是在人們中进行分配的唯一东西。

政治資格和地位，也可以公平地或不公平地进行分配。这里公平的标准是平等的东西应当平等地对待，不平等的东西应当按照它們不平等的程度而不平等地对待。这一标准的应用，依靠对于平等和不平等事实的調查。

所有人生而平等的事实使公民权的民主分配——普遍和平等的选举权——是公平的。① 从这一事实出发，也可以这样推

① 我們說一切人天生是平等的，意思是說一切人同样天生地具有人类的尊严，他們作为人，自然就有理性和自由的資质，这种資质賦予他們以积极参加政治生活的能力。

論，即对公民权和选举权的一切独裁限制，都是不公正的，因为独裁政治限制了所有人都有权要求的这种基本政治資格，即以不平等来对待平等的东西。

另外，人們固有的才能和获得的长处是各不相同和互不相等的，这就要对政治职务或职能作不相等的分配。有些人由于个人的长处，比其他人更适宜担任特殊的政治任务，这些任务超过了所有人作为公民都有平等权利要求参加政治的基本水平。民主政治在按照人們的长处选拔他們担任各級公职的范圍内，是公平地分配这些职位的；因为它把有較大能力的人安排在負更大責任的位置上，就是以不等和相称的东西来对待不等的东西。我們所謂“輪換領袖的寡头政治”，如同一切人都有平等选举权的制度那样，对于民主政治的政治公平是必不可少的。

前面对于分配公平原則的簡单叙述，在应用于公民权的基本政治資格和各級公职时，为我們說明把这个原則类似地应用于一个社会的家族之間的財富分配作了准备。

只要想到那些从事財富生产的人，依靠自由而起作用的竞爭作为鉴别各个独立参与生产者所作貢献等价或不等价的唯一方法，这种分配就是公平的，如果各个参与生产者領受的份額（无論是工資、股利、地租等形式）与他对生产的貢献相称的話。

具体来說，这就是說如果甲、乙、丙、丁在一个只有四个独立的財富生产参与者的社会中，代表四个人或家庭；如果通过他們所有的生产性財产的运用，甲、乙、丙对所生产总財富的貢献的比率是3、2、1，那末按照他們的公平报酬，他們应得的分配份額的比率也应当是3、2、1。如果第四个成員丁的貢献，和甲、乙或丙的貢献相等，他的分配份額也应当公平地和甲、乙或丙的

分配份額相等。

我們現在可以說明，为什么这个原則本身不能完全解決我們的問題，或不能建立一个完全公平的經济。

如前所述，这个原則无視于所有人作为参与生产的結果而获得財富分配份額的天賦經济权利。它只注意于参与的实际事实，而不問現存的状况在其他方面是否公平，即它是否为所有家族提供参与生产的机会，以使他們因此而能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

例如，分配公平的原則也可以运用于前工业社会的奴隶經济，即使那种經济在其他方面并不公平。那种經济剝夺了被奴役者的天賦謀生权利，最后并剝夺了他們的生活权利，在这个范圍內，它是不公平的。那种經济使少数奴隶主阶級集中占有了劳动力，阻碍了其他非奴隶的人靠自己的劳动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以贍养他們自己或他們的家属，在这个范圍內，它也是不公平的。但是，在这样不公平的条件下，如果奴隶主仍为主要的土地所有者和手工工具及馱馬的所有者而領受了所生产財富的較大部分，則这种分配仍然是公平的，因为那个財富的主要部分，是由他們的財产，即他們占有的生产手段（土地、工具、劳动等）所生产的。

在我們轉到第二項和第三項公平原則——参与的原則和限制的原則——之前，讀者們必須記住第四章末所談的一些問題；即这三項原則只适用于原始分配，而全不适用于派生分配，因为只有財富的原始分配，才是参与財富生产的直接結果。同时也必須涉及到我們正在考虑的分配原則这一在讀者思想中可能已經产生的問題。在这里提出这种問題不但可以防止对那項原則

的某些曲解，而且还有助于对我們将要討論的其他两項原則的理解。

我們所面临的問題，是考虑到人类社会那些对財富生产有貢献而未給予报酬的方面而引起的。尤其从一个工业社会的观点看来，这类事情中最明显的是积累的科学知識和通过教育系統对这类知識的傳播。但还有其他事情也可一一提，如良好的公路，有效率的邮政系統，十分重視的公共卫生事业，以及政府所实施的保护或便利生产活动的其他服务事业。

如果財富生产中加入了某些不給予报酬的要素，因为这些要素并不代表任何人可借以从所生产財富的原始分配中公平地要求报酬的私有財产，那末如何能够說，各个参与生产者領受的分配份額与他由竞爭決定的貢献价值相称呢？这里就沒有漏洞么？

如果在所生产总財富的原始分配中，总財富只分給那些靠劳动或資本而参与財富生产的人們，他們不是显然領受了那些不給报酬的要素在生产中所創造的一部份財富么？那些未給报酬的貢献，包括未受版权或专利权保护，法定的版权或专利权已經丧失的科学創造和发明在内，不是特别有利于資本工具的所有者么？他們所領受的报酬中有这类資本工具对生产所作的貢献，难道不包含和掩盖着"不劳而获的增殖"——一种对他們并未有所貢献的东西的支付——在内么？如果是这样，那末在我們分配公平的原則中，就有錯誤或不当，这項原則主張，在所有情况下，分配的份額应当与那些通过他們現在占有的生产性財产实际参与生产所貢献的价值相称，无論这些財产是資本或劳动，或是平日提供的原料。

我們认为上述的分配公平原則既非錯誤，也非不当。首先，科学上的創造和发明对一个技术进步的工业社会的固有生产力所作的貢献，可以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在那一点上所能說的話，也适用于一切其他未給报酬的要素，这些要素是作为对在自由社会財富的原始分配中起作用的分配公平原則提出质疑的根据。

的确，从人类丰富的知識看来，資本工具和有关生产技术的創立和使用包含着智慧的使用在內，沒有这些智慧的使用，我們在获取生活資料时仍将继續处于最原始的状态。首先，应当注意到这类智慧来自知識，而知識是整个人类的成就，并不只是我們目前社会的成就；其次要注意到，即使有些特定的新的創造或发明是新近由我們社会完成的，并在技术上应用到財富生产中去，但这种新近的創造或发明也一定含有人类在很多世紀中积累的无数"老智慧"或应用知識原理的运用，例如車輪。

目前电子控制工具的发明者排除了人类对相当广泛使用的生产机械的控制所作的貢献，是非常新奇的。在現行的专利法律下，这种发明甚至可以专利，如果发明者利用这种法律，他可以在限定的期間，有权（即財产权）对于使用他的发明要求专利使用费；过了那个期限以后，这种智慧就变成了"公共財产"，任何人都可使用，而无需付专利使用費給发明者或他的继承人。但是这种新的发明，即使能够专利，也必須依靠过去千万科学家、数学家、創造家和发明家的貢献。

纵使毫不犹豫地承认了下列法律的重要性和正当性，即鼓励发明者在限定的期間对生产的貢献获得財产权，但也毫无疑問，所有为专利法所保护的作为发明基础的技术应用知識，在

法定的专利权和版权满期之后，当然属于公共財产。其所以是一切人的共同遺产，只不过因为他們都是人；而正因为它是共同的，一切人才都有均等的权利来使用它，正如一切人都有均等的机会来增加它一样。

所有人有使用属于一切人所共有的知識的同等权利，当然不是說，那些沒有使用这类知識的人，也有权要求同等分享那些在生产工具或生产过程中利用他們的权利使用这类知識所生产的財富。可是，既然知識为一切人所共有，那末，假定一切人应当从知識的使用中同样获利，那也是唯一的分配結果。

承认同等地对待那些未能以同等的努力生产性地使用属于公共財产的知識的人們将造成不公平时也要看到，即使我們考虑人类共同的技术应用知識对生产所作的貢献，上述的分配公平原則既非錯誤，也非不当。

人們在使用知識方面的平等，是指有平等的权利获得机会去掌握它、使用它和利用它。吃腐敗的食物会中毒，那些使用这一共同知識的人們，并不要分担那些无視或不应用这类知識的人們的疾病。据說人类在技术上的偉大功績之一，即是馴养动物。这一工作一旦成功，有机会利用这种功績而并沒有做过馴养工作的人，能和那些捕获动物和馴养动物用作生产工具的人們一样有平等分配的公平要求么？

社会和国家有責任使一切人有平等的机会使用人类丰富的共同知識。普遍的、自由的公立学校制度，为創造这样的平等机会迈进了一大步。自由的公共图书館的存在，是朝同一方向发展的另一步驟。但是，对那些利用这样的机会以获得知識然后把它用于財富生产的人們和那些有同样的机会而不加使用的人們

要在平等的基础上分配生产的成果，社会和国家是不負道义上的責任的。因为那样做就不是公平，而是不公平了。

財富生产是为眼前的效果而进行的眼前的活动。如果一个人靠他的劳动生产一些东西，并在自由市場上出售产品，他当时就領受了他的努力的报酬，对于以后使用他出售的东西，他不再要求任何报酬。后来，如果购买者以之用于生产，那末，当时必須取报酬的乃是购买者，而不是原来的生产者。① 他对这样东西获得了財产权，只要把財产权給与他，他使用他的生产性財产对生产作出了貢献，就有单独的权利要求分配报酬，正如原来这样东西的生产者使用自己的劳力生产这样东西有单独的权利要求分配报酬一样。

因此，那些利用人类的共同知識并靠吸收这类知識的資本工具把人类共同知識在財富生产中运用的人們，以及那些借合法手段获得这种資本工具的財产权的人，无論怎样都沒有义务同甚至是作出創造因而被吸收的人一道（假定吸收的創造是可以鉴定的話）从他們資本財产的經济生产力中分配他們当时的报酬，除非在专利法規定的范圍內，或者在作出創造、发明的人和那些使用它們的人之間有专門的契約規定。

那些占有吸收人类丰富共同知識（一切資本工具都是这样的）的資本工具的人，甚至也沒有义务和全体社会成員一道分配用这些工具所生产財富的全部或一部分。如果各个参与者，依靠把那种知識专門运用于当时的財富生产，来从人类丰富的共

① 当然，一些专門契約协定，如对专利发明工具的专利使用費的規定，对于一个宁愿立即成为物主的人，在使用他的財产于生产时，可以作为应支付使用費的依据。

同知識中获得利益，那末，这是公平的。那些当时对丰富人类技术应用知識有貢献的人，利用現行专利法或有利于他們的专門契約，可以对他們的貢献获取当时的利益。

对使用知識这个題目所說的話，适用于人类社会生活的其他方面，它們对財富生产有貢献，但都属于公共領域，因此，全人类都有同等的权利为自己的利益而使用它們。那些这样做的人，于是有权得到相当于他們把这些要素运用于生产而得到的利益。但在政府作經济上有用服务的場合，我們需要作另外的考虑。象这类能促进財富生产的服务，例如公路的建筑和保养、邮政服务等等，都属于政府的职能，它們的費用是由税收来支付的。

在平等的税收制度之下，全体社会成員都要負担政府的开支。政府所担当的有助于任何人从事財富生产的服务，一切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利用它們。因此，在这里和前面一样，认为那些使用这种权利的人沒有資格要求从使用中产生的利益，是沒有理由的。要不然，就（甲）主張全部納税人都应当从政府所进行的工作中平等地分配經济利益，而不管他們是否在財富生产中利用它們，或则（乙）承认在財富生产中利用这类有用的服务不能对財富分配有明确的影响。

（2）参与的原則

我們着手研究的公平的四重一般意义中，第三項教訓要求給与各人以他应得的权利。在宣布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是人类天賦而不可侵犯的权利时，用以衡量一个社会的政治和經济制度是否公平的标准就确立了。

一个公平的社会依靠它的宪法、法律和协定，承认并保护人

的一切天賦权利；而当社会侵犯一种或更多的这类权利时，这个社会的組織就是不公平的。有些权利是人作为一个人所必須具备的，例如生活、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有些权利是人作为一个公民或政治团体成員的权利，例如选举的权利、結社的权利、組織政党的权利；有些权利是人作为一个經济人或經济成員的权利，例如人作为財产所有者和作为財富的生产者或消費者的权利。①

我們在这里要涉及人的經济权利。在这些权利中，有两項权利对于經济的公平組織特別重要。

一項是人对于他自己的劳动力的財产权。如我們已經知道，动产奴隶制或强迫劳动的不公平，就在于它侵犯了这种权利。但是，当一种經济廢除了动产奴隶制或强迫劳动，給予所有人以使用他們自己的劳动力独立参与財富生产的权利时，在任何經济中单靠劳动力是不够的，人們在这些經济中愿意靠使用他們的財产謀生而却不能这样做。

于是我們考虑到第二項基本权利，这是对于人生产他所需財富的权利的补充，或对于参于財富分配作为获得份額結果的权利——这是同一件事情——的补充。

这第二項权利是直接从人的一切天賦权利中最基本的权利——他的生活或生存的权利——产生的。生活的权利不单純包含不被杀害或不致殘廢的权利。既然一个人沒有生活資料就不能长期生活，生活的权利除非包含借合法手段获得生計的权

① 关于天賦权利的闡述和分类，参看馬祇登"人的权利和自然法"，紐約，1951年，第2章，特别是73—114頁。

利，否則就无意义。

这一权利有时被认为属于"生活工資的权利。"① 正如这句話所表明的，这是謀生的权利，而不是作为贈品来領受或靠偸窃来获得。所以，說这是勤劳所得的权利，即是說，領受的財富份額必須与所作的貢献相称。

动产奴隶可被給以生計；但，旣然被剝夺了全部財产——他的生命、自由和劳动力的財产——他在这种不公平的条件下就无法謀生。一个不能設法就业的人，可以靠私人施舍或公共救济而活下去；但是，只要他不能使用他唯一的財产，即他的劳动力，去参与財富的生产，从而也不能对財富分配的份額有正当的要求，他也是不能謀生的。

这样，我們看到了在两种情况下人的生活可以維持，然而他的生存权利，即通过使用他自己的財产謀生的权利被否定了。一种是奴役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缺乏参与財富生产的任何財产。另一种是那些人有生产性財产，但它的財产在現行的經济情况之下，不足以成为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的手段。

所以，公平需要我們比廢除动产奴隶制做更多的事情。我們需要这样来組織經济，即所有的人或家庭都能够用他們的財产来参与財富生产以便謀生。

建立在所有的人或家庭靠謀生得到可恃以生活的收入这种权利基础上的公平原則，是完全和上述的分配公平原則有联系的。后一原則宣告，所有独立参与財富生产的人，有权領受与其貢献相称的一份財富。它表明，人們勤劳所得的权利是带有条

① 参看茵恩："生活工資，其倫理的和經济的方面"，紐約，1906年。

件的权利；因为他負有以他的財产对財富生产作出貢献的义务。除非他这样做，否則他就不能正当地要求分得份額。

除非一个人借实际参与生产以行使他的謀生权利，否則他沒有資格要求任何分配的份額。但是，如果借以行使謀生权利的仅有手段实际上不能生产財富，或不能对生产作出足够的貢献以获得可恃以生活的分配份額，那末，借参与財富生产以謀生的权利将是虛妄的。因此，除非是这样来組織經济，即使所有的人或家庭能获得財产，用以有效地参与財富生产，以便正当地要求可恃以生活的收入份額，否則分配公平的原則就不能保証謀生的权利。①

相对于資本工具的递增的生产力，在劳动就整个而論对財富生产的貢献逐漸減少之时，那些以劳动力为唯一財产的人，即使把他們对生产的貢献的所得公平地分配給他們，他們的充分就业也不能为他們和他們的家庭提供可恃以生活的收入。

因此，在一个工业經济中，特別在一个技术进步的工业經济中，借謀生以获得生存的权利，不只包含劳动的权利和对劳动取

① 在任何社会中，不能不有經济上失敗或經济上无能为力的边际情况。在达到了公平之后，对那些在道德上沒有过錯而有迫切需要的人，私人或公共的施舍仍然經常是一种救治办法。在經济組織中，公平凌駕于施舍之上。只有在采取了所有的步驟、看到公平已經达到之后，并且只要在所有合理的要求已經得到报償之后，对那些即使財富的生产和分配最公平的組織也不能滿足的人类迫切需要，施舍才是有作用的。关于这点，参看斯塔克的論文"容忍的社会"（黑袍教出版社，倫敦，1956，阿奎那論文第26号）。斯塔克指出，"尽管在社会生活中施舍的精神可能是需要的，沒有它社会还是能够生存。但公平并不只是人类共存的装飾，它是人类共存的基础，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斯塔克宣称"反对公平的罪恶是对社会約束本身的攻击"，他认为"反对公平的罪恶，是比反对施舍的罪恶远为严重的事情。"（同上书，第18頁）

得公平报酬的权利。它还包含以适于現行技术情况和經济所能达到的最大技术进步来有效地参与財富生产的权利。

由于劳动的財富生产性愈来愈少，当然，在劳动領受的份額等于它由竞爭所决定的貢献的价値的情况下，单有劳动力的所有权就愈来愈不足以滿足参与的原则了。例如，当自动化生产的情况达到这一点：在当前消費者需求的水平下（創造“充分就业”的人为刺激撇开不論），以劳动作为参与生产的唯一手段的人数超过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于是对大部分人来說，单有劳动力，其所获得的財产收入便不足以滿足第二項公平原則。在大部分財富由資本工具生产的情况下，参与的原則要求大部分家族通过对这类工具的所有权参与生产。

所以，主張所有的人借所得謀生，和主張所有的人有生活工資的权利，不是一回事。在前工业經济的条件下，那些除自己的劳动力外沒有財产的人，如果他們对財富生产的貢献能获得公平的报酬，也許能够获得可恃以生活的工資。但在发达的工业經济中，大部分財富由資本生产，資本的所有权是集中的，以致只有少数家族完全依靠他們对劳动的所有权而参与生产，这就很明显，如果劳动所作的貢献相对于資本工具而获得公平的报酬，也就是說，如果劳动不是多給报酬，其服务价値是在自由竞爭条件下被客观地和公正地估价时，则靠劳动——至少机械性的劳动——就不会得到可恃以生活的工資。

所以，在一切条件下，主張人們有权利公平地要求生活工資，就等于說，人們有权利继續保持財富主要由劳动来生产的这种条件。当然，事实上并沒有这样的权利；如果有的話，也沒有人愿意看到它的实現或实施。所以說获得可以生活的工資的

权利，是对有效地参与財富生产以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这个权利的不正确叙述。参与的原則需要与財富的实际生产方法（充分利用現在的技术水平）相一致的生产財富的权利。

在工业經济中，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参与生产而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有两种基本方法。其一是通过对自己劳动力的生产性使用。另一种方法是通过对有財产权的資本工具的生产性使用（这种財产权通常由資本的股份来表示，但也可以由其他形式的証券、合伙、或其他所有权利益来表示）。一个家族也可以通过这两种手段的結合来参与生产。

在所有这三种情况下，收入是勤劳所得，因为是依靠生产性地使用一个人的私有財产而得来的，无論这是資本工具的財产，或劳动力的財产。

这样，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的权利，是所有的人或家庭占有財产的权利，在現行生产財富的制度下，这种財产能够使財产的所有者对財富生产作出的貢献，正好使他有权領受勤劳所得的收入作为报酬，以維持相当好的生活标准。

(3) 限制的原則　第一項原則和第二項原則，即分配的原則和参与的原則，包含有第三項原則。

資本工具是生产性財富，正和劳动力是生产性財富一样。动产奴隶制廢除之后，劳动的所有权不能集中；相反，它完全是分散的，每一个自由人对他自己的劳动都有所有权。但資本的所有权却是可以高度集中的。这种集中可以达到这种情况，使有些人或家族或則完全不能参与生产，或則不能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或則如我們有时所說的，不能享有相当好的生活水平。就在这一点上，限制的原則必須加以运用，以阻止資本所有权的

如此集中，以致损害了別人的經济权利，即妨碍别人有效地参与生产，从而以分配份額的形式使人們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这个分配份額是由他們貢献的价値而有权正当地要求的。

只有对建立在生产手段私有制基础上的經济，和建立在一些財富生产的独立貢献者联合参与上的經济，限制的原則才有意义。如果个人領受的分配份額的大小，和他所作貢献的价値沒有关系，換句話說，如果分配的原則是“各尽所能，按需分配”，那末，限制的原則也就沒有意义了。反之，如果財富的分配是根据离开了財产权的施舍原則，而不是根据承认財产权的公平原則，那末，財富的分配通过尽最大可能把資本所有权集中起来，即完全归国家所有，可能会更有效地完成。

因为一种經济生产財富的方法，相应地要求較多的資本和較少的劳动，参与財富生产的机会，依靠个人的資本所有权者递增，而依靠个人的劳动力所有权者递减。資本所有权的集中——这是一种要素的固有生产力对其他要素的固有生产力不断增加的完全正常的过程——到达某一点，将使主要生产手段为这种經济制度下的某些成員所独占。在这种情况发生时，其他的人就被剝夺了天賦权利的机会。

无論一个社会集中的股本所有权排除部分社会成員有效地参与財富生产（即有效地通过他們自己財产的生产性使用而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到什么程度，这样的集中实质上是不公平的。它不但侵犯了公益，而且直接损害了在不能借劳动形式获得可以生活的工資的生产制度下那些被剝夺了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的天賦权利的人們，他們由竞爭估价的貢献，不会公平地給予他們为自己或家庭要求相当好的生活水平的資格。

因此，所有权集中在有些人或家庭手中，决不容許超越这一点，在公平的分配制度之下，超过了这一点将会妨碍其他人或家庭借有效地参与生产以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在財富的主要部分由資本生产之时，参与財富生产就必須主要通过資本的所有权——一种在某种程度上由經驗决定的需要，就对資本所有权的集中施以限制。①

在这里，我們并不旨在預測，决定某一点之前必須先行一步的立法上的考虑，所謂某一点是这样的，即在已定的技术条件和已定的一般生活标准之下，資本所有权的集中就要損害其他人有效地参与財富生产的机会。在本书的第二部分——专門概述資本主义革命的实际綱領，我們将提出我們相信会使限制的原則起作用的許多可行办法。②在这里指出这一点就够了：沒有旨在使限制的原則得以实施的法律，分配的原則和参与的原則是不能被遵守的。

各人追求私人利益的自由，在能够做到这一点而不損害其他人或不損害公益的范圍內，是不受阻止个人資本积累超过一定数量的法律所侵犯的，超过了一定数量，他們就傾向于妨碍其他人靠他們的資本所有权有效地参与財富的生产。如果能够在自由和放纵之間划清界限，那条界限一定是划在这一点上，即某个人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时，以不侵犯别人的权利和自由为限度。約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的“論自由”一文中，限定个人

① 应当注意，限制的原則要求对非生产性財产，即消費品的私人所有权不加限制。

② 这在第13章中提出。

正当地有权免受社会或政府方面干涉或限制的活动范圍时，将侵犯别人或違反公共利益的活动除外。①

依穆勒的意思，我們这里所討論的限制的原则，要求对于以資本財的形式获得財富的个人自由，加以正当的限制。这个原则借正当关心别人的权利来限制个人的自由。按照穆勒的解釋，这只是說，在工业經济中，任何人对于最有生产性的財产形式的所有权不应如此扩大，以致排斥别人对財富生产作有經济意义的参与，或使他們的参与减少到最低限度水平之下，即減低到使他們从竞爭估价中得来的分配份额对于他們和他們的家庭說来是在可恃以生活的收入水平以下。

在民主政体中，政治的自由和公平同公民权一样，是广泛地分散的。如果一个人希望自由和公平，在民主政治中便是公民的問題。正象一个人现在如果沒有选举权就不能有效地参加民主自治一样，在将来充分成熟的工业主义中，沒有自己的資本，也就不能有效地参与工业財富的生产。

所以，在一个眞正的資本主义經济中，經济上的自由和公平将如資本所有权那样广泛地分散，这是不足为奇的。在資本主义的民主政治中的問題，是"公民資本家"的問題。

① 他宣称，这篇論文的目的"是陈述一項非常簡单的原則，使它足以絕对地指导社会用强制和管制的方法来处理和控制个人的关系。那个原则是，人类个别地或集体地干涉任何人的行动自由的唯一目的，是自卫。对一个文明社会中的任何人，違反他的意志，合理地行使权力的唯一目的，是阻止伤害别人……。任何人唯一应当服从社会的行为，是牵涉到别人的行为"（"論自由"，第一章）。在第五章中，他反复說，"对于这种有損别人利益的行为，个人是有責任的，可以受到社会的或法律的懲罰，如果社会为了保护别人的利益，而主張必需采取这样或那样措施的話。"

第六章　經济史——經济的分类

第一阶段：从开始到十九世紀

在十九世紀中工业生产出现以前，全部以往的經济都是劳工經济。以往的許多經济实际上是奴隶經济，因为大部分用于生产財富的人类劳动，来自当作动产而被占有的人。但是劳工經济无需乎是奴隶經济。事实上，劳工經济的原始形式全然不包含奴隶。仅在其文明形式中，奴役才被使用，并成为文明发展所必不可少。

如果劳动（即人的生产力和生产技能）是財富生产的主要力量，或是生产性財产的唯一形式或主要形式，使劳动所有者有权在所生产財富的分配中要求份額，对这种經济我們就称之謂劳工經济。

原始的劳工經济，是一种孤立的家族或小村落或部落經济，在这种經济中集团的成員有些分工，每个家族占有自己的劳动力、工具和牲畜，土地通常是公用的而不是私人占用的，沒有雇工，即沒有靠别人为生的人。

在有些原始的劳工經济中，包括現在尙存在的一些劳工經济在内，对所生产总財富的分配，是按贈送和需要来分配的，不是根据权利和应得份額来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市場制度和由需求所作竞爭性估价也都不存在。①

可是，在原始的劳工經济中，是按权利而不是借贈送来分配（例如，在孤立的殖民地或边疆居住地），这种分配在形式上也是劳工式的。如果这种分配大体上傾向于公平的分配，那就不能是别的經济，因为在劳动是主要生产力的經济中，公平地分配所生产財富的分配份額，必然主要由人們借其貢献于財富生产的劳动量——体力的和技能的——来决定。

在某些原始的劳工經济中——边疆居住地又提供了很好的例子——生产性財产的所有权是广泛地分散的。各个人或家族都有自己的劳动力、工具和牲畜。直到資本主义革命全部完成之时，这种普遍分散的情况是不会再度实現的；因为在大部分文明形式的劳工經济中，肯定地全都建立在奴隶劳动上，作为生产性財产主要形式的劳动所有权有了高度的集中，如同在資本主义經济的最初150年中，作为生产性財产主要形式的資本所有权仍然是高度集中的一样。②

剛才所說，是要对于劳工經济的原始形式和文明形式間的严格区别喚起注意。后一种形式常包括动产奴隶或封建农奴。因此，在奴隶主或封建貴族手中，集中了生产性財产的主要形式，即人类劳动或技能的所有权或支配权。

随着城市的出現，以及社会分成自由人的有閑阶級，和动产奴隶、工匠以及技工的劳动阶級，劳工經济的文明形式就产生了。奴隶主或封建貴族都成了地主，且是工具、牲畜、原料等的

① 关于这一点，参看卡尔·玻兰耶，"偉大的轉变"，紐約，1944年，第4章。

② 在苏联，达到了集中的絕对极限，那里国家占有全部的資本工具，成为唯一的資本家。在十九世紀英国和美国"放任的資本主义"中，集中的程度比較小。在今天英国和美国的"福利資本主义"中，集中的程度更小。

所有者。因此，几乎所有生产性財产都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当然，随之而来的是政治权力的巨大集中。有閑阶級成为統治阶級。劳动阶級都沒有政治地位、权利和自由；除了流血暴动，例如宗教改革时期的农民起义，他們沒有办法行使任何政治权。①

在劳工經济的文明形式中，不但在生計工作中有分工，更重要的，还把人的活动严格分成生計工作和空閑工作。在奴隶和苦役为整个社会借以生存和繁荣生产財富之时，有閑的富人，至少是那些善良和自由的人，創造了文明的东西。一般认为，从事低于人类劳动的奴隶、农奴或与他們同等的人，为解放少数从事于文明工作的人所必需。

第二阶段：从 1800 年到現在

我們給劳工經济的定义是：在这种經济中劳动是唯一的或主要的生产力，使劳动的所有者（他們自己的劳动或动产奴隶的劳动）有权在所生产財富的分配中要求份額。

随着动力机器的发明和改进，劳动开始丧失它作为生产性財产主要形式的地位。由于社会从手工生产过渡到机器生产，并从非机械化的农业和矿业过渡到机械化的农业和矿业，劳动对所生产財富的貢献愈来愈少；資本工具的貢献則愈来愈大。由于机械的效率提高，生产的負荷逐漸由人轉向机器。随着这种变化，資本代替劳动而成为生产性財产的主要形式。

---

① 1688 年英国的"不流血暴动"和一世紀以后的法国大革命，都是新兴商人阶級反对君主和朝廷的封建貴族政治的暴动。劳动群众的情况毫未改变，只是他們的主人的性质改变了。

当劳动在經济中成为主要生产力之时，当然，它必須和其他生产要素，如自然資源和手工工具結合起来。同样，在机器构成主要生产力之时，它們也必須和其他生产要素，如自然資源和劳动結合起来。非机械化的生产体系和工业体系之間的主要区别，就在于机器代替劳动而成为生产性財产的主要形式。

如我們已經知道，資本包括了生产財富的一切財产手段，只有劳动这一項財产除外。因此，由于机器代替劳动而成为生产性財产的主要形式，我們就从劳工經济过渡到資本主义經济。

資本主义經济的特征可以这样表明。它可以被闡明为这样一种經济，在这种經济中，資本工具是主要生产力，它連同自然資源一道，构成生产性財产的主要形式，使其所有者有权在所生产財富的分配中要求份額。

經济的分类

一切經济或則是劳动成为主要生产力和生产性財产的主要形式，或則是資本而不是劳动。一切經济的主要区分就是这样根据生产方式来确定的。根据这一标准，一切經济不是劳工經济，就是資本主义經济。

其次，在生产方式上属劳工的經济或是資本主义的經济，可以再按所有权方式和分配形式来区分。在以上劳工經济中，我們已經作了这样的再分类。

我們已經知道，劳动力的所有权或是（甲）普遍地分散，如不存在奴隶的原始劳工經济，或是（乙）比較地集中，如大量人类劳动为少数奴隶占有阶級所有的文明劳工經济。我們也已經知道，分配的形式或是（甲）依靠权利，即基于对生产的貢献量，或是

(乙)依靠贈送,即基于需要而不是基于权利。

在全部或大部所生产的財富分配給那些靠他們的劳动生产財富的人們的情况下,我們称这种分配形式为"有利于劳工的分配"。这样的分配原則是公平的还是施舍的,要看它是基于权利或是基于需要。在所生产財富的份額,按劳动者对生产貢献的竞爭性估价而分配給那些生产財富的人时,劳动便領受了劳动的所得。

奴隶經济最初似乎在我們面前呈現不規則的情况。它們是劳工的生产方式,但却不是有利于劳工的分配方式:所生产財富的大部分归于同时是土地、工具和牲畜的奴隶主所有。尽管劳动是奴隶主所有的生产性財产的主要形式,如果我們称奴隶主为"資本家"的話,我們也可以称这种分配形式为"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以此表明所生产財富的大部份,分配給那些不是依靠他們自己的劳动力,而是靠使用他們所拥有的其他生产工具获得財富的人們。

到目前为止,我們用以說明各种形式劳工經济的名詞,純粹是闡述性的。它們闡述了一个社会的財富生产的方法,主要生产性財产占有的方法,以及所生产財富分配的方法。**但是,在我們从分配形式轉到分配原則之时,我們不能避开公平的問題**。例如,我們已經知道,在一个劳工的生产方式的經济中,形式上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原則或者是公平,或是施舍(即,或是权利,或是需要)。

我們还遇到奴隶經济的不規則情况,即在生产方式上是劳工的,但在分配形式上却是"資本主义的",而不是"劳工的"。奴隶制本来就不公平,因为它侵犯了各人对自己劳动力財产的天賦权利,这一基本事实奠定了奴隶經济不規則性的基础。它說

明了虽然奴隶經济在生产方式上是劳工的，为什么它們在分配形式上能够是資本主义的。无論怎样，我們找到了生产方式和分配形式間的矛盾，我們就有充分的理由怀疑，这种經济没有按照三項相关的經济公平原則——分配的、参与的和限制的原則——来組織。①

但是，如果我們只用一項原則，即根据貢献确定分配份額的原則来判断奴隶經济，那末，奴隶經济中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会遵守一項公平原則而同时破坏其他两項原則。这等于說，如果我們不去問人类劳动所有权的高度集中（这破坏了参与的原則和限制的原則），那末領受了大部分社会財富的奴隶主，即是領受了他們財产的生产性使用为他們获得的东西。

資本主义的形式

把这些分类的标准弄明白之后，我們轉到在生产方式上是資本主义的經济，以进一步分析它們的（1）所有权的方式，（2）分配的形式和（3）分配的原則。我們試图首先提出純粹是闡述性的分类；但对資本主义形式的闡述与公平和自由的問題分离开来时，若不以这类問題为依据，便不能判断所述形式对人类的意义。②

于是，接着便是按資本主义那个名詞的基本意义，把一切資

① 事实上，这可以說是普遍規律，即分配形式愈接近生产方式，經济也愈接近于分配公平。在劳工的經济（例如，古代的奴隶經济）中，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是不公平的；同样地，在資本主义的經济中，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形式也是不公平的。

② 在下文中，我們将帮助讀者記起，我們已經采用"劳工的"和"資本主义的"形容詞，按其生产方式来表明一种經济；我們也将用"劳工的"和"資本主义的"形容詞，按其分配的方式来表明一种經济。

本主义形式的經济加以分类。据我們的判断，經济的主要的区分，应当参照生产方式，而不是参照所有权方式或分配形式。我們所要闡述的各种形式的資本主义，都是明明白白的資本主义經济，而不是在生产方式上是劳工的經济。

（1）所有权的方式 一个社会的資本工具，可以（甲）为个人、家庭及团体所私有和經营；或（乙）为国家所公有，并为它的統治官僚所經营。

（甲）在資本的私有制度下，所有权可在一个极端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或在另一极端广泛分散在人民中間；或集中和分散的程度介乎这两个极端之間。在所有权高度集中的范圍內，它授予少数人以經济权力，他們凭借这种权力，就可以使政府机关和职員受到不正当的影响。在所有权广泛分散的范圍內，它給予一般人民以保障政治自由所需的經济独立。

（乙）在資本的公有制度下，所有权完全集中于国家的法人，这就是說，为了一切实际上的目的，所有权高度集中于行使国家政权的、制訂政策的官員手中。只有那些人对选民完全負責，并受人民主权的监督，国家所有的資本工具的經营管理才能广泛地分散，虽然那些人并沒有所有权。但，在資本主义經济中，私人和团体并不占有資本工具的財产，他們不能以經济权作为手段来控制那些有政治权的人；所以，国家在那里就是唯一的資本家，經济权和政治权都傾向于集中在政府机关或官府。以国家名义行事的官僚，是不受监督的，也不向什么人負責。在这种情况下，民主程序等于虛設，个人的經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也簡直同沒有一样。①

（2）分配的形式 在資本工具是主要生产力和生产性財产

的主要形式的經济中，分配的形式或是（甲）資本主义的，或是（乙）劳工的。我們在这里所用的这些名詞，同我們在前文联系到人类劳动是主要生产力和主要生产性財产形式的經济时所用的名詞，同样是闡述的意义。

（甲）如果所生产財富的大部分归資本主所有，分配形式就是資本主义的。在資本的私有占优势和所有权高度集中于少数人阶級手里的經济中，以其剩余在劳动群众中进行分配，必然不足以維持相当好的生活标准，在有些場合甚至不足以維持艰苦的生活。②

（乙）如果所生产財富的全部或大部份，归于用他們自己的

---

① 西蒙斯在他的1951年于芝加哥出版的"自由社会的經济政策"一书中，概述了財产所有权的分散，为政治自由和經济自由所必不可少的問題。他写道，"生产工具的私有財产，是一种制定的方法，为的是分散权力和保証生产的有效組織。唯一簡单的財产制度，是只有单一的奴隶主的奴隶社会的財产制度——这是专制主义和独裁制度的特例。"（他还可以說，单一的資本所有主——国家——的資本主义經济也是一样的）西蒙斯继續写道，"拋弃这样的制度，是人类进步的正当措施。自由主义者的美好社会，处在和上述相反的极端，即与有效的生产相适应的最大限度地分散財产……对于自由是基本东西的，是劳动或个人能力的財产权。奴隶制和农奴制的廢除，是走向自由的重要步驟——而循此途徑，正是打击了从生产考虑和从分配考虑的明显冲突的調和。可是，一个人自己劳务方面的財产，只有在有許多可能的买者的地方，才是确实的和眞正的权利。因此，它还含有其他財源的私有財产，以及独立的劳动售卖者在自发的、独立的組織或公司之間进行选擇和行动的自由。它还暗示着現代制度的明显成就，即經济和政治的分离——維持合法权利的政治秩序，和給它們以生存的大体分离的經济秩序。"然后西蒙斯說，一切財产权——資本和劳动的財产权——都是个人能力的主要方面，"一个建立在自由、負責的个人或家族之上的社会，必須包含扩大的財产权"，大抵是指資本工具和劳动方面。参閱同上书第27—28頁，"政治信条"。

② 整个十九世紀的英国資本主义，分配方式純粹属資本主义的資本主义經济的典型例子。

劳动力对生产作出貢献的人們所有，这种分配形式就是劳工的；如果归資本主的分配份额少于所生产財富的大部分，仅只为了提供大部分人民以相当好的生活标准而把大部分財富归劳动所有后的剩余，这种分配方式就部分是劳工的和部分是資本主义的。①

在資本的所有权完全集中于国家之手的經济中，分配方式完全是劳工的，而且必然是如此。②

在資本私有、但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之手的經济中，如不侵犯資本的私有財产权，分配形式就不能純粹是劳工的。工业所生产財富作完全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和資本的私有权是矛盾的，为了获得所生产財富的份额，它取消了这类財产的生产性使用。但在私有制度下，而私有制度的所有权又是高度集中的話，这种分配形式会是純粹資本主义的，或是部分資本主义的和部分劳工的。

我們如不考虑支配这两种分配形式的原则——一方面是結合尊重人权的公平原則，另方面是結合关心人的需要的施舍原则，就不能闡述这两种相对立的分配形式的差别。

（3）分配形式所本的原則　分配形式所本的原則，或是（甲）資本和劳动的私有財产权利和其他人权的严格公平的原則；或是（乙）施舍的原則。

在采取施舍原則之时，对人的需要或福利的关怀，只不过导

---

① 二十世紀中叶的英国或美国的資本主义，其分配方式是混合的，即部分資本主义的和部分劳工的資本主义經济的典型例子。

② 苏联的資本主义，是分配形式完全有利于劳工的資本主义經济的典型例子。

致对資本私有財产权利的有限侵犯，在这种場合，分配形式仍然是部分資本主义的；或則需要的原則会完全代替权利的原則，在这种場合資本的私有財产将被完全廢除，分配形式也将成为完全有利于劳工的。

苏联的資本主义經济所代表的經济，其完全有利于劳工的分配，据称是完全根据人的需要或福利的原則。以需要来代替权利，如同廢除了資本的私有財产。两者都表明了这种观点，即自国家为了人民的福利占有全部資本工具，資本所生产的財富就应当按照人民的需要而分配，而不根据个人的劳动貢献而分配。①

我們在上文說过，苏联的完全有利于劳工的分配，据称完全根据人的需要或福利的原則。据最近的报告，国家对管理劳动和技术劳动比对机械性劳动給与高得多的生活标准，由此看来，这种实际行动是違背了馬克思主义学說的。鉴于在任何資本主义經济中，管理劳动和技术劳动比机械性劳动对社会財富生产所作的貢献大得多，这一点也可以看作是关怀权利的返祖性复活。但是，如果国家对生活标准保持很大的差别，只是出于为做好某些工作提供必要的刺激或誘导的愿望，那末，支配的原則既非公平原則，也非施舍原則，而是权宜原則。其目的在于經济本身的生存，或达到更大的生产力和繁荣。②

① 据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的解釋，馬克思主义的原則——"各尽所能，按需分配"——代替并胜过一切公平和权利的原則。据列宁的說明，除非資产阶級的原則如同与此有关的資本私有財产制度一样完全被廢除，否則共产主义的理想便不能完全实现。参閱上书，莫斯科，1949年版第5章，第3节和第4节。

② 施舍或福利的原則，在苏联的完全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形式中，这样就受到了权宜原則的限制。現在我們看到，权宜原則可以成为另一种分配形式，例如最近40年在英国和美国已經发展的部分劳工的和部分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

目前英国或美国的資本主义經济所代表的經济，其中部分有利于劳工的分配有时被誤称为根据人权的原則。这种誤解是很深的。为糾正誤解，必須对为政府权力和工資、劳动时間立法以及充分就业政策所支持的工会权力把一般生活标准提高到現有水平以前的英美資本主义經济，重新加以考查。

我們已經注意到，在資本的私有占优势和資本所有权高度集中在少数人阶級手里的經济中，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必然把所生产財富的大部分給与少数人或家族，而留給多数人的剩余是如此的少，以致他們的生活标准仅仅能够糊口或者連糊口尙感不足。

基于这样一种資本主义分配的原則，是公平的么？我們还不得不問，这是权宜的么？

我們已經指出必須对第一个問題作出的答案。我們在前一章中指出，公平的一項原則，即分配的原則，可以运用于因違背参与和限制原則而在其他方面并不公平的社会。我們在本章中也早就指出，当一种經济的分配形式和其生产方式相称时，它是实現了公平分配的。因此，如果在生产方式上是資本主义的經济，具有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它在分配方面是达到了公平的，但是它在其他方面会非常不公平。

一种資本主义經济，如由于資本所有权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而大多数人不能有效地参与財富生产，就很难說是一种公平的經济。虽然它的資本主义分配形式，是基于对少数資本家的財产权利的充分尊重，这种經济違背了三項公平原則中的两項——参与的原則和限制的原則。

經济困难，或更坏一点，广大群众的沮丧的苦难，是十九世

紀英国和美国的不公平的直接后果。其原因不是資本的私有权，資本的私有权和劳动力的私有权同样是公平的；它也不是純粹的資本主义分配形式，这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經济中，本身也是非常公平的。其原因是資本所有权的高度集中。

除了这种不公平为大众的福利带来悲慘的后果外，我們剛才描述的資本主义，如果继續不改变其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还会如馬克思預言的那样，“种下毁灭自己的种子”。大部份財富归于只占人口 1/10 的資本主，余下的归于占人口 9/10 的人，其所提供給他們的购买力，不足以維持高度的生产水平。

只有提高一般生活水平，并創造广泛分散的购买力，財富的消費才能支持資本主义經济的大量生产。因此，的确，分配形式从純粹資本主义的轉变为部分劳工的，是非常得策的。它保持經济的运行，并使經济免于达到周期性的繁荣与破产的破坏性的頂点。

在新政明白表示的政策中以及在工会領袖們的声明中（他們描繪劳动与資本合作可使資本主义成为为一切人們謀福利的繁荣的經济），这类动机都得到了充分的証明。① 但为創造部分

① 参看腓力普·墨萊的 1952 年年报。他写道，“我們大量生产的經济只有提高对于扩大的生产設备所产产額的消費水平，它才能长期在健康的基础上扩大起来。他认为，生产和就业的高度水平，高工資，广大市場的高度銷售量和微薄的利潤，都是資本和劳动的共同利益。注意到这一点是有趣的，即早在一百多年前的 1827 年，費城机匠同业公会联合会在成立宣言中，以同样的心情认为：“如果人民群众能够靠他們的劳动，为他們自己和家属获得生活的舒适品和便利品的充裕供应，消費……将至少为目前数量的两倍，而雇主只能賴以維持或积累的需求，当然也会以同样的比例增加……一切都有賴于为使用他們技能、服务或資本的需求，而需求又必須永远为广大人民群众有沒有购买和消費的能力所制約。”（重刊于“人民会判断”，芝加哥，1953 年，第 1 卷，第 580—583 頁）

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形式的工会行动和政府調节所作的努力，并非完全出于为使經济免于破产的权宜的考虑。本来的、永久的和更深远的利益，是减輕人类的痛苦和改进大众的命运。

不排斥也不輕視对經济稳定的关怀，支配分配形式轉变的原則产生于人道主义者深切的动机——关怀人类的迫切需要和"被遺忘的人們"的經济福利。这些善良的目的以及經济本身的效能和繁荣，被用来創造一种混合的分配形式，它愈来愈有利于劳工，而愈来愈不利于資本了。①

可是，这些善良的目的并没有被用来糾正十九世紀資本主义的不公平，这种資本主义由于資本私有权的高度集中，維持着純粹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因而是自行毁灭和不人道的。反之，在資本主义經济中把劳工的和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混合起来，尤其在技术进步的經济中，財富的9/10是由資本工具生产，这对資本主是非常不公平的。它侵犯、削弱、或侵蝕了資本的財产权，把愈来愈多的分配份額从应当归于資本所得中分割出来，为的是增加給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分配份額，而其中大部分并不是他們的勤劳所得。

所以，目前英国和美国的資本主义經济，不但沒有糾正它从上世紀继承下来的不公平，而且加上了分配形式的不公平，若从应属資本主但却归于劳动的愈益增加的財富分配部分来衡量，这种分配形式是变得愈来愈有利于劳工了。这种財富分配的轉

① 我們曾把基于对人类需要关怀的分配原則，說成是施舍的原則。它也可以称为"福利原則"或"社会主义原則"。目前英国和美国的資本主义經济，我們曾称之謂混合分配形式的經济（部分劳工的和部分資本主义的），所以也可以称之謂"福利的資本主义"或"部分社会化的資本主义"。

变，只能从其服务的目的来看可以称之为“正当”，也就是說，我們人民的福利和我們經济的繁荣会使它是人道的或合适的，但未能使它是公平的。

要公平，財富的生产和分配就必須这样来組織，即使人类一切权利充分受到尊重——这一切权利包括：所有人領受他的生产性財产所生产的全部份額的权利，以及使用他的財产参加生产的权利，这种財产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能使他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或維持相当好的生活水平。

为了糾正出現于資本主义第一阶段和作为資本私有权高度集中結果而仍然存在的不公平，并且糾正在施舍、福利或社会主义原則下最近由于日益发展的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形式而經驗到的不公平，必須恢复純粹的資本主义分配形式，充分尊重資本的私有財产权利，同时实行革新，把資本私有权广泛地分散。

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一切有关的經济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在資本主义經济中体现三項經济公平的原則。只有这样，才能保持或加强資本主义經济的繁荣，也才能关心到人民的經济福利而不致依賴于权宜措施，这些措施因为它們侵犯財产权利，不但不公平，而且因为它們把政治权和經济权集中于同一批人手中，也有害自由。

所謂共产主义的革命，建立了資本主义經济的全盘社会化。全盘社会化的資本主义能够以充分的效能保証某种經济繁荣。由于純粹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形式，它会关心人类需要，甚至提供了逐步提高的生活标准。但是，如果它在这些方面有所成就，只有牺牲公平和自由、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才能办到——所有这些，都是和私有財产制度以及一个人依靠他专有的財产所得来

謀生的权利密切有关的。

我們号召的是資本主义的革命，这种革命不但服务于公平和自由的目的，而且有力更确实而充分地創造一个有效能的和繁荣的經济，創造一种为一切人充分提供經济福利的生活标准。

資本主义革命所采取的道路，正和共产主义革命所采取的道路相反。它設法分散資本的私有权，而不是完全廢除。它設法使一切人成为資本家，而不是使国家成为唯一的資本家以阻止任何人成为資本家。

資本主义革命也避免那种部分社会化或劳工的資本主义的混合和混乱的經济。但它不是回复到十九世紀那种不公平和不人道的資本主义。它朝着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一开始就可能充分实現公平原則的道路前进。它設法使生产方式是資本主义的經济，如它应当做到的那样，在分配方式上也純粹是資本主义的。它依靠設法使一切人成为資本家，以努力实現他們靠資本財产和劳动謀生的权利，因为在一个大部分財产都由資本工具生产的社会，人們应当能够生活。

第七章　經济的未来

四种資本主义

在前章中，我們分清了資本主义的四种形式。在这些形式中，三种属于过去或現在，一种属于未来。实現后一种形式，就是資本主义革命的目的。

到目前为止，我們把从历史例証看来属于过去或現在的三种資本主义形式，都看成一样。为便于参考，現在我們要另起名字，象速記那样使人記住它們的显著特征。我們提出下列的命名原则。

1. 这种資本主义形式存在于十九世紀的英国，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它在继續衰落中。鉴于这种形式是随着工业生产而出現的資本主义所采取的原来形式，我們认为称它"原始資本主义"是适当的。它代表工业生产最不发达的阶段，又是在經济組織中使动力机器和其他資本工具逐漸成为主要生产力的最初阶段。

原始資本主义的显著特征是：(甲)資本工具的私有；(乙)对这类所有权沒有限制，从而形成过度集中；(丙)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对資本主的生产性財产的所得給予全部报酬；(丁)勞动群众的生活标准仅足維持生計，或者还要坏些。

2. 目前存在于苏联的那种資本主义形式，我們对其提出下

列两个名称是恰当的："完全社会化的資本主义"和"国家資本主义"。第一个名詞是指分配的形式，第二个名詞是指占优势的所有制形式。我們愿意用"国家資本主义"这个名詞，因为它比較簡明些。

国家資本主义的显著特征是：（甲）資本工具公有；（乙）它的所有权完全集中在国家手中，或为了实际的目的，集中在支配国家政治权力的官員手中；（丙）为了照顾工人的經济福利，由国家支配和管理的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形式；（丁）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标准大为改善，另有級差收入，使有最高生产率的劳动类型除所得报酬之外，能得到奖励。

3. 目前存在于美国和英国而且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結束后和在政府的反对力量扶助下，工会兴起以来已經发展了的資本主义形式。这种資本主义形式可称为"集体的資本主义""管理的資本主义"和"劳工的資本主义"。① 也可以称为"混合的資本主义""部分社会化的資本主义"或"福利的資本主义"。所有这些名詞，指出了分配形式部分是資本主义的和部分是劳工的。此

① 在1957年8月28日西方經济协会宣讀的一篇題为"管理价格和其他"的論文中，諾斯教授为了把目前資本主义形式和他所謂十九世紀"傳統的"或"所有者的資本主义"区别开来，他用了"合法組成的資本主义"和"管理的資本主义"这样的字眼。他认为施力克特教授的功績，在于把目前的經济制度描写成为"劳工的經济"，但感到把它描写成为"劳工的資本主义"更为确当，因为如他所說，"我們有的不是完全的劳工主义，而不过是修正的資本主义。"（参閱1957年7月9—16日"美国参議院反托辣斯和壟断审查委員会小組委員会上的发言"，华盛頓政府印刷所，第188—190頁。）"集体的資本主义"字眼，是米恩教授所創造，他于1957年3月在佛吉尼亚，威廉兹堡，威廉·瑪利学院的馬歇尔·怀士討論会上，以"集体的資本主义和經济学說"为題的演讲中使用这个字眼。这个演讲也重印于上述参議院发言中，参看第104—114頁。

外，后面两个名詞指出了在有利于劳工的分配范圍內支配分配的原則——关心那些只通过劳动参与生产的人們的需要，而不关心这样参与后根据貢献而有权正当要求的东西。我們愿意用“混合的資本主义”（有时用“混合的經济”）作为这种形式的名詞，因为它引人注意相互矛盾的成份的混合，其中有些成份属原始資本主义的迹象，有些成份是不彻底的措施，如果继續不加阻止，其趋势将进一步推动这种經济向完全社会化的資本主义或国家資本主义发展。

混合資本主义的显明特征是：（甲）資本工具不完全私有或名义上私有；（乙）对这种所有权沒有限制，因而仍然过度集中，虽然集中的程度比原始資本主义略輕；（丙）部分資本主义的和部分劳工的分配形式，按照这种形式，資本主領受他們的財产所生产的份額，但远比按照他們的貢献应得的份額为少，并且按照这种形式，那些通过机械性劳动参与生产的人們領受的份額大大超过了他們靠参与生产所应得的份額；（丁）劳动群众享有普遍高度的生活水平。

4. 这种形式的資本主义，在資本主义革命实现了首次公平組織起来的資本主义經济之后，或許将首先存在于美国。在四种形式中，这是唯一难于找到确当名詞的形式。和原始資本主义相反，它可以称为“成熟的資本主义”或“充分发展的資本主义”，以表明它工业生产的高度发达阶段；但国家資本主义和混合的資本主义这两种形式，也将享有今后五十年中技术进步的利益。和国家資本主义相反，它可以称为“私有財产資本主义”，但这不能和資本工具至少在名义上仍然私有的混合的資本主义区别开来。和混合的資本主义相反，它可以称为“純粹的資本主

义”，以表明它的分配形式是純粹資本主义的，即不与社会化的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形式有任何混合；但就同一意义而論，原始資本主义也可以称为“純粹的”。

“正当的資本主义”这个名詞会是恰当和有区别的，因为在四种資本主义形式中，这是体現所有經济公平原则的唯一形式。但“正当的資本主义”这个字眼易被誤解，而且在各个时候它难于肯定“正当”会带有“公平”的涵义。因此我們决定采用“C”这个字母大写的“資本主义”(Capitalism)而不加任何形容字，作为資本主义革命創造的資本主义經济的名詞。①

“資本主义”(即第一个字母C用大写的資本主义，下同——譯者)的明显特征是：(甲)資本工具私有，它从目前有名无实的情况和削弱了的权利充分恢复过来；(乙)尽可能地把这种所有权分散，以使这个經济的全体成員都能有效地参与財富的生产；(丙)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充分支付資本主的資本所得，并最后减少劳动的工資，使达到依自由竞爭条件下的需求来衡量劳动貢献的所得；(丁)一切人都享有高度的生活水平，这种生活水平建立在个人或家庭能恃以生活的最低限度收入的基础上，而且在多数場合，是資本主或劳动和資本的所有者参与生产的所得。

把这四种資本主义形式立即加以比較，将可看出某些特征

---

① “人民資本主义”这个字眼，在当前使用的意思，含糊地指我們所說的“資本主义”的意义。但那些用这个字眼的人，常常沒有明确承认，他們所說的“人民資本主义”在美国尚不存在；他們也沒有明确承认，为了使它存在，在目前我們的混合資本主义中必須发生的一切变化。所以这个字眼和它所仿造的那个字眼“人民民主”(这个名詞被共产主义国家用来声称他們并不存在和不能存在的非資本主义式的民主)一样，是一种宣傳口号，缺乏实际意义。

为两种或更多的形式所共有。

称所有四种形式为“資本主义形式”，意味着它們在生产方式上同样都是資本主义的。但原始資本主义在工业发展方面与其他形式不同。随着以自动化为前驅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来到，国家資本主义和混合資本主义如果在今后50年中能存在下去，将超过目前最发达的工业主义的生产力，超过的程度要比現在美国或苏联的生产力超过十九世紀末原始資本主义的生产力还要大得多。因此，我們认为“資本主义”由于它的技术进步不受阻碍地发展，能够比国家資本主义或混合資本主义进展得更快。它将最充分地实現資本工具的生产潜力。

国家資本主义、混合資本主义和将来的“資本主义”，在另一个有关方面是相同的，而在这方面它們都和原始資本主义不同，这就是全体人民的經济福利或普遍的生活标准不同。尽管它們以不同的手段并在不同的支配原則庇护下达到了所期望的目标，它們都能扫除原始資本主义存在的經济障碍和普遍苦难。由于生产力方面既定的、可以預見的进展，国家資本主义和混合資本主义沿着它們目前的路綫将能朝这个方向再大大前进；但在这里和前面一样，我們以为“資本主义”能够因它的原則而更进一步，正因为这些都是公平的原則，而不是施舍的或福利的原則。

更进一步讲，国家資本主义、混合資本主义和“資本主义”也有些类似的地方，而这种类似的地方又是完全不能为原始資本主义所具有的。原始資本主义由于所有制形式和分配形式在公开市場上妨碍支持大量生产的大量消費，是注定要自行复灭的，而国家資本主义由于能控制消費，又能控制生产，可以避免这个

問題；混合資本主义发現它的福利原则，也能在同时創造有效的大量购买力，这种购买力为大众創造了普遍高度的生活水平；将来的“資本主义”将能避免生产过剩的慘剧以及它所带来的貨币膨脹，这种貨币膨脹是由混合資本主义錯誤地追求充分就业而遺留下来的。所有这三种形式，借完全不同的方法，能使資本主义經济至少以其生存所需的最低限度的效能运行一个时候；但在这里，我們再度认为“資本主义”能够达到較高水平的效能和稳定，而无混合資本主义不必要的財富生产过剩所含的人的浪費和道德敗坏，也无国家資本主义对自由的压制。一旦达到相当好的生活标准，要是軍費和国防費能够不增加或者甚至能够減少，就能达到經济平衡，在这种平衡之下，我們的技术能进步，我們的生活水平也能提高到任何合理的限度，而无仅仅为了充分就业的緣故在过剩生产中所含有的同时发生的浪費。

在我們到目前为止考虑过的三点上，“資本主义”更象国家資本主义和混合資本主义，而不象原始資本主义。“資本主义”和原始資本主义相象的唯一方面，是通过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充分实現資本的私有，这种分配形式只是在根据对生产的貢献——它的价値在自由竞爭市場上依需求来衡量——来分配所生产財富的原则下才发生作用的。

关于私有財产制，混合資本主义与原始資本主义和将来的“資本主义”有些相似。因此，它不象国家資本主义。但在某些主要方面，混合資本主义和国家資本主义更相类似；因为，当它含有資本工具的名义上的私有权时，它在部分資本主义和部分劳动的分配形式下沒有充分实現这种所有权的权利。象部分社会化的或福利的資本主义一样，它有向完全社会化的国家資本

主义的福利状况发展的强烈傾向。由于不受約束的技术进步，或由于充分就业政策必然产生的貨币膨脹，可能陷入的严重經济危机毫无疑問会使它进一步向那个方向发展。

最后，"資本主义"在一个决定性的方面完全能自己站住脚跟。这就是建立在資本工具分散的私有权上面的資本主义的唯一形式。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資本主义的唯一形式才是一种正当地組織的經济。

三种选擇

这种或那种形式的工业經济，即資本主义，在这里是要存在下去的。除非发生了大的动乱，将世界化为瓦砾，毁灭我們所知的文明，并宣告散处各地的劫后余生回复到原始生活方式，否則就很少或根本沒有机会再回到过去的劳工經济中去。任何精神正常的人也不愿放弃工业生产的利益。只有那些为一度存在的黃金时代的幻覺所蒙騙的人們，才会无視建立在机器和其他資本工具利用上而不是建立在对人奴役上的文明的潜力，以致认为过去能有助于将来。

不錯，过去前工业的阶級社会为少数人完成了某些精美的工艺，并容許那少数人取得某些卓越的成就，而这些又由于二十世紀中一个群众社会或一个阶級社会的出現似乎受到了威胁。① 但是，在我們把群众社会和建立在奴役沉淪的群众之上的文明加以比較时，我們必須記住，最終衡量社会价值的是其发展潜力。这一点也宜于用来以資本主义經济与过去的劳工經济和奴隶經济作对比。

如果說，在人类历史上为了文明的兴起，容許少数自由人阶

級利用閑暇作自由的追求，并靠他們的努力来促进文明，这是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的話，那末当看到我們突然出現的群众社会如何把民主和資本主义的孿生制度变为善于利用普遍給与一切人的政治和經济自由的学校时，这又将前进了多么巨大的一步啊。

象財富的工业生产一样，无阶級的社会組織要在这里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存在下去。我們唯一的选擇是在形式方面。但我們确有选擇。极权国家（它的人民是均等的和一致的傀儡般組織起来的）并不是群众社会无可避免的結晶，正如国家資本主义也不象馬克思所想的那样，是工业經济无可避免的一种发展傾向。

对于要在这里存在下去的資本主义，我們有三种选擇，并且只有三种。但由于对大部分讲英語的人民說来，他們沒有片刻想到把美国生活或英联邦生活改变成苏联的生活，因此这种选擇迅即减为两种。

我們可以选擇永远保存我們在前二十五年所創造的混合資本主义，希望我們能保持它的混合，或者可以借消除我們經济中劳工的和社会主义的方面以及因而向国家資本主义发展的傾向来取消混合，并以能产生"資本主义"的公平原則来代替它們。簡

① 第·托克維尔于1835年以先知的眼光，預見到群众社会在他所謂"同等条件"下发展时，它所面临的大部分社会、政治、經济和文化問題。但第·托克維尔对未来怀着信心，即上帝在判处社会从有利于少数人的情况向有利于多数人的情况轉变而产生无情的进步时，要求人們解决这样的进步附带产生的問題，从而使这个社会完美无缺。他在"美国的民主"中以这几句話作結束："我們时代的各民族不能阻止人的条件变得平等；但平等原則究竟把他們导向奴役还是自由，知識还是野蛮，繁荣还是悲慘，这仍有賴于人們自己来决定。"

单地說，我們是要在維持現状和資本主义革命之間进行选擇。①

从上面說过的一切，对为什么要有資本主义革命的論証，也許已經够清楚了。那些懂得經济公平原則的人，和知道資本主义經济的正当組織不仅为其本身需要，且为經济自由、政治民主和使一切人过人类美好生活所必需的人，都应当贊同資本主义革命。这样劝說之后，他們可能只希望以資本主义学說的概述作为革命的基本計划，并作为它能够完成的实际綱領的設計。

在第八章中，将提这一学說的簡要概述；而在紧接着第八章的第二篇中，将略述虽系試驗性但属可行的实际步驟的綱領。在本章的其余部分，我們要向那些尚不知道我們是在社会主义革命和資本主义革命之間作一选擇的人們，再談一談。他們不了解，混合資本主义和国家資本主义是生产方式上資本主义經济社会化的产物。两者都有同样的錯誤，两者对自由都有同样的威胁。已經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人和社会作了事情，潜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正在作的过程之中。

两种社会主义革命

(1) 已經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 我們說过，国家資本主义对于我們不是眞正可取之道。即使它表現为最多产的、最繁荣的和最有力的資本主义形式，即使它能为全体成員造成最高的

① 虽然我們把原始資本主义看作資本主义的四种形式之一，它在二十世紀并不眞正可取。科学的工业革命的連續浪潮正如我們良知的发展排斥奴隶經济一样，使它不为我們所切实考虑。而且，根据公平和对人类福利的人道主义的关怀，它和奴隶經济一样，在道德上是使我們厌恶的。如果所有这一切不足以从我們思想上永远把它消除，它的自行毁灭的趋势現在会把它从竞赛的行列中撤走。

生活标准，我們也认为毫不足取。象諾曼·托馬斯这样的美国社会主义者，和象約翰·斯特拉徹这样的英国社会主义者，和我們中間并不认为自己是社会主义者的人們一样，都对它猛烈地加以反对。

我們所有人的态度，出于我們之致力于民主，我們愿意保持和加强个人自由和自由政治制度。我們全都相信，除在极权国家外，国家資本主义是不能运行的。但我們中間的社会主义者，連同那些明知或不自覺地傾向于社会主义的人，未能看到沒有資本工具私有权和沒有充分尊重这种私有权的先进的資本主义經济，如无这种或那种型式的官僚政治的管理，是不能运行的，而那种官僚政治的管理，将无可避免地把經济权和政治权集中于少数派系之手。

因此，即使在已經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可以找到例証的国家資本主义使我們厌恶而并不吸引我們，我們对它再事考察也是有益的。它以我們正在竭力避免的最清楚的榜样昭示了我們。如果我們正企图避免为已經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导致极端的某些傾向，我們也应从潜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所表現的同样傾向中退却，这种傾向是我們混合資本主义經济已在暗中发展的。

正統的馬克思主义的辯护者会主張，当前在苏联实施的国家資本主义，并不代表已經完成的社会主义革命，而只是导致最終建成眞正共产主义社会过程的第一阶段。他們相信，由共产党实行的“无产阶級专政”，在剝夺資本的私有財产并以之供社会使用的过程中，是必要的步驟；但这仅仅是革命过程中的一个步驟，而不是它的頂点。在国家消亡，以及人民对事物的合作管理而不是人对人的統治代替任何政治統治形式的压迫时，那个頂

点无可避免地会达到。

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消亡之无可避免地跟随着无产阶級专政发生，正如无产阶級专政跟随着任何資本主义經济中起作用的力量而发生一样。他們主張，随着資本主义的兴起，阶級斗爭就达到这一点，即資本的所有者和无产的（或毋宁說是无資本的）的劳动力所有者进行着你死我活的斗爭，而且只能产生一个結果。据馬克思主义者的意見，阶級斗爭的解决，将导向理想的无阶級社会，但这条道路将通过一个暫时的中間期，他們称这个中間期为"无产阶級专政"，我們則称之为"极权国家"。

沒有提供时期的預言，是无法用事实来駁斥的。但，随着我們所知道的事情愈来愈使他們的預言成为不可能，而預言也就愈来愈成为不可相信的了。至少可以这样說，要那些掌握着无产阶級专政和手中高度集中已統一起来的經济权和政治权的共产党領袖們，为实現国家消亡和为理想的无阶級社会开路而自动放弃这样的权力，这是不可能的。

在他們变成官僚之前，即使都是献身的圣者，那时他們掌握的权力会使他們腐化，而且由于权力几乎絕对化，也几乎会完全腐化他們。因此，极权国家国家資本主义之和平轉变为共产主义的資本主义，由整个社会合作管理資本而无需政治統治的任何强制約束，是絕不可能的。

俄国人民的暴动，可以推翻共产党的专政，但这不会釀成国家的消亡或从极权国家轉变为无阶級的共产主义社会，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演繹汉弥尔登的話，除非人們是天使，否則沒有統治組織的和平社会是不可能的，并且今后也是不可能的。

馬克思厌恶过去的和他那个时代的阶級社会，是对的。他

从各方面譴責殘酷的阶級战爭，是对的。他的希望是对的，我們希望他的預測也是对的，即这种阶級与阶級之間长期斗爭的結局，将是无阶級社会——不但在政治上沒有阶級，而且在經济上也沒有阶級。但他神話般地或烏托邦式地梦想无阶級社会或将可能采取的形式，是錯誤的。

馬克思在部分正确意見之后最后所犯的錯誤不只上述一点。他譴責原始資本主义的不公平是对的。他对这种不公平引起人类苦难表示道义上的憤慨是对的；虽然他反对的呼声并不孤立，也許他比任何其他的人更有力地叙述了这种情况，以致沒有人可以对此表示輕視。他热烈推崇新的資本主义經济在財富生产的眞正力量方面比过去的劳工經济絕对优越，他是对的。他认为所生产財富的 9/10 归于約占人口 1/10 的人（即那些占有資本生产工具的人）这种制度的不公平，不产生于資本主义生产方式，而产生于資本所有制形式和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他也是对的。

在所有这些論点方面，他是对的，但当他最后明白指出苦难的根源时，他錯了——錯的很厉害。他以为原始資本主义不公平的根本原因，是資本的私有权。他以为，在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下，資本的私有权无可避免地造成財富的不合理分配及其一切后果：被压制的群众遭受的人类苦难，几乎等于奴隶状态，以及經济权和政治权之集中于少数人的資本家阶級手中。

虽然他非常接近于指出正确之点，可是他错过了。要是不犯那个致命的錯誤，馬克思也将贊同資本主义革命，而不主張社会主义革命。苦难的根源不是資本的私有权，而是資本私有权的高度集中。这就是原因，救治办法不是廢除資本的私有財产，

如馬克思建議的那样，而是分散資本的私有权，分散的方法是按照与生产負荷从人类劳役轉向資本工具的速度相适应的速度产生新的資本家。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完成这項工作时，資本主义的財富分配所产生的結果，恰恰和原始資本主义制度下所产生的結果相反。

馬克思在診断原始資本主义不公平的原因时所犯的致命錯誤，是同他在資本主义学說和他的革命綱領上所犯其他一切錯誤交織在一起的。

构成他的資本主义生产学說樞軸的劳动价值論，是用来証明沒收資本的私有財产为“正当”的；因为，如他之所主張，即使在資本主义經济中，如果单是劳动产生一切財富（他說，机器不过代表累积的或“物化”的劳动），那末一切生产的財富应当公平地分配給財富的生产者。在他看来，既然資本主仅仅拥有机器和原料，并准許劳动使用它們，此外什么也不生产，馬克思认为給与資本家的任何报酬，都是借剝削劳动的不劳而获的增殖。所以他得出結論，阻止这类剝削和不劳而获的增殖的唯一办法，就是把整个社会象国家那样組織起来，接管全部資本工具，并为了財富生产者的利益而支配它們，对于这些生产者来說，一切財富都归于他們。为完成劳动的財富分配，国家不仅支配資本工具，还要支配劳动人民社会所生产的財富的分配。于是劳动价值論及其后果，达到了馬克思一开始就怀抱的目的——从那时起，他作出了他的錯誤論断，即資本的私有权是苦难的根本原因。①

可是，在这一点上，馬克思离开了他开始时关心的事情。按“剝削”和“不劳而获的增殖”等字眼来看，他开始时关心公平是很明白的。但他在終局以施舍代替公平也是同样明白的。他的

有名公式——“各(每一个劳动者)尽所能，按需分配”——完全使分配和貢献分离。所以，这不能作为分配公平的原則。既然这是由需要决定，而不是由所得决定，这就是施舍的原則，就是常被认为的“社会福利”的原則。

在任何經济中，施舍的分配可能是必要的。我們知道，为了救济处于可怕貧困中的人，并拯救那些生存已处于危境的人，原始資本主义的不公平曾使施舍的分配在十九世紀成为必要。但，如在国家資本主义制度下那样究竟施舍靠私人贈送来完成，还是靠財富的公共分配来完成，以及如在社会主义制度之下那样，究竟施舍对經济的分配制度起輔助作用，还是作为它的主要原則，这有很大的区别。②

在国家資本主义制度之下，財富的分配以及財富的生产和消費之由国家支配，証明了古代的真理，即开始时的小錯，結局会酿成大錯。馬克思对原始資本主义不良作用的确实原因的論断所犯的严重錯誤，引导他建議一种制度，这种制度比起他提出要取而代之的那种制度来是更不公平和对人类自由更为有害的。

① 既然那个論断是錯誤的，这里就无需乎揭露劳动价値論的全部謬妄。这一工作在即将出版的“資本主义”一书中充分做到了。該书中有关“卡尔·馬克思：快要成为資本家”的一章，已刊載于“美国律師协会杂志”，1957年3月号。可是，在这里指出是重要的，即否定劳动价値論的經济学者，当他們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来說明資本主义經济中資本生产力的提高时，他們却輕信了这一学說的主要謬論。有时他們甚至談到，似乎机器本身不是生产的主动要素，而是被动的工具，其全部生产力来自劳动。所以，这些經济学者之成为我們混合經济或福利資本主义所采用的劳工的和社会主义的分配形式的說教者，也就不足为奇了。

② 如罗宾汉的情况那样，施舍的分配是否来自不正当得来的錢，也有区别。我們混合經济中部分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会弄到这种地步，因为如不深深干涉那部分应归資本主作为資本所生产財富的公平报酬的財富，这就不能完成。

因为，如果原始資本主义中不公平的原因和对自由的危害来自經济权和政治权集中于一小撮私人資本家手中，那末，当一切經济权集中于也掌握一切政治权的独裁国家的代表人手中时，这对自由更是何等严重的威胁。为了避免由私人所有权的集中而产生的不公平，因而发生由廢除資本的私有財产而产生的不公平，其危害又是何等深远。①

在原始資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資本家支配的政治权很大，而在国家資本主义制度下官員的政治权更大，因为他們支配了在国家名义之下的全部資本財产。在这种情形下，根据一切人都是无产者和无人占有資本財产的假設，这个社会表面看来，可以說在經济意义上是无阶級的。但把这假設撇开，事实完全相反。国家資本主义建成一个阶級社会，其中有統治阶級（官員或政党領袖）和被統治阶級（工人群众）。官員除属于統治阶級外，事实上还是占有阶級；因为，依靠完全支配国家占有的資本，他們实际上便是占有者。

当我們写作本书时，前南斯拉夫联邦执行委員会副主席和在共产党中担任要职的德热拉斯，因为敢于出版一本书，宣称在国家資本主义制度下生产性財产的有效占有，即控制权，被賦予

① 曾經是社会主义者的曼克斯·伊斯脱曼在1941年“讀者文摘”的一篇文章中，就馬克思由錯誤思想指导而又怀有善意的自相矛盾之論所造成的与始料相反的結論，提出了意見。他写道：“在我看来，現在很淸楚了——虽然我必須說我得出这个結論已經迟了——私有財产制对給与人們以有限的自由和平等是主要事物之一，这些自由和平等是馬克思希望在廢除这种制度后会无限增加的。非常奇怪，馬克思是最初看到这一点的人。他作为下列論証者之一告訴我們：回顧以往，私人資本主义及其自由市場的演进，已成为所有我們民主自由演进的前提。但是展望将来，他却从未想到，如果如此，随着自由市場的廢除，其他这些自由也将消灭。”

統治政党的主要成員——新兴阶級，因而被审訊并判处七年徒刑。德热拉斯在那本书中写道：

依罗馬法的解释，财产构成对物质东西的使用、享受和处理。共产主义的政治官僚使用、享受和处理了国有化的财产……新兴阶級从一种特殊形式的所有权——集体所有权——中获得了权力、特权、意識和习惯，这种所有权是这个阶級以国家和社会的名义来进行管理和分配的。①

馬克思初期錯誤的致命缺点所造成的悲剧后果，尙未充分加以叙述。所有这些后果的最深刻的不幸，在于馬克思承认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有使人們脫离劳役的力量，但他仍使"普遍实行义务劳动制"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教义。他应当坚持一切人靠資本財产参加財富生产，从而一切人能够尽可能地少費劳动而享受相当好的生活水平。

馬克思在比較原始資本主义制度下資本家和工人的情况，断言資本家有使生活値得过下去的一切便利和特权时，他是承认这一点的。然而在国家資本主义制度下，国家至少在名义上是唯一的資本家，因此一切人在理論上是被迫成为劳动者的。即使国家資本主义建成一个无阶級社会，这将是无阶級社会的謬种，因为資本主义生产所指出的理想，是資本家的无阶級

① "新阶級"，紐約，1957年，第44—45頁。康德、亚当斯、汉弥尔登甚至穆勒怀疑一个人若沒有最低限度的經济独立，若不能不仰别人的鼻息而生存，他是否能行使政治自由。在資本主义的最初一百年間，在劳工阶級得到工会和政府的保护之前，他們常常以为不該有选举权，因为他們并沒有必要的經济独立来使用其所带来的政治自由。在国家資本主义制度下，显然，那些仰国家或其官員鼻息而生存——不必談生活了——的人，比起那些在原始資本主义制度下仰工厂主鼻息而生存的人，同样缺少自由。

社会。①

这里馬克思主义的錯誤是明显的。如果我們承认，一个共和国中只有少数人是公民，在政治上不公平，我們也知道，救治之道在于使一切人成为公民，而不是廢除公民权。因此，在我們承认一个工业社会中只有少数人是資本家，在經济上不公平，我們应当能知道，明显的救治之道是使一切人都成为資本家，而不是使任何人不能成为資本家。

（2）潜进的社会主义革命　在近五十年中，尤其在近三十年間，美国和英国經济的轉变，常被它的辯护者歌頌为革命的轉变。引用論述这个題目的几本书名，这一革命曾被称为"管理的革命"（詹姆士·本汉）和"二十世紀的資本主义革命"（亚道夫·柏尔）。这一革命的产物，曾被約翰·肯尼斯·賈尔布雷斯和其他美国經济学家称为"現代資本主义"或"美国資本主义"。

在我們看来，对現在美国和英国正在进行的变化提出了最正确描述的，是英国社会主义者斯特拉彻。他表明，我們經济的变化，受托奈和凱恩斯学說的指导，这种变化由于采取了愈来愈有利于劳工而不利于資本的分配形式，已經逐漸社会化了。主要依靠法律很少用暴力来完成而且仍在继續进行的这种逐漸社会化，与在苏联产生国家資本主义的完全社会化对比，称之为"潜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是恰当的。这种不完全的或局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目前产物，即是混合資本主义的部分社会化經济。

---

① 資本主义的目的，最初表現为有閑的生活，这是建立在文明古代劳工經济中的奴隶制基础上的。在亚里斯多德的完全自动化梦想中，这一目标在神秘的形式中被預見到，这个梦想提出了一幅社会图景，在这幅图景里，一切人都享有奴隶主的空閑，因为一切人都占有生产社会財富的无生命的自动化奴隶。

用詳細的分析来表明凱恩斯、托奈、柏尔和賈尔布雷斯尽管有相反的明确的声明，但其經济学說如何在不知不覺中接受了馬克思的劳动价值論，在这里是不合适的。① 在这里我們的兴趣不在此等經济学家所建議的資本財产权的侵蝕，充分就业政策，管理的工資和价格，分配的福利原則和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形式等所根据的学說。我們的兴趣在于把曾使这些建議付諸实施的混合資本主义和已使馬克思更急进的建議付諸实施的国家資本主义相比，馬克思的这些建議是更加和劳动价値論一致的。

首先，让我們来比较这两种社会主义革命的动机。两者都力图糾正原始資本主义制度在資本私有权高度集中的条件下，随着資本主义分配形式而来的悲慘后果。两者都深感不公平必須对最初一百年的資本主义生产中所存在的可悲的財富不合理分配負責。但是它們在原因的論断上是不同的。

如我們所已知，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綱領，是从这样的謬見出发的，即資本的私有財产本身是不公平的根源，所以它要廢除私人資本家，而使国家成为唯一的資本家。相反，潜进的社会主义革命的綱領，是从这样的謬見出发的，即純粹的資本主义分配形式，是不公平的根源，所以，在继續保持私人資本家的同时，通过把愈益削弱的財富的資本主义分配形式和不断扩大的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形式混合起来，以侵犯和侵蝕資本家的財产权。

两种革命綱領都不是从正确的前提——即不公平的根源是

① 在"資本主义"一书中連續有数章提供这类的分析，专門揭露：曾造成混合資本主义或部分社会化的資本主义革命的最著名的主張者，在其經济学說中隐約地含有馬克思主义在內。

資本私有权的高度集中——出发的。完全的社会主义革命造成資本公有权更高度的集中，并沒有对此有所补救。相反，由于它破坏了正当的資本主义經济賴以組織的三項原則而加深了不公平。

潜进的社会主义革命为要糾正不公平的結果，也同样带来了不公平。它試图采行有相反影响的不公平，来抵銷仍然存在于我們混合經济中的集中的資本私有权的后果。它采用了在資本主义生产方式中为不正当的、但有提高一般生活水平效果的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形式，以此作为反对集中的資本所有权的措施，这种集中的資本所有权破坏了参与的原則，并且在受到制止以前，它还能进一步把严重的經济困苦加諸人民大众。

就它們的效果而論，一項不公平措施可以这样作为另一項不公平的反措施。但，用任何方法——不論其正当与否——来医治不公平的可悲后果是一回事，找出苦难的根源并糾正不公平本身完全是另一回事。

沒有一个人会怀疑原始資本主义需要改革。也沒有任何人会非难这两种革命，这两种革命試图改革原始資本主义的动机，完全出于公平和福利的考虑。但，这两种社会主义革命——一种是俄国的，另一种是英国和美国的——带来的困难，在于它們实現了福利，但沒有建立公平；或更坏些，就是它們借本身不正当的反措施（美国比俄国的程度較小）来实現經济福利（美国比俄国的程度較大）。两者都不是正确的革命。資本主义革命設法糾正原始資本主义的不公平，并且指望实現高度的經济福利。但是它并沒有犯国家資本主义和混合資本主义的不公平的毛病。

国家資本主义和混合資本主义，是通过有利于劳工的財富

分配来实現一般經济福利的。虽然在一种場合分配是完全有利于劳工的，而在另一場合只是部分有利于劳工的，但是非常明显，除了在这个經济的总財富中按劳工对生产的貢献以递减的比例給予劳工外，两者都必須以其他方法来完成分配任务。

所以，在我們的混合經济中，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呈現了国家資本主义的施舍局面。不錯，混合資本主义的辯护士主張，好象劳工对于他所領受的工資增加是有正当权利的。但这立刻变成模棱两可的妄談，因为他們一方面承认机械的技术进步是我們經济中生产力提高的主要原因，但另一方面，他們又继續断言，劳动本身的生产力正象与之合作的資本工具的生产力愈益强大并愈益掌握自动控制的技能一样，变得愈来愈高。

在借部分保留資本主义的財富分配形式以保持一些資本的私有財产权利的同时，采用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形式和施舍的分配形式，我們的混合經济便成为到完全社会主义道路上的中間站。在国家資本主义制度下，分配以及財富的生产和消費，是由国家支配的。在混合資本主义制度下，財富的分配主要是由国家支配的。所以，在俄国，支配是由直接的政治行动行使的，在美国，控制只是部分由国家完成——直接通过賦税，津貼，充分就业計划，福利計划和公共事业——部分則間接通过立法和行政程序完成，这些程序支持有組織的劳工要求获得比他們实际劳动所得更多的分配份額。

大体上說来，劳动价值在美国和在俄国一样，不是由合同决定的，虽然我們一切人在談起"集体合同"时，有时我們誤以为是这样的。合同意味着一个有賣者和买者的自由竞爭市場。它意味着如有較好条件便可以到另外地方去購买的权利。有組織的

劳工借政府的协助得以实现的有利于劳工的分配，不是靠合同而是通过行使政治权力和經济权力取得的。在俄国，統治的官員被专門賦与这类統一的經济权力和政治权力。在美国，政府的抵銷权力在不同程度上用于支持工人、农民的要求，甚至支持即使其結果会造成生产过剩但会促进“充分就业”的工业的要求。

因此，国家資本主义的实际运用使人們几乎完全丧失經济自由和政治自由，而混合資本主义的实际运用，迄今为止，对于我們的基本自由，尙无如此剧烈的削减。旣然混合資本主义含有傾向于相反方向的一套原則，自然可以說，按照混合資本主义在分配形式上愈傾向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并在实施这类分配的方法上愈傾向于社会主义，它也将傾向于侵犯經济自由和政治自由。

可是，除非我們記住，潛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它产生的混合資本主义，甚至都被那些一度反对早在三十年代发动这一革命的政策的人現在歌頌为“拯救了資本主义”，我們对混合資本主义所要說的話就还沒有說完。

在前面有一章中我們已經指出，若置公平或施舍的考虑于不論，改革原始資本主义以防止馬克思曾預言过它将遭到崩潰的措施，是必需的。可以回想一下，他的預言是根据这样的假定，即資本的私有財产以及資本所有权高度集中的經济，必然要維持純粹的資本主义分配形式。根据那个假定，他的預言可能是对的。

人民群众被迫过仅能維持生計的生活，无力享用逐漸工业化的經济所不断增加的商品和劳务。对殖民地市場的剝削会暫

时抵銷国内市場上购买力的不足。但殖民地市場最后也要被耗竭，于是生产过剩和消費不足的周期性危机必将达到这种程度：繁荣和破产的循环必然以一次最后的破产而告終。

1850年和1950年間在英国和美国逐漸发生的一切对原始資本主义的修正，傾向于防止預料中的資本主义崩潰，这种資本主义被理解为以資本的私有財产为基础的工业生产制度。这些改革是通过工会的成长，对"集体合同"在立法上給予支持，政府对工資、工时和許多商品和劳务价格的管制，政府为福利、公共工程計划和促进充分就业的支出，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的賦稅政策，对社会及其成員的各种保护，以防自由放任过度而实現的——这种自由放任制度在短时期內会对資本財产的所有者有很大的利益。

如果政治斗争，即为扩大选举权的斗争不首先取得胜利，也許此等改革不能以正当的法律程序付諸实現。由于十九世紀上半世紀和二十世紀头十年中政治民主的逐漸出現，原始資本主义才有可能被廢除而毋需广泛的暴力；而由于缺乏政治民主，才使暴力革命在俄国几乎成为必然。

所有这些改革对人类的重要意义，在于提高群众的生活水平。首先，这是这种努力的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目的。但当經济蕭条的反复循环开始更有力地証明了馬克思关于私有財产的資本主义将无可避免地崩潰的預言时，采用、扩大和加速这些改革的另一动机开始出現。这就是亨利·福特所以自愿提出五美元日建議的动机，其他資本家也逐漸看到这个建議是好办法。

防止崩潰临近和糾正大量生产与个人消費之間不平衡的一

項办法，是借提高实际工資来創造大量购买力。亨利·福特在其对資本家同行的"革命性建議"中做到了这一点，这一建議在罗斯福的"革命性政策"中变成了政府方面借接通生产和消費的綫路"拯救資本主义"(即基于資本私有財产的資本主义)的一致努力。

資本主义作为工业生产的一种制度，生产力必然会日益提高。如果私人資本家不能迅即采取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那末为了保証对生产不断施加压力这样大量的消費者需求，以有利于获致生活水平的提高，直接的政府行动和有政府支持的工会行动就不得不依靠这种分配形式。在涉及采取有利于劳工分配的原则范圍內，亨利·福特的"革命性建議"和罗斯福的"革命性政策"之間是沒有区别的。区别——这是决定性的区别——只在于政府在分配过程中的干涉，使分配的方法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形式却是有利于劳工的；这样，在試图"拯救"基于資本私有財产的資本主义的过程中，也就为它种下了毁灭的禍根。

有一种"拯救資本主义"的更好和更安全的方法，尙未被試驗过。一般的生活标准可以提高到这一点，在这一点上，广泛分散在个人和家属中間的大量购买力，可以支持我們在資源所允許的范圍內要求无論怎样高的商品和劳务生产水平。这一点可以不必依賴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就能做到。如果財富分配的基础是建立在資本工具广泛分散的所有权上，就是依靠資本主义的財富分配，这一点也可以做到。

有人以为"使資本主义运行"的这两种方法之間的区别是不重要的，因为整个問題在于避免馬克思所預言的崩潰，或保証一切人都有相当好的生活水平。他們不了解我們面临的选擇的严

重性。

我們重复一遍，我們是要在正在进行的潛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和仍然有待試驗的資本主义革命之間进行选擇。我們决不容許接受混合資本主义眼前的和表面的利益，而模糊了我們对这些选擇所取的根本不同方向的认識。我們部分社会化經济在向完全社会化的国家資本主义經济前进的道路中所走过的距离，还沒有达到使我們吃惊的程度。但我們应当記住，尤其在技术进步不断加速的經济中，即在資本对生产的貢献不断增加，而劳动的貢献不断减少的經济中，停滞不前是困难的。

如果我們試图保持我們的混合資本主义，但不能借維持混合經济中矛盾成分于目前的比例以維持它的稳定，那末我們向那个方向移动呢？

朝着在路綫終点上具有国家資本主义幽灵的愈益社会化的經济前进么？一旦那个前景成为现实，大部分美国人会从那里縮回来。

那末，回到愈来愈不社会化但对原始資本主义的一切問題不予任何积极解决的經济去么？走那条路必致自行毁灭。

唯一的道路不是試图保持我們的混合經济，而是借根除混合經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而把它轉变为非混合的"資本主义"。这样做不会再回到原始資本主义，我們必須沿着另一条道路，即沿着資本主义革命的道路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道路前进。

我們早就說过，我們是在保存混合資本主义和建立"資本主义"之間进行选擇——这些是英国和美国的唯一眞正的选擇。但也可能我們确实一点沒有选擇。

如果混合資本主义不能制止近三十年来的通貨膨脹过程，

如果它不能解决充分就业政策和未来技术进步之間的矛盾，如果由于混合經济中成份的性质，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傾向扩大，而資本主义的分配傾向縮小（正如原始資本主义資本积累傾向于在資本主手中扩大一样），那末，象原始資本主义一样，混合資本主义也含有它本身毁灭的种子。

在那种場合，我們唯一的选擇是資本主义革命。在我們試图表明朝着那个方向前进的我們的自由社会将被拯救之前，我們将提出若干理由，解释我們对混合經济不能解决通貨膨脹和充分就业問題的想法。

混合資本主义不能解决的問題：通貨膨脹

在生产方式属資本主义和分配形式属劳工的經济中，通貨膨脹是自然的和必然的过程。所生产财富的70%以上分配給劳工，但那个財富的90%以上不是劳工生产而是資本工具生产的。使通貨膨脹螺旋上升的，完全不是这种不平衡的显著不公平，而是这种潰瘍的裂縫。

不改变任何試图保存混合經济必須依靠的充分就业和有利于劳工的分配的政策，这个潰瘍是不能医好的。形成大量生产和大量消費之間平衡状态的广泛分散的购买力，有賴于这些政策。它們是为了保持我們混合經济的运行而打的麻醉針。恰正是打麻醉針方才产生通貨膨脹病——一种不危及混合資本主义的健康就不能制止的慢性的和累增的疾病。

当我們既定的充分就业的国家政策与技术进步的无可抗拒的推动力量发生抵触时，必須牺牲一些东西。这一些东西就是貨币制度的功效——它的稳定的价值。其結果是通貨膨脹。发

生于我們混合經济中的通貨膨脹和充分就业政策之間的关系，可以用下列情况来具体証明。

目前民間的劳动力約有6,600万工人。当前"生产力增加"率，即用每人一工作小时表示的产額增加率，有各种的估計。最保守的估計，是整个經济每年約增3%。假定經济的全部生产力每年增加3%，即每年有198万工人在技术上成为解雇的（按照任何已知的生产水平）。每年新进入劳动市場人数的估計每年变动，主要因为人数不断增加的青年和中年主妇，甚至学龄儿童的母亲也在进入劳动市場，是比較难于計算的因素。按照各种估計的平均数，每年劳动力淨增80万工人，其趋势有增无减。

依照在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形式下为广泛分散购买力所必要的充分就业政策，我們的混合經济在产額更高而对劳动力需要漸减的情况下，每年必須增雇278万工人。对"資本的递增生产力"（如它应当被称謂的那样）目前状况的最好估計，认为不久将来自动化的最新发展，在技术上使工人无用的比率实际上一年将超过3%。① 可是，为了目前的目的，让我們来考虑在不断减少劳动的使用而能不断增加財富数量的工业制度中，混合經济如何能使一年增加的278万工人充分就业的問題。

解决这个問題的一个办法，便是政府每年分派增加就业的定額給各个企业公司，并命令各个公司按普通的或增加的支付率通过增加他們的产額来充分雇用增加的工人人数，同时通过一切合理的努力利用生产效率高的机器。只有一个极权国家能

① 参看，例如"科学的产业革命"，紐約的摩特尔、罗兰和斯通投資銀公司于1957年出版的研究报告；以及联合經济委員会經济稳定小組委員会关于"自动化和技术变化"（1955年）以及关于"工具化和自动化"（1956年）的听取报告录。

够实施这样的措施。此外,如果这些措施是靠高压来实行,它們的效果会是微乎其微的;因为这些措施結果会努力增加产額,而不顾对企业成本的影响。

上举解决办法作为执行充分就业政策在理論上可能的手段也許是荒誕的(因为它在自由社会中完全不切实际),但它却有助于証明:为什么我們必須用以执行充分就业政策的方法,必然会形成通貨膨脹。

为了在我們經济中尽可能地維持更多的自由,并继續造成充分就业,我們就必須用继續加速的生产速度来不断提高产額,而对工資、价格或生产方法則不需要政府的严格管制。但面对着資本的递增生产力,除了不断增加对購买力的人为刺激外,就沒有办法把产額提高到适应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同时让經济的参与者比較空閑。

我們并不认为这些刺激与提供充分就业的問題有关,但这是使它們发生作用的主要途徑之一。只列举現在用于刺激購买力的花样,就会指出我們朝这个方向已經走了好远。它也将表明,我們将来采取的急剧步驟将如何变得与資本递增生产力的无情进展相一致。我們对購买力的某些較有力的刺激如下:

1. 为政府抵銷力量的广泛授予所支持的工会对工資水平不断加的压力。主要由于这些力量作用的結果,工資被大大提高到它們的竞爭水平之上。

2. 現在总計約400亿美元一年的国防支出。国防支出增加生产——从而增加就业——却并沒有满足消費者的要求。所以,国防方面的产品并不吸收来自它們的生产所增加的任何購买力,这样让这种購买力用于进一步刺激生产,从而刺激其他工

业的就业。

3. 政府鼓励的低利建筑抵押貸款制度，对建筑业的高度就业給以很大的刺激。在目前，尙未清偿的住宅抵押貸款約有1,030亿美元，多子女和商业抵押貸款有360亿美元，农业抵押貸款在100亿美元左右。

4. 政府鼓励的低利耐久品消費者貸款制度，这类貸款尙未清偿部分現在約有420亿美元。

5. 政府对农业生产，从而对农业就业的补助，尽管在近年来贈送掉或以低于成本的价格銷售了大量存貨，目前政府手中的剩余农产品仍約有80亿美元。

6. 国防方面矿产和战略物資的儲备，有刺激矿产和加工工业的生产和就业的效果。現在手中的这类物資約有80亿美元，尽管战略目标消失，仍有很大的压力在促使继續执行这些儲备計划。

7. 經常采取购买美国貨物的信用貸款方式的对外援助津貼。自1948年以来，給与的这类津貼超过400亿美元。

8.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間曾大大使用1950年朝鮮战爭爆发后又再进行的"紧急通融"迅速清偿計划。1950年11月和1957年6月之間，国防动員署对383亿美元的新建筑給予21,946份需要証明书，其中231亿美元的新建筑被保証迅速免繳公司所得税。从其經济效果来說，这等于一笔231亿美元的政府免息貸款，其目的在于刺激建設380亿美元以上的新工厂和新設备。

9. 坚定地扩充联邦、州和地方政府的文职人員。从1949年到1957年，政府职員的总数从5,856,000人增至7,388,000人。其中近240万人都是联邦政府的文职人員。

10．超过那些实际为社会安全基金支持的社会安全支出。有許多保險公司的估算員相信，社会安全基金只是应付未付負債的一部分。如果这样，当前的社会安全支出可以被认为是对消費者需要的一部分——如果不是大部分——过分刺激，是使需求超过根据这类負債准备金在估算上属于正当范圍所作的支付。实际上，这不过是为支持大量购买力的迅速增长但未予記录的現負国債。

11．面对着空前經济繁荣的联邦政府債务的坚持存在。这只是表示对消費者购买力的过分刺激。我們所能尽量做到的是防止国債增至2,750亿美元之外，而不是在繁荣时期减少我們的債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年間，政府之未曾减少其債务，毫无疑問是不愿清偿債务以免引起消費者购买力的收縮。

每年必須把瘋狂上升的生产刺激到更新的高峰，因为在一个靠資本不断增加的生产力来扩大財富产額的經济中，維持充分就业已愈来愈困难了。技术进步的步伐加速了这个过程。

借創造——通过信貸、提高工資等——比財富正常分配所产生的购买力更充分的购买力来刺激生产，現在是美国两个政党都接受的政策。如1946年充分就业法案所表示，两个政党都贊同充分就业的国策。

在这种政策之下，逐漸的和递增的通貨膨脹，是通过不断增加大量购买力来刺激生产的正常的和必然的結果。① 倘若作为这个龐大机器的燃料的购买力，其运用的数量不断增加，则生产制度能够空前未有地无限制地扩大其产額，其水平决非我們目前最曠远的梦境所能想象。但生产制度所需要的劳工的比例不断递减，而通过他們的行列，大量购买力又必須借充分就业而分

散。从这些矛盾的趋势中产生了一种离奇的景象，即以世界上最大地集合了消除劳动的机器和装置为特征的我們的經济，具有从事于有支付的职业的男女所曾达到的最高比例。如果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須与資本的递增生产力并駕齐驅，则不断增加的人口比例就必須进入劳动市場。

这个問題的另一解决办法也被提出来了。这个办法被提出来作为在防止通貨膨脹的同时通过造成超量购买力的压力以提供充分就业的一个手段。有些最杰出的劳工領袖，和很多贊成“无通貨膨脹的充分就业”学說的政治代表人物，都非常贊同这个办法。

这一学說提議，企业应遵守两項政策，如果可能，自动遵守，否則在政府强迫之下不自覺地遵守。一項政策是按所謂生产率的增加来限制工資的增加。另一項企业应遵守的政策是避免价格随工資的增加而上升，这种工資的增加应限制在“生产率增加”的范圍內。②

① 皮維列治勛爵从他在1945年于紐約出版的“一个自由社会中的充分就业”一书来看，是主張有利于劳工分配的明智的先驅者之一。他于1956年10月20日在倫敦的一篇演說中注意到，試图兼有充分就业和自由社会的悲慘結果就是通貨膨脹。皮維列治勛爵說道：“我的大部分生涯是在大学服务。在我离开这个职务，于1945年成为政治家之时我可以拿到数千鎊的退职金，足以使我的将来过得很幸福。現在，每鎊約值六先令八便士。象許多其他七十多岁的健康人一样，我遭到了比我能够維持生活的时間活得更长的危險了。我的有用的晚年計划完全被打乱了。造成这种情况的原由，是各項工业有权以当局的措施来規定它的貨币工資。在充分就业的情况之下，这已导向破坏币值，并使那些試图靠儲蓄或固定养老金过活的人們普遍陷于貧困。”

② 对这两項政策的清楚叙述，参看菲利浦·墨雷的1952年年度报告，重載于1956年芝加哥出版的“人民会判断”的附录，第278—294頁。近乎对这項政策的肯定意見，參看1957年1月艾森豪威尔总統的国情咨文。

关于第二項政策，我們应当首先注意，它要求企业放弃竞相决定价格，正如我們的混合經济老早就放弃或被禁止了的竞相决定工資一样。采用第二項政策会阻止（不顾在市場上发生作用的竞爭力量）产品和劳务的价格上漲，而采用第一項政策，会按相应于資本工具增加的生产力的比率，自动地增加劳动工資。

可是，我們必須較深入地看到无通貨膨脹的充分就业学說的最終要义。

如象我們已經注意到的，作为生产工具的私有財产的一項主要权利，是領受由那个工具所生产的財富的权利，即相当于它对財富生产的貢献所取得的报酬。对那个貢献价值的唯一公正的决定，是通过在自由竞爭条件下供給与需求所发生的作用。我們估計，資本工具的生产力合所生产財富的90%以上，但按照混合經济的部分劳工的和部分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这个財富的70%以上分配給劳工。① 这就是說，資本的私有財产的最重要权利之一，已經被大大削弱了。这也就是說，資本所有权有效而高度集中在我們經济中5%的家族手中，和約90%的財富由資本工具生产是相矛盾的。

現在把"无通貨膨脹的充分就业"的拥护者的提議解释为承认增加的"生产力"是增加的資本的經济生产力，这个提議的含义就是：应当容許工資按資本所生产財富的比例而增加。就事实而論，这些"生产力的增加"，是由于增加資本工具的投資所造成的产額增加。因此，这个提議的要点是，新的或改进的資本工

① 参看前文第35—38頁，以及下文附录第228—236頁。

具所增产的财富，其大部分——如果不是全部的話——应轉让給工业中的就业工人。

所以，无通貨膨脹的充分就业学說的最終意义，是未来的資本形成应当从属于社会化的过程；因为只有通过政府的管制，或通过支持有組織劳工的政府的抵銷权力，才能实现这样不公平的财富分配。如果技术进步不受阻撓，如果劳工继續領受新形成資本所生产财富的愈来愈大的部分，那末社会化的速度——或者說，資本私有财产領受这类财产所得报酬权利的削弱程度，将与技术发展的速度彼此一致。

于是，我們的混合資本主义經济在这里便处于危險的进退維谷的境地。

一方面，继續实行沒有控制价格或則严格限制經济的充分就业政策，会容許通貨膨脹达到公众对貨币制度的信任受到严重削弱的程度。那种情况一旦发生，相当于資本由国家完全公有的控制，肯定会接踵而至。

另方面，采取无通貨膨脹的充分就业学說，就是立即开始进一步社会化的过程，并将按照受技术进步速度所支配的速度进行。这也只能以我們的經济完全社会化而告終。

在随便哪一种情况下，我們的混合經济似乎播下了毁灭自己的种子。即使我們愿意永久保存混合資本主义制度，而不分解这种混合以利于“資本主义”，我們几乎肯定不能这样做。在混合經济固有的和难于医治的弱点已非常明显之时，我們认为如果愿意避免国家資本主义的完全社会主义革命，資本主义的反革命是我們唯一的选擇。

我們唯一的选擇——"資本主义"

因为无情的需要而无选擇余地，这是一回事，但当一件事看来显然是我們达到目的的最好方法时，只有一种选擇，这又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們幷沒有必要选擇資本主义革命这条道路。沒有什么东西在强迫我們尽一切可行的努力以建立基于广泛分散資本私有权的一种資本主义經济，而不容許潜进的社会主义革命推动我們进一步朝着基于資本公有权并由国家完全控制財富生产、分配和消費的这种資本主义經济方向前进。

只有当一种經济組織在我們看来由于它的公平或不公平、提供或者挫敗对一切人来說是自由社会和美好生活的目的时，和国家資本主义相反的"資本主义"，才成为我們唯一的选擇。如果我們不专心致志于政治民主制度，因为通过这种制度所固有的公平，他們給与一切人以追求幸福所必需的自由和尊严，如果我們不为对人类平等的民主信念所深深感染，如果我們不坚定地相信，在一个真正无阶級和自由的社会中，机会均等容許充分发揮人类精神的潜力——如果这些事情不构成我們所怀的理想目标，我們就沒有必要着手資本主义革命。但除这些旣定目的之外，我們就别无其他选擇。

情况就是如此，我們不应把資本主义革命看成是，由于我們混合經济的不稳定以及（如果我們試图永久保存混合經济）由于我們憎恶在結局我們会遭到的严重冒險，因而强迫使我們接受的东西。即使可能永远保持現阶段的混合經济，不会再有社会化，不会再把比現在更多的政治經济权力集中于政府手中，我們

仍应当取消混合，并試图建立“資本主义”。“应当”那个字所表示的責任，兼有公平的責任和深慮的責任——公平的責任意味着“資本主义”代表公平地組織起来的經济，而混合經济則不然；深慮的責任意味着“資本主义”明明白白对于构成我們理想目标的政治美德和人类美德来說，是最好的經济手段。

我們毋須根据經济公平来为“資本主义”辯护。这在第五章中已經充分做到了。必須做的事情是，表明一个工业經济可以各种形式采取的“資本主义”，是政治民主在經济上的孿生子，并且与政治民主相結合，它也是达到人人自由平等的无阶級社会理想的最好方法，这种自由和平等給与人們以过一个真正人类生活的一切机会。

可是，为了表明这样的公平怎样造成作为政治民主孿生子的經济民主，以及它們結合在一起怎样提供自由和人类幸福，簡述“資本主义”的固有公平是必要的。

在所有政体的形式中，民主是一个政治社会最公平或唯一完全公平的政体。专制奴役人們。专制政治即使在仁慈的时候，也把人們貶低到孩童的水平；因为虽然它溫情地关怀人們，却并不容許他們在政府中有发言权。只有立宪政体或共和政体給与人們以属于公民权的政治資格，通过公民权，結合选举权，他們就可参加自治。但有些共和政体的构成同寡头政治一样。这些政体侵犯了所有人們作为公民資格的天賦权利，給与少数人以他們全体同等有权要求的政治自由，而拒絕給与其余的人。只有带有普遍平等选举权基本原則的共和民主政体，才給与一切人以公民权，从而給与一切人以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来自享有一份主权和因此能够参加自治。因此，民主是唯一完全公平

的政体形式。

同样情况，"資本主义"是唯一公平的工业經济形式。由于它保持資本的私有財产作为人們在工业經济中参与財富的生产和分配的主要方法；由于它根据由自由竞爭市場供需公正地衡量对生产的貢献来相应地分配所生产財富的原則；由于它限制資本所有权的过度集中；以及由于它尽可能广泛地在这个經济的个人或家属中以相关的努力分散那个所有权，因而"資本主义"也就包含了所有关于財富分配的公平原則，并保护一切人的生存权利，保护每个人作为求得这种生存的手段的私有財产的不可分割的权利。在具有高度生产力的資本主义經济中，財富的純資本主义分配可以充分实現这些基本权利。

这就很明白，"資本主义"会产生經济民主或政治秩序中民主的經济秩序的孿生子。因为民主政治是一切人可以作为公民参加的政体，所以"資本主义"是一切人可以作为資本家参加的經济。正如他們通过公民的选举权参加政治給予他們以政治自由那样，他們通过資本所有权参与財富的生产也将給他們以經济自由。

而且，正是由于人們同样都是公民，才使他們享有政治平等。他們并不分成統治阶級和被統治阶級。同样，当一切人都有作为資本家参与生产的同样机会时，才使他們享有經济平等。他們并不分成占有的和劳动的阶級(即，資本家和无产者)。因此，建立"資本主义"作为民主政治的經济結构，会在历史上首次产生理想的无阶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全体人民大众将組成一个单一的阶級——这个阶級确有真正的权利和公平。①

我們刚才說"資本主义"为民主政治提供了必要的經济基

础。这种說法不仅表达了整个經济秩序服从于政治秩序，而且表达了經济自由对保护和持續政治自由的必要性。

第二点需要进一步加以評論。我們已經屡次指出，我們的祖先不愿或拒絕把参政权扩大及于劳动者，或把平等的选举权給与有閑的有产者以及那些靠劳役为生和从童年到进入坟墓一天得劳动十二小时或者还要多一些的人。他們的理由之一，如約翰·亚当斯和亚历山大·汉弥尔登所表达的，仰他人鼻息为生的人(正如那些时候无产的劳动者那样)，并不具有公民权和运用政治自由所必需的經济独立。

还有其他的理由。有人感觉到，旣然有产者和无产者不属于同一經济阶級，他們也不应属于同一政治阶級。也有人认为，財产的所有者为了財产关系，他們比无产的劳动者更是存亡攸关；且在某种意义上，他們确实如此。这就得出这样的准則，即国家应由那些占有它的人来管理。最后，約翰·斯图亚特·穆勒指出，如亚里斯多德之所預示，使劳动者成为公民的困难，是他們旣无适合他們尽公民責任的教育，又无作为一个积极参政者行使公民权的空閑。单純的事实是：当穆勒于1863年写“代議政府”的論文时，如同亚里斯多德于紀元前第四世紀写“政治学”一样，这确是如此。

---

② 常常有人說，私有財产制为民主政治提供了經济基础。情况并不如此；或者毋宁說，它是使人誤解的半眞理。私有財产制对于經济自由也許是必要的，但靠它本身不足以把这类自由分散給民主政治中所有的公民。在原始資本主义中，手里集中了資本所有权的少数資本家阶級，对于尽一切努力把参政权扩大到无产的劳动群众，是最頑固而坚强的反对者。因此，正是“資本主义”——分散的資本所有权，而并不恰恰是資本的私有权——創造了适合于民主政治的經济基础。

上述一切，似乎在指出下列結論，即各个人对于財富生产和有收益的財产(这在工业經济中是資本)的普遍所有权，作为随共和国公民权俱来的普遍具有的政治权利和特权的經济基础，是必需的。但是，也可以这样說，为了使一切人成为公民，被賦予政治自由，或依賴他們积极参与和負責公共事务(因为他們对自治的結果有严重的利害关系)，也沒有必要使所有人都成为資本家。

为支持这种反对意見，可以这样說，我們現在就有普遍的选举权，即使在混合資本主义制度下，就資本家这个名詞的重要意义而論，只有比較少数的公民是資本家，选举权还是运用得相当好。可以这样来爭辯：其所以运用得很好，是因为普通公共教育的普及，随参政权扩大到所有的人，为公民权提供了教育前提。这些連同工人群众工作时間的不断减少（这是由工业生产的进步使其成为可能并經有組織的劳工和政府管制加以实現的)，不但为他們提供了政治生活上的訓练，而且在解放出来的空閑时間內为他們提供了积极参加政治事务的充分机会。

我們的混合資本主义經济，为了支持民主，所有这些事情都做了，而且为了使一切人成为良好的公民，并未使一切人成为資本家。那末，为什么需要以“資本主义”作为民主政治的經济基础呢？

从两种考虑找出了答案。这与教育或空閑时間无关；因为必須承认，提供公民权的这些先决条件，沒有必要使一切人都成为資本家。但这些并非是仅有的先决条件。

另外的一个考虑就是，只有成为資本家才能享有在資本主义經济中的經济独立。在我們的混合經济中，那些既非資本家又

非工会会員的人，如不仰人鼻息，就不能生活下去。而那些通过有組織劳工的权力，与支持有組織劳工的政府权力相結合而享受这种經济保障和經济独立的人，并未因为他們拥有的財产权发生作用而获得他們的經济保障和經济独立，却只有在阶級斗争中通过爭取权力而获致。

即使所有工会都按民主形象組織并按民主方式来运行，它們的会員在經济上的自由，还是不如那些作为独立的个人而不是作为团体的成員来掌握其生活、并把它当作个人权利問題而不是当作組織权力問題的人。既然工会的权力有賴于政府的抵銷权力，那末通过組織权力来掌握生活也将依賴政府的权力。这是上述的第二个另外的考虑。

上述两个考虑都被作为托馬斯·杰弗逊主張土地經济（而不是工业經济）提供共和政府經济基础的理由。他所描繪的土地經济，其中大多数家庭靠他們占有和工作的农場謀生，而不是象在开始兴起的工业城市中的工人家庭那样依靠工資和雇主。占有土地的农場主享有經济独立，据杰弗逊的意見，这种經济独立是公民权以及有力地和良好地使用政治自由的理想的基础。

这类人之得以生活或独立，并非蒙政府之恩，而是全靠他們对有收益財产的所有权。因此，他們得以作为独立的人来参加政治。他們并不企求賦予政府以非常权力，以便給与他們以自由。相反，因为他們在自己的財产和公民权中已經有自由，他們企求限制政府的权力，其范圍以有必要保护他們的財产和保障他們的公民权为度。

杰弗逊对有利于劳工的土地經济所說的話，以及亚里斯多德在他之前对这种經济所說的話，对于資本主义工业經济来說，

也是正确的。我們只要把名詞掉換一下。为了代替作为亚里斯多德时代理想公民的占有奴隶的貴族，或为了代替作为杰弗逊时代理想公民的占有土地的农場主，我們只要以占有資本的普通人作为我們时代的理想公民就行了。在这三种場合，这些人有为自治所需的独立；而既然他們之有經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是靠公理，不是靠强权，他們将試图限制政府的权力，其范圍以有必要保护他們的权利为度。

虽然“資本主义”这样为民主政治服务，幷且同时創造經济上和政治上的无阶級社会，但这幷非“資本主义”对人类生活作出的最后貢献。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由于借劳动参与財富生产的人递减，因此借資本所有权参与財富生产的人将递增。在“資本主义”制度下，人們将可摆脫我們当前混合經济所强加的一切不必要劳役形式中的浪費。

幷不需特别的眼光就可以看到，耗費于农业和工业过剩产品上的劳动是浪費的劳役；也无需乎特別的眼光就可以了解这个秘密，在有組織劳工的压力下把劳动时間縮短后，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工人要保持两三个工作崗位，以及为什么有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和正在发育的儿童进入劳动市場。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需要劳动，不管其是否为必需的財富生产所需要。只有“資本主义”才会引导一切人于一旦他們的生計获得确实保証之时，在財富生产之外，还参与对他們的幸福是主要的东西——从事于空閑的工作，創造文明的东西和人类精神的东西。

在这方面，“資本主义”是合理組織起来的工业經济，显然胜过过去夸耀为最合理地組織起来的劳工經济。在合理的劳工經济中，沒有一个人是奴隶，一切人都得为生計而把他們的大部分

生命和精力消耗于劳役。沒有一个人享受純自由劳动的空閑工作。

在建立于动产奴隶可悲的不公平之上的劳工經济中，有些人——有閑阶級的成員——能够如亚里斯多德所說，“从事于哲学和政治学而生活得很好”，或換句話說，把他們的大部份生命和精力消耗于創造文明东西的純自由工作：文艺和科学、国家制度和宗教制度。

任何在性质上作为工业生产体系的資本主义經济，可以成为世界上所曾見及的从事自由工作时間的最有力的源泉。象苏联那样的国家資本主义經济，以及象我們这样的混合資本主义經济，都同样可以为一切人創造从事空閑工作的可能性。但国家資本主义和混合資本主义都实行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这使它們在关于人类的生計工作上树立了謬妄的理想。一切人有劳动的义务，这是国家資本主义的教义之一。充分就业的目标則是混合資本主义方案的主要目的。按照“資本主义”的原則，两者都不是健全的理想。

“資本主义”的最終目标不是生計工作方面的充分就业，而是从事空閑工作的最充分就业。一切人有劳动的义务在道德上远非健全，道德的眞理在于一切人有义务尽可能地耗費更多的时間来追求自由。如果他們把資本財产使用于生产而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益，使他們可以耗費大部分时間于自由活动，那末关于他們不耗費任何时間或精力于生計工作，特别是机械性的生計工作，就絕不是不道德的。当然，資本家必須貢献时間和精力于他們財产的經营管理，但那至少在性质上是自由的活动。

在我們述及追求自由工作时，我們得記两件事情。一件事

情是純粹自由的工作，如政治家、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教师等的活动。另一件事情是专家和經理所做的工作，他們即使从事于財富的生产而非从事于創造文明的东西，其所担任的活动虽然是从事生活資料的生产，但在性质上是自由的。

从事这类活动的人，比起哲学家、純科学家、美术家和教育家来，就所生产东西的絕对品級而論，其志趣是比較低級的。但就工作的人性而論，他們都是从事于具有空閑工作一切主要特征的創造性活动。

况且，那些在大規模工业企业中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在他們自己的团体內，正担任着立法、判决和行政等准政治职能。而在私人团体的相互关系上，在同政府代理人的相互关系上，商业和工业企业的經理如同私人大学、医院和財团的首脑一样，必須发揮政治家的职能。

記住这个重要条件，現在可以不致引起誤解地說，“資本主义”的最終目的，除建立經济的公平和自由外，在于使一切人的主要生涯花費在空閑的工作上。它为一切人爭取的目标，原始劳工經济是达不到的，建立在奴役基础上的文明的劳工經济，也只有少数人办得到。在发达的工业生产条件下以机器代替奴隶，国家資本主义和混合資本主义都得为一切人做着过去奴隶社会为少数人所做的事。但，由于它們在財富的生产和分配中，对資本和劳动的处理发生根本性的錯誤和混乱，它們在終局的目标上并不清楚和一致。相反，它們經常向对立的方向发展。只有“資本主义”由于其原則的健全性和一致性，是以正确的人类終局——一切人过美好的生活——为目的。

第八章　資本主义的学説

資本主义的經济学

在轉到資本主义革命能够完成的实际綱領之前，在关于資本主义革命概念的最后一章中，我們认为概述"資本主义"的学說是有益的。那个学說不仅包含財富的生产和分配的經济学。它包含着在整个經济中涉及政治作用的政治經济学的基本考虑。它还包含着財富与更重要东西的关系方面以及生計工作与更重要活动的关系方面的倫理判断。

"資本主义"的經济学在前文已經充分討論过，这里仅須作最簡括的概述。下列各点是其主要部分：

1. 在財富的工业生产中，財富的大部分为資本所生产，只有一小部分为劳动所生产。

2. 資本私有权，和把这种所有权在这个經济的家族中所作的最广泛的分散相結合。

3. 由生产要素的私人占有者（即劳动力和資本的私人占有者）的志愿結合和合作的財富生产，其中大部分人将同时发揮資本家和工人的职能。

4. 所生产財富的分配按照从事生产者的財产权，而給与各个生产参与者的分配份額的大小則由他們的貢献程度来决定，这种貢献是在自由竞爭条件下通过供需而估价的。

5．劳动力（即从事于机械性劳动的人数）随着工业生产的逐渐自动化而漸減；以及用于空閑工作或并非机械性的生計工作的人数稳步增长。

6．依靠自由竞爭条件下建立的包括工資在內的勤劳所得和股份所得（在由竞爭决定的工資并不构成可恃以生活的收入的情况下，后一种收入特别重要），以維持普遍高度的生活水平。

7．創造广泛分散的大量购买力作为維持大量生产的手段，不必仅仅为了提供就业的緣故就不管所生产的財富是否需要而人为地扩充生产。

8．促进并采用一切先进技术，造成更有效率的工业財富生产，从而使財富生产所需的生計工作量減少。

某些广泛流行的謬論，曾阻障着并且仍然在阻碍着那些关心我們社会中經济問題的人們理解上述"資本主义"的学說。注意当代經济思想中最隐蔽的这些謬論是有治疗效果的，这些謬論不但在公然自认为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可以找到，而且在我們目前混合資本主义的主要辯护者的著作中也可以找到。这些謬論可以簡述如下：

1．不承认資本工具如同人們从事生計工作是財富的积极生产者一样是財富的主动生产者。

2．因而謬妄地区别一个人通过自己的劳动成为財富生产的积极参与者和通过資本而成为財富生产的消极参与者。

3．进一步认为来自資本的生产性使用所得的收入，和来自劳动力的生产性使用所得的收入不同，并认为不应給与消极的資本財产以和劳动財产同样的权利。

4．錯认为整个工业經济通过愈益有效的資本工具的采用而成为愈益多产之时，机械性劳动也相应地变得愈益多产，因而无視在象我們这样发达的工业經济中，机械性劳动只生产了我們財富的很小一部分（也許为10%或更少些）。

5．不承认在我們目前經济中，資本的財产权实际上已大受侵蝕，却自欺地相信，我們的經济是尊重資本的私有財产权的。

6．不承认如不把資本私有权分散以及如不充分尊重这种所有权的权利，經济权力的分散是不可能的，并且不知道广泛分散的有效的資本私有权，在自由社会中是能約束和限制現代政府必然集中的政治权力的唯一制度。

7．承认有效而足够的資本形成的重要性，却不承认逐步把資本私有权較广泛地分散的必要性。

8．无視于这种事实，即資本財产之大量集中于在工业經济中占很小比例的家族手中，阻碍着全体家族之有效地参与財富生产，并且因而无視于这种事实，即少数家族之获得經济保障，摧毁了其余家族的經济保障。

9．不承认資本所有权的过度集中形成参与生产权的分配失当，这是建立在資本和劳动私有財产之上的工业經济的經济脫节或周期性"蕭条"的基本原因。

10．誤信充分就业和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对于为了消費工业社会所能生产的財富而造成广泛分散的购买力是必需的，因而誤信这种做法是为阻止"蕭条"所必需的。

11． 錯誤地认为节約劳动的設計造成就业，即誤以为技术进步是与生計工作中的充分就业政策（这种政策經常借人为地

刺激过度生产,采取隐蔽其矛盾的形式)相容的。

12. 自欺地以为公司經理或董事恰如工业公司的一切其他雇員一样,都是生計工作者,所不同的仅在于他們工作的重要性和創造性的程度,幷誤信公司經理或董事都是我們社会中的"眞正資本家",把他們与公司所雇用的資本的"純粹所有者"区别开来。

这些錯誤和謬論的糾正或消除,将便于健全地理解"資本主义"的經济学。事实上,只要这些当前流行的誤解存在,要健全地理解几乎是不可能的。

資本主义的政治学

作为一門政治經济学,絕不能把"資本主义"和絕对自行調节的市場中所謂自由放任制度混淆起来。它幷非基于絕对錯誤的信念,即只要政府完全不插手經济,自然經济規律的作用就会造成經济繁荣、普遍的經济福利和公平、自由。

关于"資本主义"的政治学,如同"資本主义"的經济学一样,有許多被广泛保持的信念阻碍着对眞理的发現。最迷惑人的信念是关于竞爭的經济作用。例如,有人相信,不受政府約束或干涉所妨碍的自由竞爭,会发揮經济活动的自动調节作用。也有人相信,自由竞爭会提供充分就业,幷会自动地支持它本身。

竞爭幷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且經常地和自然地傾向于破坏其本身,反复而广泛出現的事实,現在已使这些空想的自由放任信念名誉扫地。但很不幸,某些人仍然相信它們。过去人們认为自由竞爭有这許多优点是基于这种錯覺,即它会提供充分就业幷使其本身永存下去。这也是不幸的,因为結果当这些信念

丧失信用时，自由竞爭的眞正作用也往往随着丧失信用了。①

作为一种政治經济学，"資本主义"认为竞爭并不提供和不能提供充分就业，且充分就业本身不是所希望达到的目标，实现它的手段也是不需要的。"資本主义"坚持：能够客观而公平地决定經济价値的自由竞爭市場如不存在，公平經济的整个概念就要落空。因而它也承认政府有必要作出最大的努力来管制經济，俾能在一切市場上保持自由竞爭免受自由竞爭破坏其本身的固有傾向的影响。所以，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政府有責任在这个經济的一切市場上維持自由竞爭。

"資本主义"远非自由放任制度，而是一种政治經济学，在这种学說中，参与經济活动者的最大限度自由，是依靠与"資本主义"經济原則尤其与公平原則相一致的政府管制来实现的。如同沒有社会約束不能創造自由社会一样，沒有适当的經济管制也不能創造自由經济。

政府的責任是给予私有財产以最充分的保护来促进"資本主义"，所謂私有財产不但是消費品財产，而且还主要包括資本或劳动力性质的生产工具方面的財产。在資本工具財产的場合，政府的目的应使这类財产实际上成为勤劳所得的源泉。要做到这一点，必須保护資本家从他們資本所生产的財富中領受全部报酬的权利。此外，政府应圍繞着資本家作为股东的經济地位，

① 在"資本主义"一书中，将提出自由竞爭作用的完整分析。在那个簡略的分析中，我們想强調下列各点：在这个經济的一切市場中（技术上无可避免的公用事业范圍除外），为了社会的公益，自由竞爭决定（甲）哪些項目的財产应該生产和生产多少；（乙）生产的技术規格；（丙）生产者，即劳动所有者和資本所有者的一致；（丁）各項財富应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生产；（戊）决定各个生产参与者所作貢献的价値；以及（己）决定在生产的所有阶段和生产完成后整个时期的貨物和劳务的价値。

把类似那些給与公民政治地位的东西一样的法律保护和特权，为了类似的理由，給予資本家；即为了使資本家象公民那样，成为能运用法权以管理其本身事务的人。

在以竞爭作为公平估价的工具的地方，財富分配就很公平，而在壟断是权力工具的地方，有些人就能把他們的专橫意志强加于他人。况且，資本財产的分散的所有权，会使眞正竞爭的制度发展起来；而各种形式的壟断，会有利于資本所有权集中的每一傾向。我們目前的反托辣斯法，在概念上不适于助长竞爭和防止一切壟断形式。

除了充分保护私有財产的权利，并保障自由竞爭以对付其本身趋于壟断的固有傾向外，政府应訂立各种管制規則，这些管制規則，旨在为所有家族通过資本所有权或通过劳动所有权或通过两者，提供为生产作出貢献的机会，以使各个家族能正当地从所生产的財富中获得可恃以生活的分配份額，来积极促进"資本主义"。

政府有义务在任何时候尽可能使所有消費单位或家族参与財富生产，以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如果遵守資本主义的分配形式，既然財富大部分由資本所生产，这就有必要使所生产的財富也应以报酬的形式大部份分配給資本主。由于生产的負荷从劳动轉移到資本，因此这个經济中越来越多的家族必須成为資本主。

在工业經济中往往需雇用数百万工人。但是，如果个别家族对財富生产的貢献完全依靠劳动；如果在通过自由竞爭客观和公平地估价时，这类劳动所得不足以为那个家族提供相当好的生活水平，那就必須提供机会使这类家族成为資本主，以扩

大其对生产的参与。

在带有不公平的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形式的混合資本主义制度下，政府依靠充分就业政策来追求普遍經济福利的目标。在带有公平的資本主义分配形式的“資本主义”制度下，政府将依靠保証所有人有效地参与生产的政策——如果单靠劳动不够，就靠資本——追求保証所有人有获得可恃以生活收入的天賦权利的目标。

我們剛才已經指出，政府有积极职責来管制經济，以促进和保存“資本主义”。此外，政府自然必須管制經济活动，正如它必須管制社会的一切其他活动一样，以防止某些人損害别人。象产品摻假，不公正行为或商业交易的欺詐等，应严加管制，不許故犯，对这类行为的处分，将不亚于侵吞和路劫行为。

政府在这个經济中的任务除了积极的方面外，还有消极的方面。为了促进“資本主义”，某些事情政府不应去做，而这些不应做的事情和它应做的事情同等重要。除那些罕有的例子如不能实行私有权的公路外，政府不应占有和經营資本財产。除剛才指出的例子外，政府不应从事于財富的生产；因而，它应避免随着从事生产而来的参与財富的分配或再分配。

最后，作为一門政治經济学的“資本主义”学說，要求完全复查或改組两个准政治組織——股份公司和工会。这两个組織本身都是工业的或資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之不可避免的副产物。

在工业生产制度中，大規模企业所需要的資本是这样大，以致需要股份和股权；而随着每一阶段的技术进步，越来越需要拥有大批不从事經营的股东的股份公司，来代替拥有全部資本和

自己从事經营的单独資本家。

为了完全不同的理由，在原始資本主义盛行的一百年或更多年代的期間，为了給与那些只靠劳动参与生产的人以充分权力来对付少数集中資本所有权的人所掌握的大权，工厂生产制度必然会形成工会。

一百多年以前，第·托克維尔在这些新的自愿結合形式的兴起中看到了他所謂"政府次級机构"的出現。他认为，这些次級机构会阻止政治权力和經济权力集中于国家手中，如同古代政体中的封建貴族作为政府的次級力量阻止全部政治权力和經济权力集中于君主一样。公司和工会会这样阻止刚才出現并被他称为"民主"的群众社会墮落为极权国家的暴政。①

既无股份公司又无工会的苏联，証实了第·托克維尔的卓見，在那种情况下，工业經济的群众社会会經历极权国家的暴政。但第·托克維尔沒有預見到公司和工会在混合資本主义的經济冲突中作为反对的权力中心所发生的作用；他也没有看到民主政府管理这些准政治組織会遇到的困难，在这些准政治組織中有一些比起我們政治社会的联邦組織組成隶属管轄单位的市或州来，掌握得有更多的經济权力。

在美国的傳統中，这早已是一种政治准則，即不是这样的权力而是不負責或难控制的权力在危及自由。現在的大公司和才产生的大工会，表現了巨大权力的集中，这些集中起来的权力还没有充分負責地使用它們的权力。在轉变我們目前混合的資本主义方面，政府面临的最困难任务，在于馴服和利用这些資本主

① 参看"美国的民主政治"，第二篇，第四册，特別是第5—6章。

义附属物的权力，以及使他們有責任发揮它們应当完成的限制作用，以为“資本主义”和民主政治服务，或至少阻止它們互相掠夺。①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工会的問題不同于公司的問題。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显然不需要使工会作为实行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的权力工具。这是它在从原始資本主义轉变为混合資本主义过程中所起的作用，現在仍然在起着这个作用。但是說在公平地組織起来的、資本所有权分散、和財富按資本主义分配的經济中工会无需乎起这种作用，并不等于說不需要工会担当对社会有益的服务。通过自治的民主政治程序而起作用的資本主义工人自愿結合的組織，会作为新資本家受經济教育的机构和作为保护其財产权的工具而发生作用，以为它們自己的成員和整个社会而服务。

公司的問題，大都是恢复股东作为資本主和經营雇主的充分权力和权利的問題。在目前，由于經济权为經理部和董事会所篡夺，股东几乎被剝夺了权利。这种現象已为一种流行的說法所增强，即“被动的”不从事經营的股东应十分滿足于放弃随他的財产而来的权力和权利，而厚遇“主动的”不拥有所有权的企业經理。这等于說，为了获得作为經理的报酬而放弃持有財产权是对他自己有利的，就他卓越的智慧想来是合适的。

“資本主义”的学說要求彻底改組資本主对經理部的关系。它重視使公司負起責任来，在公开市場上爭取新資本，而不容許

① 关于这个題目，参看司各脫・布卡南在其“政治論文集”中关于公司的討論。紐約，1953年，第4章。

它們从各年的資本所得中扣除一大部分，并且不經股东同意就把那部分財产用于进一步資本化。它主張发达的公司的資本所生产的財富每年应予全部分配，即把这类公司的淨收益分配給股东，这对于在我們經济的最重要的生产性資产中恢复私有財产权的充分权利，以及对于減少所有权的集中和消除市場壟断的主要根源，都是必需的。

对于把"資本主义"創造成为理想的公平經济的实际綱領以及作为公平和民主自由的經济基础，这种命題是絕对重要的。我們将在第十一章中討論实际的含意，这一章要談到現代公司向"資本主义"的轉变。至于現在，只須指出在"資本主义"政治經济学中，公司在法律上的重行改組以及对它实行有效的管制，是政府首要的积极任务之一。

資本主义的倫理学

民主政治和"資本主义"本身，是为它們建立起来作为眞正无阶級社会的重要条件的公平和自由所需要的。但是，除非在此等条件之下生活的人善加使用，否則建立这样理想社会的条件将是空洞的胜利。他們是否善于使用这些条件，大都有賴于我們社会是否能通过对全体成員的高等普通教育或通过其他方法实現道德的和知識的革命——这种革命引导人类善于使用良好的制度。①

① 使一个人成为健全而負責的資本家所需要的德育和智育，比起明智而負責的公民所需要的德育和智育，并不高出一等。如果在普遍賦与公民权和一切人都需要靠教育的帮助成为良好公民的社会中，高等普通教育成为适宜于它所面临的任务，那末它也能有助于一切成为資本家的人获得一个良好資本家应有的美德。

革命需要扭轉在我們社会中几乎是普遍存在的两种傾向。每一傾向表示着价値的錯誤排列。所以，每一傾向发生于倫理学中的同一基本錯誤——把手段誤以为目的的錯誤。

一种傾向是在混合經济制度下为了本身的緣故推崇劳役或生計工作。我們把經济活动看作目的而不是看作手段。我們表示这种态度的方法，就是我們把財富生产范圍之外的更重要和更困难的創造性活动——政治、宗教、美术、純科学、哲学、教育等活动——从属于經济活动。我們表示的这种錯誤傾向，在于我們鄙視那些从資本財产中得到相当收益而不继續从事这种或那种形式生計工作的人。我們也在表示我們的态度，即当我們說生計工作的停止是"退休"，好象为經济安全提供足够財富的任务完成之时，人类生活的主要目的已經完成了。

另一种傾向在于我們以財富的追求代替幸福的追求。我們把財富看成好象是沒有条件或沒有限制的一种好处——不管如何使用，多多益善。我們忘記了一个家族的获得財富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手段只在它为一个家族的成員提供过美好人类生活所必需的物质上舒适和保障之时，才算是善加运用了的。所以，我們不承认任何家族需要的財富数量是有严格限制的，并且不承认財富的数量只要稍为超过合理的需要，就不能善加利用。总之，我們把充其量是人类发展手段的財富，认为具有无限制的和无条件的好处，其实这种好处只属于我們应当追求的目的——使我們成为至善的人。

这两种傾向与資本主义革命必須遵循的方向背道而馳。

把經济活动抬高到人类生活中不应有的地位，或更坏些，把生計工作看作似乎是本来美好的而不是純粹出乎强制的，会使

人們无視于"資本主义"所主張的道德意义，即"資本主义"的理想不在于使人們在生产財富的劳动中充分就业，而在于使人們充分享有自由活动或空閑工作，使用机器生产財富可使一切人达到这一点。

如果人們感到他們只有靠劳动謀生才能保持自尊，而不感到他們靠有效和充分地使用他們的机器奴隶把相当大的一部份时間和精力从事于自由的追求和文明的工作，是正在为他們自己和他們的社会做更多的事情，那末企图使一切人成为資本家的革命就丧失了它的道德旨趣。除非把早些从强制的生計工作中解放出来的劳动（无論是管理的、技术的和机械的），不看作被解雇的退职，或不看作永久的休假，而看作是向較好就业的推进，否則"資本主义"提供的就是可怕的前景，而不是鼓励性的要求了。

把財富的获得看作为了它所提供的愉快而去从事沉迷忘返的竞技，① 或把不加限制的財富积累——看作在道德上可以接受的人类成就的措施，这种态度必然引导人們拒絕这种教义，即个人获得和积累的財富应提供財富本身需要支持的东西。

拒絕了这种教义，他們也会拒絕这个建議，即个人的資本积累不許超过他們必然排斥其他家族适当参与財富生产的程度。他們的个人自由将受这类限制侵犯的感覚，使他們不理会最明显的証明，即公平需要限制。既然經济公平的原則为"資本主义"所必需，既然它不认为公平的要求是对自由的侵害，那末"資本主义"的綱領在当代社会的有些方面就不能避免遇到强烈的出

---

① 关于这一点，参看佛兰克·奈脫的文章"竞爭的倫理学"（紐約，1935年）。

于感情的抵抗。

我們希望，这类抵抗如果不为其他东西克服，也得为开明的自利心所克服。此外，我們深切希望，高等普通教育能够改变和甚至扭轉使人們反对資本主义革命目标的傾向。

如果通过环境的压力，那个革命能够发生而不在道德上違反它的旨趣和原則，結果那个社会的經济和政治制度将在道德上优于它的人类。一种，坚持資本——最生产的要素——的不合理分配或不能設法制止通貨膨脹的工业經济，将种下毁灭自己的种子；但比起一个在理想上尽量适合人性但人們未能使他們自身适应的社会所产生的人的蹂躪和墮落，那就算不了什么了。

即使最好的制度也不能为人类的利益而自动运行。它們的最后結果不比人們所树立和訓练他們自己去寻求的倫理目标或理想更好。自由給与人們以美好生活的机会，而公平使一切人的机会均等。但并不保証人們为了各人能够达到的最高发展而利用这些机会。

第二篇 資本主义革命的綱領

第九章 实际綱領的概要

建議的性质

資本主义革命是我們当前唯一选擇的論点不論如何健全，如果不能設計出实現它的切实可行的綱領，势将成为学院式的练习，徒托空言。資本主义这一概念，要使它成为唯一公正的工业經济組織，成为民主政治的經济孿生子，也只有不但在理論上而且在实际上具有眞实意义时，才能获得公众不断的注意和支持。

我們认为資本主义学說能够付諸实施。我們认为，相信实行資本主义革命是我們避免全盘轉向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徑的論点的人們，現在正是根据这一信念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构成資本主义学說的主要教义以及支持它們的論点，引起一系列的实际建議，以完成我們当前經济（其中只有一部分是資本主义的）的必要改革。本书以下各章将分述我們建議的値得讀者最愼重考虑的若干实际步驟。

陈述学說的教义是一回事，提出改革現存制度的实际建議是截然不同的另一回事。在前一場合，我們研究一种思潮，可用通常試驗的方法，即引証事实与观察其是否言之成理来决定其能否站得住脚。但在后一場合，我們却在尝試一种改变人类事

务进程的企图，它会受到将来无法預見或只能隐約預見的意外事故的困扰，也会因牵涉在內的人們的各种不同习慣和成見而趋于复杂化。人們对于这些事情所能有的想法，要通过另一种試驗的方法来决定其是否站得住脚，亦即取得所有参加这些建議中所提改革的人們的同意，让他們說一声所提这些建議是否值得实际上的深思熟虑并举行公众的辯論。

有一个时候，我們感到，我們陈述了資本主义学說并且論証它的教义的眞实性以后（包括这一教义，即我們的民主社会将来需要实行一次提供其所需經济基础的資本主义革命），我們已經尽了对于未来的职責。我們感到，任何实施那种革命的实际綱領，应由每一个与此有关的人們的共同努力予以闡发，特别是要我們政治和經济生活中的領袖人物——我們的政治家、立法者、行政当局、企业家、劳工領袖、銀行家、法律家、工程师、經济学家、科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加以实际的深思熟虑。我們感到，由我們来画出一張詳細的藍图作为今后五十年或更多年代中行动进程的任何企图，未免武断，这不仅是由于将来有許多无法預見的意外事故，同时也由于在从事实际的熟思以决定采取健全的行动綱領以前，需要征詢一切智慧的意見。

我們的迟疑不愿冒武断之險来提出实际的建議（不論所提属于怎样試行的方式），終于在我們与他人再三討論資本主义革命的概念和"資本主义"学說的过程中克服过来了。他們一再要我們說明，为什么想到我們的混合資本主义能够轉变成为完全資本主义經济的理由。他們一再告訴我們，不管学說如何正确，不管未能把这一学說付諸实施会对人类产生什么样的后果，但目前已經为时太晚，无能为力了。要是在工业革命开端的时候

就认識和接受資本主义学說的原理，也許可能产生一个完整的“資本主义”；但是我們从原始資本主义到混合資本主义所經历的途徑，不允許我們另走他途了。

为了回答这些問題、疑竇和忧虑起見，我們决定写出我們认为可行的实际綱領的概要。我們认为它的建議指出，要改变我們的社会原已遵循的方向，并不太晚。我們认为这些建議的綱要足够現实，可以保証使每一个关心它的人能尽最大的努力来使它們更切实可行。

毫无疑問，这些建議可以从各方面加以改进，可以随必須估計到的事物的不能預見的发展而提出补充建議，也可以补充目前任何人都无法設計的細节。这些建議必然是有时間性的。如果我們或者是任何人在二十五年以后重行考虑它們，那么这些建議必然要予以修正以适应目前任何人都无从想象的形势。以往为将来設計的任务所遇到的一切問題，对于技术进步不断加速的現世紀說来，尤其会遇到。

在把这些建議提到我国公民面前的时候，我們深深地知道，要作出必要的詳細的立法上的和业务上的改革来把我們的社会轉变成为完全公正也是完全資本主义的社会，要求我們社会中經济、政治、立法和科学方面的大智大慧来从事最紧張的研究。通过这些研究，我們将毫无疑問地能够設計出一个全然可行的綱領，引导我們的經济从走向社会主义轉而走向“資本主义”。我們也将毫无疑問地相信，那个綱領能够通过适当的法律程序并在公众輿論和立法辯論的贊助之下，付諸实施。这个綱領本身以及实施它的方法，都与我們現行制度的特質完全符合。

我們知道，从事剧烈改革的任何一套实际建議，势将引起悪

意的批評,同时也会引起周密的研究和改进它們的建設性努力。我們宁愿冒前者之險，以取得后者的帮助。但在面临两种可能之际,我們希望讀者記住下列之事:即我們幷不认为这些建議是所能設計出的最后的或是最好的建議；我們幷不认为它們在实施时不需要继續加以研究和深思熟虑；我們也幷不认为它們的一切缺点能够为对于将来的視界有一定限度的任何人所全部預見。

但无論如何,我們确实相信,我們所建議的措施是可以实行的,它們显示了資本主义革命的可行性。事实上,我們认为,它們要比任何一种旨在推迟或制止我們的混合經济走向全盘社会化而同时却沒有把它导向“資本主义”的措施更切实可行些。事实如果是这样,那么我們所建議的措施,幷沒有解除其他人們来考虑我們全体所面临的問題的責任。每一个人都要实际上想一想那个問題如何能够得到解决。

提了这些需要小心考虑之点后，我們立即轉入实际綱領的概要,先讲它的一般政策,然后讲它的特殊建議。以下各章将分别討論所建議特殊措施的实际含义。

一 般 政 策

下列一般政策应作为承担行动过程的指針。我們的一致努力应該是:

1．扩大現有企业的所有权。

2．鼓励新資本的形成以及新資本家所有的新企业的組織。

3．制止各家族資本所有权的集中,当这种集中超过了与完全資本主义經济的公正組織相适应的最大限度点以后。

特殊建議

依照上述一般政策，我們建議采取下列特殊措施：

1. 增加工业中发行剩余財产股份計划的运用。

2. 修改遺产税与贈与税法律，以鼓励世代相承时大量增加可恃以生活的資本財产的产生和继承。

3. 在轉变到"資本主义"的过程中，取消公司所得税并調整个人所得税，以便以公平方式向这个經济中的各个家族征課政府所必需的岁收。

4. 消除直接加劇資本所有权集中的各种政府設施。

5. 政府对于經济采取有效的管制，以保証各个市場上自由运行竞爭的維持；仅在极少数場合，由于技术上的物质的原因，得允許壟断。

6. 政府承諾有責任保証这个經济中的各个家族有合理的机会在足以賺取可恃以生活的收入的范圍內参与財富生产。

7. 采取立法，規定发达的公司应將其淨收入的全部(100%)发給股东。

8. 建立一种优先投資的制度，使所有資本財产收入不足以維持生活的各个家族增进他們的資本財产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

9. 运用税收和信用方法鼓励这个經济中的每一个家族都获得可恃以生活的資本持有权，同时限制这些方法的运用以制止其濫用于发展集中的或壟断的持有权，或濫用于投机目的。

10. 我們的信用制度將主要用以促进新資本家所持有的不足壟断規模的新資本的形成，同时，在参与生产的机会逐步达于平衡的过程中，逐漸減少用以支持消費的信用。

第十章 改良建議的出发点

出发点的情况

美国現时的高度生活水平主要归功于資本的高度生产力。我們的混合資本主义經济的缺点在于下列事实，即一方面，生产这个經济中約占90%財富的資本所有权絕大部分集中于这个經济中仅占5%的家族手中；而在另一方面，代表所生产財富的70%以上的收入却通过劳动予以分配。在我們的社会中，所有家族都能享有高度的生活水平，已經成为道义上认可的目标。事实上，如果要使大量消費来支持大量生产的話，它也是出于經济上所必需。

在我們的混合經济中，这些矛盾因素的資本主义解决方式在于：通过分散資本所有权，使大家都能均衡地参加生产。生产的負荷旣由劳动轉到資本，那么参加生产的手段也应由劳动所有权轉为資本所有权。① 这个經济的財富旣然愈益为資本所生

① 以工人身分参与生产轉变为以資本所有主身分参与生产并不一定降低就业总数。当然，全部財富旣愈益为資本而愈少为劳动所生产，以每个人每一工作时計算的就业量确将下降，除非增加所生产的总財富以抵消对劳工需求的减少。但在一个完全資本主义的經济中，这个經济也确实毋需为为技术所代替的人能够参加生产而生产过多剩余財富。当技术替代的影响落在旣是資本家同时又是工人这些人身上的时候，他們仍将以資本所有主的身分参加生产。他們对于生产的貢献也許要比以前更大些。

产，那么这个經济財富的分配也应愈益通过資本所有权来完成。除此而外的另一种方法，势必是資本私有权的侵蝕，以致达于全部消失的地步。

当我們考虑完成資本主义革命的方法之际，我們应当认識到我們今天的任务不同于150年以前，如果我們那时处在工业革命的开端就对資本主义經济应当如何組織有一个明确的概念的話。在那种場合，我們的主要障碍将是資本工具的缺少，我們的注意力也将集中于下列問題，即尽量把当前消費品的生产轉为資本財的生产，俾使生产的負荷显著地从劳动轉向資本。在那种情况下，政府毋需努力通过資本所有权的不断分散以促进“資本主义”，因为資本的生产力还在不断增加。

似乎令人惊异的是，我們今天要把这个社会轉变成为一个完全資本主义社会的任务，也許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容易些。我們拥有的資本設备足以生产我們所需貨物和劳务的9/10。我們已能适应那种形势，即資本私有財产的侵蝕业已成为我們混合經济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的不可避免的結果。我們业已习惯于忍受人为地产生的高度膨脹的工資，不必要的劳役（例如“限額支持就业措施”），以及几十种人为地刺激工业的措施以造成就业。我們也已痛苦地忍受了高度累进的个人和公司所得税。

总而言之，为了保持表面上的資本私有財产制度，我們不得不采取措施，其严峻的程度（随着技术的进步，它們必将变得愈来愈严峻）早已超过了在相当合理的时期內实行資本主义革命的措施。

我們将看到，这种資本主义革命能够部分地通过运用現

在人們所能忍受而且习惯了的所得稅、遺产稅和信用机构来完成。我們也将看到，当收入的分配愈少按劳动而愈多按資本（随着資本所有权的扩大分散）的时候，不断地减少运用这些措施，将不但成为可能而且也是必要的。同时，当經济权力的分散愈益完善时，政府濫用課稅和信用控制权力的危险也将减少。

在資本主义經济中原始分配的作用

原始分配就是购买力的分配自动地随着参与生产而发生的結果。工人对于生产貢献的結果，就获得工資、薪金、小賬、分紅或其他报酬的收入。資本所有主貢献的結果，就获得地租、股息、利息或原料补偿費的收入。

在一个自由經济中，每一个参与者按照他对于所生产財富貢献的价值，以竞争决定的方式，获得以购买力表示的收入。正由于在貢献中使用了他的生产性財产这一事实，使每一个参与者有权获得以某种方式（通常以貨币）表示的他对于財富生产所作貢献的价值。

所生产財富的市場价值，規定了生产者和供給者所能获得的购买力分配总額的最高限度。信用的运用也許可以使这种制度能够順利运行，可是它不能在原則上改变这种制度，因为借貸的款項必須偿还。所創造的財富与所获得的购买力之間的均等状态，可以下式表示：

以土地、原料、設备、机器、办公楼、流动資本等形式用于生产的資本的价值。	＝	以地租、原料补偿費、利息、股息、使用費等形式获得的各个資本所有主收入的总购买力。

用于生产的劳动的价值	=	以工資、薪金、分紅、实物利益、微薄的救济金等形式获得的各个劳动所有主收入的总购买力。
所生产财富的价值①	=	生产所創造的总购买力，亦即全部产品对于消費者的成本。

从事于任何种生产企业的資本和劳动的所有主，决定了誰将获得由于对最后产品各自作出貢献的結果所发生的购买力收入。竞爭地确定每一貢献的价值，决定了所生产的总財富将有多少分配給每一个参与生产的所有主。这就是在一个完全資本主义的經济中，由于参与財富生产的結果而发生的財富的自动分配——原始分配。

因此，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原始分配确定了这个經济的一般分配类型。派生分配，包括生产一分配过程以外的財富的轉移，是由下列情况产生的：例如贈与、继承，由于婚姻而发生的財富的轉移、丟失与覓得、偸窃、在原来的最后消費者取得后所发生的財产的交换，以及其他各种并非由于生产努力所发生的分配方式。派生分配所形成的分配类型，可能符合、加剧、或者趋向于糾正原始分配的类型，但还是原始分配决定了資本主义經济中的一般分配类型。

从原始分配的性质看来，很明显，如果要使現有的生产水平得以維持或扩大的話，由参与生产所获得的购买力就必須全部

---

① 哈罗特·莫尔敦曾經簡括地說过：“眞相是，一个商品的市場价格相等于那些从事于它的生产的人們的收入数額。”“收入与經济进步”，勃陆金氏研究所，华盛頓，1935年，第39頁。

用以购买消費品，或全部用以购买資本財。如果购买力以閑置儲蓄的方式（亦即儲蓄不用于或不能用于資本財的投資）予以冻結，則生产必須調低，直至所生产的財富与收入之用以购买消費品和資本財这两者之間再度取得平衡为止。

我們业已看到这样的事实，即資本所有权可以集中到任何一种程度，可是在一个非奴隶制的社会中，劳动所有权却是經常全部分散的——每一个人都是他自己劳动力的所有主。目前資本所有权高度集中的主要原因，是由于資本生产力的不断增加，以及非管理的和非技术的劳动生产力几乎保持不变，这两者之間有差异。这种生产力的差异，开始于工业革命时代，而从此以后，这种差异却愈来愈无情地增大。

資本所有权的集中还有两个次要原因。其中之一是它本身是資本生产力增大的直接結果：在这个經济的高額收入中，一般确是收入愈高，則收入之来自資本的比例也愈高。另一个原因則单純是大家都知道的經济行为的类型：除了下层与中下层收入集团的大多数人幷无資本形成而外，收入愈高，則用于消費品与劳务等的比例愈小；或者换一种实际相同的說法，收入愈高，則經常投資于进一步形成資本的比例愈大。

这样我們看到了，为什么各个人或每个家族的資本所有权一般趋向于按几何級数增加。若无政府的管制予以抵消的話，則在資本私有財产制度下的工业經济自然运行的結果，勢必造成資本所有权的愈益集中而不是愈益分散。在技术无情地进步的条件下，資本变得惊人地具有生产力，因而这种集中的現象继續存在，而不管累进公司所得稅（其征課对象全部落于資本所生产的財富）与高額累进所得稅（一般而論，它沒收了資本所有主

收入的比例，远較工人为高）的征課。

个人安全与为每个人保障安全的比較

資本所有主之所以要把他的收入設法“回头耕作”从而扩大他的資本所有权的动机之一，是在为他自己以及他的家族提供更大的經济安全。在公司方面，也发生同样的过程，并在很大程度上出于相同的影响。

这种现象——資本所有权的集中——在另一方面是資本主义經济蕭条的基本原因。为了隔絕經济蕭条的影响，也是造成集中的动机之一，这本身是并不足引以为奇的。但是集中本身构成經济蕭条的一个原因，指出了为什么資本所有权的广泛分散是使一个发达的工业經济健全地运行所必需的。

在这个經济中由一小部分家族来掌握大众的經济安全，对一切人的經济安全来說，是具有破坏性的。把財富生产集中于一小撮人之手，是与大家参与財富生产的观念不相容的。换句話說，由一小部分家族来生产絕大部分的財富，是与公正地把收入分配給所有各个家族这一点不相容的。只要一个經济中所有各个家族是在集中的資本所有权的条件之下取得它們的收入，施舍原則或权宜策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必然会运用。

怎样集中資本的所有权而不至于扰乱經济的稳定，必然要有一个限度。資本生产力的不断提高，可以看作是低級管理和低級技术劳动的生产力的相对下降。通过这些变化，参与財富生产的机会足够提供可恃以生活的分配份额，愈来愈意味着需要以資本家身分参与生产。因此，随着技术的进步，集中的程度和每一个家族有权参与生产这一点，变得愈来愈不相容。同样，

集中的程度，和每一个消費者有权参与生产这一点，随着这个經济中最低收入集团要求有机会生产更多的財富以便享受較高的生活水平，而变得愈来愈不相容。

在一个完全的資本主义經济中，参与財富生产逐漸从使用人的劳动轉向使用人所拥有的資本，这种参与財富生产的均衡化的速率，将与技术进步相适应。这只有在保持私有財产制度的經济中，通过資本所有权的不断分散，才能实現。而当在我們的“資本主义”制度下实現这点时，由于消灭了經济不稳定的原因，它将为一切人們提供个人安全感，这种安全感在过去只有某些人通过他們高度集中的資本所有权才能享受。

“資本主义”的原理明显地指出，一小撮人能远远地从貧困中隔絕开来，必致造成千百万人的貧困。在“資本主义”制度下，这种安全不能为一小撮人所独享，而須为許多人所共享，才有可能保障安全。而且，“資本主义”在下列两种情况之間所建立的均衡关系，即(1)一切家族都参与生产以及(2)把从生产所得的收入按各个家族对于生产所作的貢献按比例分配給它們，将消灭剩余財产所有权本身的主要灾难——周期性的經济蕭条。

資本所有权集中的程度

为了要把混合資本主义轉变为“資本主义”，有必要更仔細地考察一下构成集中的范圍和性质这一尙待解决的中心問題。

首先，我們必須区别資本所有权的集中以及消費品所有权的集中。資本主义經济的通常問題集中在参与生产的不均衡方面。这只能通过資本所有权的集中，或者通过在一个家族之內一方面集中了資本所有权，同时有一个或一个以上成員以工人

身分参与生产这种双方結合的方式而形成。消費品最后所有权集中的程度，并不在資本主义社会財富生产和分配問題中占据显著地位。一个人所有住屋的数目，只要他不把它們租給別人，并不影响他参与生产的程度。一个家庭不論拥有多少游艇，只要不用于运輸业务，也不影响他参与生产的程度。同样，一个人不論拥有多少本书或多少套衣服，只要他不开书店或服装店，也是沒有什么影响的。

至于生产資本所有权的集中，常識已經使我們完全沒有必要广泛重溫过去25年中所作的許多研究。我們只要援引簡要的两点就够了。

我們經济中生产資本的大部分是公司資产。由“促进金融知識的迈立尔基金”所发起、并由基茨·伯透、劳倫斯·湯普逊和莱茵·鮑林格三氏在1949年所作的研究，发現私人所持有可在市場上出卖的全部股票的65%—70%，为資产超过25万元的家族所有。这样的家族在这个經济的全部家族中仅占1%的微小比例。这个研究也揭露了所有这些可在市場上出卖的股票，为只占这个經济中人口2%拥有最大收入者——每年在15,000元以上——所持有。

至于不在市場出卖的公司股票（亦即紧持的公司股票）的所有权更为集中；当然，最大的集中乃在独資与合伙的企业①。1956年7月美国产联—劳联出版的“劳动經济評論”中报道92%

---

① 这一研究的結果，概括在劳倫斯·湯普逊与基茨·伯透两氏所著“租税对于投資政策与个人能力的影响”一文中，載“金融月刊”，1953年5月号，第137—151頁。

的美国家庭都沒有任何形式的股票。又据研究，公司債务所有权的集中程度更較剩余財产所有权为甚①。个人持有用于业务的不动产的所有权也比較集中。即使在农場方面，由于技术进步使大农場有較大的生产利益，也刺激了向大持有方向发展的强烈傾向。

在美国，資本所有权集中的眞正試驗，是在有多少家族拥有任何形式的資本数額，足以供应它們在目前水平下可恃以生活的收入，或至少供应这样收入的重要部分。据可資引用的証明，証实了任何人会疑虑的事，即这样家族的数目是微小的。无論如何不超过全部家族的5%。

資本所有权集中的形式

当考虑資本所有权的集中所采取的形式时，我們必須記住，私有財产权的要旨是在予个人所有主以控制其財产的使用权和处置权。

資本財产方面的所有权采取的形式是各色各样的。各个私

① 据久已主張扩大資本所有权的"紐約股票交易所"出版的"誰拥有美国实业——1956年股票所有主調査"报道，在1952年至1955年年底之間，拥有公众持有公司（即公司証券載入"登記股票交易所"名单內，且有300多股东的公司）股票的人数，从649万人增至863万人，增加了33%。这一事实，与所有各种主要研究中得出所有权集中的結論之間的矛盾，是表面的而不是实际的。交易所的研究甚至并不旨在反映所有权的集中。在交易所的研究中，把那些对公众公司持有十股或甚至一股的所有权，也都算作股东。它所算进的2/3的股票所有主，其每年收入在7,500元以下。在其他各种研究中，把这一集团当作无关重要，认其不足以形成美国实业的剩余財产資本。交易所的研究只指出有愈来愈多的人們对变成資本所有主或代表資本的証券所有主感到兴趣。

人所有的資本可以采取公司的形式。在这种場合，資本的所有主是一个“法人”——公司。按照法理，公司的所有权操于某一个股东或若干股东之手。股东可在任何时候解散这个公司，从而消灭这个中間实体，并直接掌管公司資产及其业务的所有权。可是，公司是把資本的生产力和管理者、技术人員和其他工人的才能結合起来的最有效的方法；通常不便于解散一个公司来使它的股东掌管产权（即使不从納税的角度考虑的話）。

在美国，大部分生产資本都采取公司的形式。但也有巨大数額的資本直接归个人所有（独資）或合伙、信托社或其他联合的形式掌管。不論采取什么样的形式，要使資本資产成为私有財产的話，最重要之点是它的控制权操在象这样的所有主之手。假如公司管理方面在决策的时候，所受国家（或国家授权出面管制的人們）的影响胜过它的股东，那么这个公司資本就不再是占优势的私有財产，而变成主要为国家所控制的資本，从而成为国家所有的資本了。

我們把家族当作所有权的基本单位，因为家族是耗用收入的基本单位，因为家庭或家族收入一般地决定了在家庭单位中各个人的生活水平。

我們早已提醒讀者注意，区分資本私有权的眞正集中以及資本私有权的表面集中。当所有权一部分是名义上的而另一部分才是有效的时候，衡量集中的眞正尺度是資本所生产的財富究有多少实际归于它的某一个所有主或其若干所有主之手。当所有权完全生效时，衡量集中的眞正尺度将是这些資本的所有主在一定时期內获得收入的大小。

例如，让我們考虑一个家族拥有投放在非公司的实业（或分

散投資在若干这样的实业中)的資本,納税后每年收益20万元。如果这个資本的所有权完全有效而这个家族每年收到20万元全数的話,那么很清楚,这个家族拥有的賺錢能力或生产財富的能力,等于40个工人家族,其中有一个工人或几个工人合起来平均每年为每个家族賺錢5,000元。另一方面,如果这个占有資本的家族每年只得到5万元,余数則被下列因素所吸去,即人为的高工資以及管理上无法控制的决定所左右,而不让公司的一部分收入分給股东,而且这种情况如果年年继續下去的話,那么也很清楚,这个資本的所有权只有25%是有效的,而其余75%是幻想的或只是名义上的。当征課于公司的所得税所提供的資金用之于政府正当开支范圍以外的話(例如,把財富再分配于"边际以下"的农民,或支援經济上不必要的苦力),那么資本所有权也許更受到削弱。

資本所有权可以是部分地或全部成为名义上的,也就是說,它可以在不同程度上失效,而不管所有权的形式如何。如果采取公司的形式,这种所有权的失效,可以通过把資本所生产的財富予以截留,从而不使它們的全部或大部分流入資本所有主之手。这可以通过这种途徑来达到,即通过征課所得税、国产税或財产税来筹集資金用之于政府正当开支范圍以外,亦即实行收入的再分配。它也可以通过把資本所生产的財富轉入工人之手而达到,正象目前所做的那样,即由立法或工会施加压力提高工資,使工資超过自由竞爭条件下所决定的水平。它也可以通过把适用于公司股东权的法律不予执行而达到,正象目前发生的那样,这些法律使股东无法行使其取得他們的剩余財产資本所生产的收入或財富的权利。公司經理部于是能够不征詢股东的

意見，把这些收入"投入耕作"以无限制地扩張企业，而毋需先从公司收入中全部支付股息，然后再說服股东同意其重行投資①。

在我們考慮如何解决集中所引起的問題以前，还得提到另外一种生产力集中的形式。我們已經提到过，生产力的集中，可以通过把生产資本的所有权以及同一家族中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成員以工人身分参与生产这两者結合起来而达到。当大量資本的所有权与下列情况結合起来的时候，即在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实业中，以管理人員或技术工人的身分占有高薪位置或从事于律师、医师、工程师、会計师等很賺錢的业务的时候，这种集中达到了它的高峰。当工人(亦即专靠劳动参与生产的人們)过剩的时候，这就成为很重要的集中方式。

混合資本主义如何处置所有权集中的結果

在討論从我們的混合經济轉变为"資本主义"的过程以前，让我們問一下，我們目前形式的混合資本主义怎样处理資本以几何級数的速度集中于其所有主的自然趋势問題。把問題以数字来表示，若是被为数約5%的家族所占有的大部分資本，生产了90%的財富，那么，用什么来制止这5%的家族获得90%的收入？

要是資本所有主的財产权受到充分尊重的話，这正是要发生的情况。若在一个完全資本主义的社会中，它的政府将以下列方針来指导其行动，即如果90%的財富为資本所生产，則私

① 上举使得以公司形式持有私有財产权失效的种种原因，除了公司董事截留不分配股息一点而外，也适用于其他形式的所有权。

有权的分散将扩大到足以使 90% 的收入作为資本的报酬来分配，而仍保持广泛地分散的购买力①。

混合資本主义怎样来应付这个問題呢？一般的回答是很明显的。我們的混合經济并不企图把資本的私人所有权分散給社会中各个家族。它却把資本所生产的財富加以分散；也就是說，它把資本財产权受到充分尊重时应归資本所有主的一大部分收入，分配給劳工。

下面所列，是我們的混合經济把資本所生产的財富至少2/3轉移給我們社会中非資本所有家族的比較重要而众所周知的办法：

1．首先是 1848 年"共产党宣言"中要求的办法："征收高度累进税。"由于絕大部分高額收入大都是資本收入，累进个人所得税使資本所有主减除其收入中的份額远較劳动所有主为甚。至于累进公司所得税的效果則有所不同。它对于資本收入所征課的税并不比劳工收入为重。它全部而且专門落在資本所生产的財富之上。制造业国产税与資本工具財产税，情况也是如此。

2．累进个人所得税本身阻碍了将公司收益分配給它們的股东。很少公司付出它們的淨收益的半数以上。許多公司年年保持远超过半数的收益。税法旨在阻止以逃税为目的的"扣留"

① 不論劳动力是否"充分就业"，都是这样。如果按照对于生产所作貢献的竞爭估价的結果，劳工只生产了国民財富的 10%，則国民收入中工資所得的总份額也将是 10%。但不管所生产的貨物与劳务中包含的劳动怎样微少，如果消費者的需求把生产提高到足以吸尽一切可資雇用的劳动，仍将有充分就业。当然在一个发达的工业經济社会，只有在战爭的陣痛中，才有这种情况发生。

不付股息。但是把收益进一步作資本投資的意图成为收益无限止积累的有效而公认的借口。

适用于股东的財产权法律，在此例中几乎剝弱到不复存在。法院认为，股东是否获得其資本所生产的財富的决定权，不在股东，而在公司經理部——工人队伍的上层。一代接一代的股东拥有或控制着他們名义上持有資本所生产財富的一小部分。

股东財产权的軟弱无力以及累进个人所得税的强大力量，联合起来促使在公司内部扣留了資本所生产的巨額財富。从这个集体的貯藏所中，通过政府和工会的安排，大大地用以补充实际工資。它可以毫无抵抗地为政府撥充基金，用以购置剩余农产品，資助援外財富的分配，支付超額的軍备儲备，以及推进各种人为的刺激工作。

3. 劳工的最大雇主之一是建筑工业。政府的低利抵押信用政策，举例言之，能使一个住宅的购买者以耗用他将在今后二十年或三十年期間所生产的財富的方法，在今天創造就业。这里是借信用資助消費者以一項小規模資本持有权的例子。达到一定要求质量的住宅的缺少，有时偶在这种方案中提到。但这些方案的倡議人以及贊助他們的建議的政治領袖大都是很坦率的。他們的目的就是充分就业。

4. 劳工的另一个大雇主是制造业。我們的混合經济通过政府支持低利消費信用以鼓励购买耐久貨物的办法来刺激就业。在这些耐久貨物中，有我們高度生活水平所需要的最重要的几种消費項目：汽車、洗衣机、洗碗机、眞空吸尘器、电炉、冰箱、冻結器、电視机、浴室装置等。我們的混合經济給这个經济中的各个家族提供信用以享受这些消費品——正如完全資本主

义經济将主要通过其各个家族所有的資本收入来使它們获得这些消費品一样。

5．农場就业的激励是通过政府购买剩余农产品、“土地銀行”方案以及直接規定超过它們的竞爭水平的价格（例如乳酪业之例）。这些方案实行的結果，都将提高各个家族的生活費用。这些方案在很大程度上再分配收入給农民，从而作为再分配收入給“非資本所有”家族的一般綱領的一部分。

6．就业的“扩大”是通过对于工人生产的多种限制。砌磚的数目受到限制，做活的件数受到限制，間歇期間几分钟工作时間受到限制。雇主被迫雇用超过所需的司机，超过有效工作所需的助手，仅仅坐在两厢的乐队，不必要地重排早已排好活字的排字机手，等等。由于政府的保护和鼓励，工会业已制定了許多淸規戒律，以致建筑工作在雇用人方面必須达到最高数字，而不是达到最大的效率、技巧、能力或努力①。

7．通过称为“集体合同”的办法（这一办法原来的健全的意义是在給予雇工与雇主同等的“重要性”来討論工資、时間和劳动条件），政府与工会合作，共同提高工資，使其远远超过它們在竞爭条件下所能达到的水平。这是用資本生产的收入以酬报工人的最直接的方法。它在这个經济中实施一种由政府授予工

① 还有一种隐蔽的失业，虽然不象“限額支持就业措施”为众所周知，也可以同样流行和同样有效地促进有利于劳工的分配。帕金生教授曾經对此加以諷刺地指出，由于“工作扩張以塡补完成它所需的时間”，一个公司或政府机关办事或行政人員規模的增长毫无限度，而不論它的工作是否在增加、維持原状抑在減少。这种被称之为“帕金生定律”的趋势，无疑是在公司和政府机构中造成难以計数的办事和管理方面“限額支持就业措施”的原因。参閱帕金生著：“帕金生定律”，波斯頓，1957 年。

会的投票权，以便向雇主、股东和整个經济征課稅收。它认可了一种借組織力量生效的壟断和共謀，超过了历来筹划过的任何一种工业壟断。它从这个經济的主要領域中消除了运用客观的、无偏見的和自由的竞爭作为經济价值的正当决定因素。它的唯一的"辯护"理由是，如果沒有这样的收入再分配，在我們目前的經济中就不会有足够的大量购买力以支持大量生产。

8. 我們的混合資本主义經济經常借战爭經費的正規化来增加就业。战爭物資需要雇用劳工来生产，但是它們不能满足消費需求。它們創造购买力，要求更多的就业来满足那种购买力。不論战爭物資在适应国防的实际需要上怎样迫切重要，在国防以外它們是在混合經济中創造"充分就业"的理想物。而在完全的資本主义社会中情况幷不如此，在那里，国防是国防，而不是增加就业的办法。

9. 正象战爭物資的生产超过了国防需要一样，我們的混合經济也能通过援外計划来促进有利于劳工的分配，这些援外計划超过了国防的需要，或者完全越出了国防需要。我們的混合經济所作援助外国的若干撥款，既非出于国际慈善观点，亦非出于健全的国防需要，而是为了充分就业的利益而向外让渡我們的剩余机器工具、农产商品等等。

10. 我們的混合經济周期地借征課累进遺产稅与贈与稅的办法来中断資本所有权集中的过程。这些稅收不但轉移了大量积累起来的資本財富給政府，而且經常妨碍市場竞爭幷促进有关物质資产所有权的集中。在許多緊持股票公司的場合，只有出卖实业的控制权才能繳付課稅，而其买主又常常是公司最有力的竞爭者。

11．我們的混合經济可以借它的課稅法律来促进一种不是通常承认的社会化。这是以慈善基金著称的再分配形式。从法律观点設想，慈善基金都属于公共团体。它們所有的財富是在国家控制之下，而基金本身则規定这种財富永不返回那些轉移其財富給这些半政府机关的人們，亦不使这些人从中得益。从这些基金中，根据政府規定的章程，将財富用于各种慈善事业。政府可以随时而且确实也在随时改变其怎样分配这种收入的意图。

混合資本主义用以促进資本所生产的財富作有利于劳工的分配来补充劳动实际生产的財富的这許多策略，势将更加集中在这个經济中資本的名义所有权。这有时称之为“滴下”原則。购买力人为地注入这个經济的这种作法，随着資本所有权的集中仍然生效到什么程度，更使資本的所有权趋于集中。这回过头来又需要加課更急剧累进的所得稅，使仍然生效的所有权殘余改变为名义上的所有权幷分散购买力。

第十一章　旨在扩大現有企业所有权的措施

剩余財产分配計划

利潤分配，包括目前最常用的各种年金計划，是相当普遍的措施。凡繳入这些計划的基金得减征公司所得税，因而促进了这些計划的实施。

直到向“資本主义”的过渡达到使資本家在我国財富分配中占优勢被劳工分配占优勢所代替为止，有必要保持高度累进所得税，以制止冻結以儲蓄超过資本形成額形式存在的、达到危險程度的大量购买力。

所得税本身并无絲毫扩大所有权分散的傾向。它降低了現有資本家拥有其資本所生产的一大部分財富，但是它并不制造新的資本家。但若对类似我們目前实行的利潤分配（特别是股票分紅）計划所繳的基金准許减征沉重的所得税，那么所得税就能在促成向完全資本主义經济过渡中发生显著的影响。而且这可以在現有稅率的条件下完成。

要认識这些方法的重要性，有必要先分清下列两种东西：一种是利潤分配或年金計划，它們只在补充各个家族用于消費的收入；另一种是剩余財产分配計划，旨在制造新的資本家。只有后者，能在扩大这个經济的資本所有集团这一过程中，具有重要

意义。要是从剩余財产积累起来的收入大到能够使一个雇工在劳动收入之外可以获得重要的額外收入，剩余財产分配計划就能获得最大的用处。就創造新的資本家这一点而論，如果雇工获得他的一份基金而后又把剩余財产卖掉而以其价款用于消費品，則剩余財产分配計划将受到严重的損害。

若是剩余財产分配計划設計得能够使一个人从开始作为一个工人而过了几年以后变成殷实的資本利息所有主，那么这些計划将对于混合資本主义过渡到“資本主义”作出积极的貢献。它們能够做到这点而毋須使各种实业經历比目前慣于遭受到的更重的課税手术。

規定发达的公司应将其公司資本的全部收益付給它們的股东（这个問題我們将在后面討論），将大大增进剩余財产分配計划的有效程度，如果基金全部投資于发达的公司的剩余財产的話。

剩余財产分配計划不应当建立在退休的观念之上，正象目前在我們的“充分就业”經济中所理解的那样。目标应該是在建立永久的、多种多样的資本財产——能使新的資本家从靠他們的劳动来参与生产轉变为靠他們的資本来参与生产。

在劳工的利潤分配与資本家的剩余財产分配两种原則之間，有着很大的差别。前者只在提供一种收入或者一种补充收入，使工人在停止工資收入时能够生活下去。而后者則在使工人經过一定时期的雇用以后，能够从专靠劳役作为收入来源，逐漸轉变为在很大程度上靠資本利息的所有权作为收入来源。这样一种資本利息，如果不受到財产税或遺产税的減損（除非从公共政策观点来看，資本利息的数額大到足以形成壟断），也可以

在他死后为他的承继人提供收入。

遺产税法和贈与税法的修改

根据我們在前面早已討論过的理由，——主要是資本的所有权，或至少是名义上的所有权，是在按几何級数增加——一个工业經济社会有必要时时采取措施来制止經济权力过分集中于某几个家族之手。它的做法是通过征課高度累进的遺产税和贈与税。可是似乎很少（即使有的話）考虑到下列事实，即它虽然消灭了一种集中方式，却促进了其他集中方式。至多，这些租稅对于資本所有权代代集中于某几个家族之手所发生的影响，是限制了个人所有权，而却沒有促进資本所有权的分散。

这里让我們說明一下。巨大的个人財产当然終于要为贈与税和遺产税所削减，虽然凭着能干的租稅顧問的帮助，能够推迟和大大縮小这些征課的冲击力。弗兰克林·罗斯福总統在答复那种认为联邦遺产税会产生社会化效果的批評时說过（在1939年），政府以現金方式征税时，死去的資本家所創立和扶植的实业組織依旧存在。罗斯福总統所忽視的一点是，为了筹集繳納这些租稅所需的現金，經常发生出卖一个紧持股票的实业予其从前的竞爭者的結果。

我們現行的遺产税和贈与税又在另一方面加剧了資本所有权的集中。不然不可能以长期信托基金或其他狡猾的方法来逃避那种毁灭大半財产的遺产税和贈与税的影响，而在今日，巨大的資本持有权却轉移到免税的基金中去。在絕大多数情况下，这种遺贈是一种强迫的慈善事业。許多慈善基金的建立要溯源于这种税法而不是出于眞正的慈善动机。与繳納77%的联邦遺

产税（加上各州所征遺产税）那种默默殉难的情况相反，“个人基金”的建立却允許一个人运用他的創造力来处置他的財产。

目前在美国有7,300多种慈善基金，資产总額超过50亿元。这个数目正在迅速增加之中。从資本主义革命目标（亦即分散私人資本所有权）的角度看来，这些基金要受到下列的批評。

它們在实际上是把私人所有权的集中变为公众所有权的集中。从法理上讲以及从立法观点来看，慈善基金的持有权是公众財产权。因此必須承认，把生产的財富轉为慈善基金，給予国家对于資本的控制以巨大的动力。因此，免税基金的建立是在促进社会主义而反对“資本主义”。

当巨大的財产更多地积累在这些免税的庇护所时，它們的用途已經愈来愈受到立法的审查。基金中的資金并不完成私有財产的职能。它們并不提供一种手段，使这个經济中的个别家族利用資本所有权参与財富生产能超过其单純作为劳工的能力。

在建議改变联邦政府遺产税法和贈与税法使其能为“資本主义”目的服务以前，我們必須考虑这些税法对于联邦政府岁收的重要性。目前联邦政府遺产税率，从第一个5,000元課税基准（减掉各种应除的数字以后）的3%，累进到超过一千万元的77%。联邦政府贈与税率較此約低25%，至于州政府遺产税与贈与税率一般則大为减少。但在1956年，联邦遺产税和贈与税合計，仅約占联邦政府岁收的1.5%。因此，这些課税对于联邦政府的支持所作的貢献，不足以推迟修改它們的計划，如果修改的結果将显著地促进向“資本主义”过渡的話。同样的理由也适用于州政府的贈与税和遺产税。

当我們用"資本主义"学說来考察贈与税和遺产税的运用时，有几个問題发生。我們即将指出，这些法律能够修改得来以促进向"資本主义"过渡，这是沒有問題的。但让我們記住，减少不流通的資本所有权的集中固然异常重要，但是鼓励家族和依賴人承继可恃以生活的資本利息也是同样重要的。

約翰·司图亚特·穆勒有一次表示过这样的意見，即作为一个公共政策，遺产稅法应当規定继承人所能承继的限額，使他处在这样的地位，即如果"他要使財产再作任何增加，他要为此而工作。"这种說法不完全适用于"資本主义"。穆勒公式的用处，将随着在財富生产中資本能力以及劳工能力之間鴻沟的扩大而减少。在"資本主义"制度下，如果一个人要"使財产再作任何增加"，只有通过拥有和节用具有高度生产力的資本，这样，他将有很大的成功机会。

为了促进向"資本主义"过渡，遺产稅和贈与稅法应按下列考虑加以修改。应予鼓励的目的是在获得可恃以生活的資本利息，其数額应在公共政策規定的合理限度以內。因此，課稅的范圍应按受贈人資本持有額的大小予以裁定，而不是按照贈与者遺产的多寡。对于贈与或遺贈物之有助于扩大可恃以生活的資本持有額私有权者，应不加以課稅的限制或課得很輕微。对于贈与或遺贈物之既不能促进这个基本政策或借过度集中資本所有权来反对这个政策者，应当課以重的遺产稅和贈与稅。

許多考虑将涉及如何从立法上詳細規定資本持有額的下限，并由法律承认为可恃以生活的資本持有額。在限度以內，这个最低額可隨一个家族中成員的数目而不同。它可以按市場估价来衡量，也可以按其收益来衡量，或者两种标准同时使用。

还有許多考虑要涉及立法上的細节来划定可恃以生活的資本持有額（从而在立法上应予承认）以及壟断性持有額（从而应予制止）之間的界限。

对于这些限度的意义，需要附加若干評論。詳細列举可恃以生活的資本持有額的最低限度，将在事实上成为立法上的决定，这个限度至少是足以使一定規模的家族能够过舒适生活的这样大小的資本持有額（假定善为分散幷作合理的节用）。詳細列举足以构成壟断性的資本財产水平，也将成为立法上的一个决定点，超过这点将使某一消費单位集中的資本所有权会用以排斥其他人們参与財富生产，幷获得足够恃以生活的收入。这些法律的制訂应当旨在鼓励各个家族积累壟断性以下的資本額。

我們使用“壟断”这个字眼来表征資本財产之按照国会或州立法机关的决定，大到足以排斥这个經济中若干家族参与生产以获得可恃以生活的收入或享有适当的生活标准①。的确，“壟断”一詞这样的用法，与通常慣用的意义有所不同。但是根据資本主义学說，参与生产的壟断化概念，正和市場的壟断化概念一样都是危險的。

市場的壟断化摧毀了自由竞爭，而沒有自由竞爭，就不可能对于为生产所作的貢献有公正的、客观的和不偏不倚的估价。参与生产的壟断化摧毀了每个家族参与生产从而参与分配的权利。正由于过大的資本持有額代表参与生产的壟断化，我們的

① 为了立法上的目的，要作出适当的最低生活标准的若干决定，用以决定一定大小的消費单位的資本持有額达于什么限度才算作壟断性的。例如，中等国民收入，也許可用来估計多大的資本持有額将变得足以威胁那些只以劳工身分参与生产的人以資本所得来补充其不够的收入的权利。

混合經济中分配的形式必然要以劳工占优势，并以施舍和权宜的原則而不以公平的原則为指导①。

除此而外，这种壟断化要对私人資本所有权之愈益成为幻想的或徒托空名負起主要責任。假若在目前我們給予壟断私有权以其全部的权利，将立即发生收入分配上的剧烈紊乱状态，从而使我們接近全盘的經济崩潰。因此，单就經济策略計，即使沒有其他理由，我們也必須在我們的混合經济中不准給予这种壟断私有权以其全部的权利。在这样做的时候，我們同时冲淡了一切資本所有主的財产权利。事实上，我們必須削弱那些权利达于几乎让渡財产的程度，并且必然使私有財产只有名义上的意义。

以上我們討論了修改我們的贈与稅和遺产稅来促进"資本主义"所应用的一些基本概念。我們建議修改的要点是什么呢？凡是贈与和遺贈之便于創造可恃以生活的資本持有权者应該**全部免稅**。我們已經注意到，因此损失的岁收将是很少的，而裨益于这个經济却很大。另一方面，贈与和遺贈之便于創造壟断性

① 公平分配原則的运用，要在对生产所作的貢献以及从生产中取得的收入之間建立直接的关系。凡是不参与生产的人們不能公正地取得所生产財富中原始分配的任何部分。壟断的发生是当某些人由于拥有过多的資本所有权而排斥其他人們参与生产的机会或者使他們参与的程度不够。但我們也应記住，資本所有权愈分散，則容忍某些特殊家族集中資本所有权的限度也将愈高。我們可以考虑极端的例子来最好地說明这点。当一个經济的生产資本为全体家族中一小撮家族所有时，必須很严厉地限制資本所有权的集中，以制止資本几乎单独地在一小撮家族手中增长。在另一极端，我們至少能够設想一个社会中一切家族的資本所有权大都相等而且一致地增长。在这样的社会中，**不論国民收入水平有多高**，都必須設置使各个家族参与生产的限度。这个設想的重要意义是，当这个經济向"資本主义"过渡时，不断增大的个人持有額可以与公共政策相符合。

的資本持有权者应征課高額累进税——高到足以使它們在我們的經济中不再存在。贈与和遺贈的有效數額將按贈与或遺贈举行以后的情况来衡量。若是受贈家族所有数額在举行贈与或遺贈以后低于壟断性的資本持有額，則应予免税。若在举行贈与或遺贈以后其資本持有額超过壟断性的限度，則超过限額的部分应課高額累进税。

这将使通过贈与或遺贈轉移資本持有額給那些沒有可恃以生活的資本利息或只有低于壟断規模的持有額的家族，变得与对慈善事业的贈与处于相同的地位。这样就不至于发生因为受贈人持有資本財产或非資本財产的大小而阻碍非資本財产的贈与或遺贈，除非那种非資本財产的贈与被用作通过非資本財产的贈与或遺贈来創造壟断性的資本持有权。毫无疑問，聪明而合理的捐贈者或立遺嘱人将宁愿采取这种方法来处置資本財产，而不喜欢采取現行税法所引起的空洞的、强迫的慈善方式。

对于贈与税和遺产税法还有一点修改須待考虑。这对于大的緊持的股份实业特別宜于采用。与所得税条款中业已討論过的剩余財产分配形式相类似的条款，也可在贈与税和遺产税法中加以規定，使緊持股份实业中的剩余財产利益通过无差别的剩余財产分配計划分配給雇用員工。这种处置将使贈与税和遺产税法也給予免税权利，正象目前适用于捐贈給慈善团体那样。

大的緊持股份实业所有主目前面临着两种选擇：不是繳納77%的租税，就是捐贈巧妙地設計的慈善基金。他們中間的許多人面临着这样的选擇，如果贈与税和遺产税的减免能使他們做到的話，他們宁愿把他們的雇用員工变成資本家，这还有疑問么？虽然略为損失一些联邦政府税收（因为对于目前流行的为

課稅所引起的巨大的慈善事业捐贈并不課稅)，却能大为加速扩大資本的基础，而且可以促进資本私有权的分散而毋須对它实行社会化的控制。

剛才我們所說的一切，不应当解释为我們在非难那些建立慈善事业基金的人們的动机，或者在怀疑对于宗教机构和教育机构的慈善捐款的傳統方式，或者在非难捐款救济貧困。这些傳統的慈善事业从来不成为美国的严重問題，一般认为，如果它們为广泛的小捐款所支援，那么它們的职能执行得最好。这些合理的慈善事业能够为它們的宗旨服务而毋須引起資本私有財产的浸蝕和让渡，而巨額的为一般目的的各种慈善基金就不可能做到这样。

在一个經济中需要慈善事业，大都是由于这个經济制度在参与生产方面未达于平衡，而以此作为措施来避免財富分配的失調。举例言之，假如这个經济中的每个家族都能供給它的成員全部教育費用，这种費用成为适当的生活标准的一部分，则对教育机构資助它們完成教育职能的慈善捐款就无必要，而且亦属不当了。另一方面，向来对于貧民和无謀生能力者予以慈善性质的照顾，仍属經常必不可少，虽然在这里成功地消灭貧困将使它們的任务减至最少。

至于巨額的为一般目的的各种慈善基金就迥不相同了。即使承认它們所做的一切好事，我們却不能忽视这样的事实，即它們有力地阻止了持有資本的家族数目随着財富生产的技术进步而增加。这些基金代表其捐献者处于与“資本主义”原則不相容的公司法、稅法和經济政策之下所能作出的最好的利用。我們在上面已經說过，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这些基金构成对于私有財

产制的一种威胁。这种事实，連同原来集中于它們的剩余財产資本有必要广泛分散給私人所有主一点，要求我們必須对于目前鼓励这些基金或慈善信托基金的贈与税和遺产税法，重新予以估价。

个人所得稅法的修改

由于联邦政府岁收的半数系由个人所得稅的繳納所提供，在研究修改它的建議时，必須比上述修改遺产稅和贈与稅的建議，远为小心謹愼。我們要試图探討个人所得稅究能允許减低多少，以便于扩大我們經济的資本基础的財富的轉移。就个人所得稅法而論，在一定限度內，把这种轉移与慈善捐献同等对待,不但可能而且也許是得策的。

在我們的混合經济中作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必須征課奇重的累进所得稅。这种租稅无疑有助于把参与生产的权利的摆平,这在“資本主义”则可以通过分散个人資本所有权而終于达到。直到資本主义革命順利进行，在合理限度內对于帮助扩大資本所有权的財富的轉移,采取准許减免課稅的措施,也許要比稅率的减低更明智些。

終止熟筹的政府促进所有权的集中和市場壟断的集中

我們在上面已經看到,“使資本主义运行”的絕大多数努力，事实上是把財富优先分配給劳工与財富优先归資本生产两者結合起来的各种方法。好多这些“权宜的策略”不但是非“資本主义”的——不能广泛分散資本的私人所有权，而且事实上是反“資本主义”的——直接造成資本所有权的集中。其中的一例是

第二次大战期間广泛运用的“紧急时期增添設备的五年淸偿”方案，这个方案在朝鮮战爭爆发以后的紧急时期以及朝鮮战事終止以后时期內曾經再度运用。

这个方案所根据的理論是这样的：政府在紧急时期固需迅速增加工厂設备能力，但若紧急时期很短，并不能使投資者象正常情况那样从新的資本設备中获得利益，因而可能受到損失。为了补偿这个风險起見，政府对于特定实业給予特权，凡属“証明”为新添設备的成本，減免所得税五年。通常为征課所得税目的所认可的資本工具的經济寿命远較五年为长。若干种工厂設备甚至有些制造設备可长至25年。因此，特别法定特权的效果也就是“政府免息貸款給納税人之要求分期淸偿者。”①

这种理論认为从国防动員局接到“必需証明书”以加速新資本設备的分期淸偿者，如果沒有这种附加的激励，将不愿建設添加的設备。事实是，尽一切努力以促进“充分就业”而后，业已在近年消灭了蕭条，而发給这种証明书的工业，一般是在平时經济以及战时經济中最基本的、具有高度生产力的工业。截至1957年6月10日，根据1950年岁入法案发給的加速分期淸偿証明书达383亿元。而由此引起的383亿元新資本形成中，批准加速折旧的达231亿元。

如果眞正关系到国家当前的安全，那么例如由政府豁免利息貸款給通用汽車公司以添置新的資本設备，就不可能发生是否适当的問題。如果同样的物质上的或軍事上的結果并不在同

① 参閱联席經济委員会职員于1956年5月28日編制的备忘录：“最近扩充特别分期淸偿方案的含义”，第10頁。

时創建为新資本家所有的新实业，或者如果这种非常的利益不能够附带满足这样的要求，即新形成的資本伴以新的私人資本所有主的同时增加，那么目前形式的方案也許是合适的。但是这个方案唯一考虑之点是新資本的形成会产生新的生产能力。而没有想到运用这个方案在鼓励新資本的形成以增加生产能力的过程中，会产生新的資本所有主。

从1950年以后，这种鼓励已經增加了集中所有权（主要在所有权早已高度集中的工业中）生产財富的能力达383亿元之巨。这样巨額的資本形成，是一种政府政策所造成，这种政策正与政府应該采取的扩大資本所有权基础和保持自由竞爭市場的政策相反。我們不但没有运用政府的权力来增加具有高度生产力的資本投資所有主的人数，反而用以加强目前所有权的集中。

我們还可举其他例子来說明政府与工业如何合作以推进資本的扩張（这是好事），同时却集中它的所有权（这是坏事）。我們的大公司象通用汽車公司、通用电气公司、美国鋼鉄公司、福特汽車公司以及其他許多公司，由于勇于宣布"在X年后，我們将支出Y亿元以扩張資本"而备受各方贊揚。在每一場合，这种宣布意味着一个公司正在把成为历史上空前优势的財富生产因素的巨額追加資金投入运用。几乎没有一个公司在作出这种宣布时考虑到：除了扣留現有所有主的收入用以投資而外，还有任何方法来增加剩余財产資本。即使包含有新的剩余財产資本，几乎没有一点这类資本来自原非大資本所有主的家族。

在我們的混合經济中，政府政策还有其他方法来促进所有权的进一步集中。从立法上和行政上支持管轄規則、过細的工作位置分类、限制工作規則，以及在工业中漫无限制的各种"有

支付的失业”，一切为了“充分就业”和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政策，都趋向于鼓励和促进所有权的集中而不是它的分散。这些措施增加經营成本达到这样的程度，即只有最最資本化的实业才能采取，因为它們把一大部分由資本生产的財富从資本所有主之手轉移給工人。最后的結果势必阻碍新的实业企业，从而妨碍潜在的新的資本所有主变成資本家。

第十二章　現代公司和資本主义革命

目前混合經济中的公司

現代公司业已証实为結合工人（包括技术人員和管理人員）生产力和資本生产力的无比优越的形式。不能再比下列事实更足以証明这点，即現代最大的、最复杂的和最具有生产力的实业，絕大部分以公司形式經营管理。

从“資本主义”学說的观点来看，公司是一个理想的工具，可用以集合許多家族所有的資本达到这样的規模，即足以使生产的效率最高而且消耗的劳役最少。在一个单独的公司內，不論多少人数的股东占有任何数額的資本，都能和以最先进技术进行生产所需要的管理、技术和机械技能結合起来。

可是，混合資本主义却把公司这一工具誤用了。它并不用以在全社会的各个家族中間分散資本的私有权，却把資本所生产的財富分散給那些应当拥有而实际上并不拥有資本的人們。它这样做的方法是以施舍和权宜的原則为指导的。

将資本生产的財富作有利于劳工的分配，确实并不限于公司实业。例如，把工資提高到远远超过其竞争水平的集体合同，对于非公司实业說来，正象公司一样变得很普遍。可是，利用公司来作出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使公司在我們的混合經济再分配机构中占据首位。

公司便于作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系通过下列三种途徑：

（1）只对資本生产的財富征課累进所得稅。联邦政府和絕大部分州政府对于公司之在其各自范圍以內經营业务者征課这种捐稅。这些捐稅提供了联邦政府岁收的半数。它們在州政府的岁收来源中所占比例較小，但很重要。因此，它們是国家直接实行的再分配方案（例如补助边际以下农业企业以及旨在促进充分就业的无数方案）的基本收入源泉。

（2）公司是有組織劳工的最大雇主。由于联邦和州政府的法网业已大部分消灭了决定工資的竞爭力量的自由作用，工資提高的程度已經远远超过了应予酬报的工作的經济价值。这可能是把資本所有主应得的收入轉移給劳动力所有者的最直接的方法。

（3）公司不但被允許以其資本所生产的財富无限制地重行投入，而且由于对大股东所得股息征課高度累进的个人所得稅的影响而被迫这样去做。股东这种不自愿投資的利益，虽然模糊地反映在股东持有股份的市場价值的增漲之中，但这只是股东所有資本应得金額收入的断片，而且常常是捉摸不定的代替物。如果股东对于剩余財产資本的財产权受到充分尊重的話，股息全部应归股东所有；目前这些被公司保留起来的股息，成为实业資本形成的主要来源。由这些新形成的資本投入生产的生产工具，又成为新的收入来源，但其处置却归政府按照混合資本主义的再分配政策加以监督。我們的看法被全部歪曲到这样的程度，即我們对于某一工会之把它的要求限于改进的或增加的資本工具所生产的全部增加的財富，感到惊奇和欽佩。集体合同所訂工資額的增加往往超过“生产力的增加”。

这样一来，在我們的半資本主义和半劳工的經济中，現代公司已經变成按劳工优先分配財富的工具。它已經成为削弱資本的財产权以及几乎成为資本所有主让渡財产的方法。在公司出現的早期年代，它是股东集中有效所有权的理想工具。但当集中趋势增长并且經历着一次又一次的經济萧条而后，它变得不可能把資本所生产的財富全部归資本所有主所有。除非把所有权加以广泛分散，一个工业社会的資本私有制最終将难以維持和承认的趋势，使我們的混合經济走上了另一条道路。它侵蝕了集中持有資本的私有財产权——通过把这种資本所生产的財富从所有主股东之手轉移到需要它的工人大众之手，并在他們在使用这些財富时提供了一个广大的市場。

向"資本主义"过渡中的公司

今天在我們的大公司經营中，資本所生产的財富是参照权宜策略来进行分配的。一部分用以补充劳工实际所得的工資；一部分用以繳付資本所生产財富的重复稅；另一部分則构成新資本形成的大部分。只有一小部分回到它的名义上的所有主——股东。

在完全的資本主义經济中，分配将根据資本所有主和劳动所有主各自对生产的貢献。有效的資本財产权将代替目前只是名义上的資本財产权。資本是財富的主要生产者的眞理，将糾正劳动是財富的主要生产者的錯覺。資本生产力（与劳动生产力相比）随着技术进步而不断提高这一事实，将消灭机械性劳动生产力在不断增长的假象。資本对于財富生产所作的主要貢献，将在所生产財富的一大部分仍酬报給資本之中得到反映。資本

所有权的集中和一切家族有效地参与生产的权利两者之間的冲突，将通过广泛地分散資本的私人所有权而获得解决。

一个实业公司是这样一种組織，它把具有各种天才与才能的工人和資本工具以及流动資本結合起来，进行財富生产。在完全的資本主义社会中，实业公司将是"資本主义"本身的基本运轉工具，而在混合的資本主义制度下，公司则是权宜地或施舍地分配收入以及让渡資本財产权的基本工具。

因此，为了使混合資本主义有效地轉变为"資本主义"，实业公司应該根据下列目标加以改組：

(1) 对于股东目前在其公司所有資本的財产权重新賦予生命力。我們将在后面指出这一点的重要性在于使公司資本所生产的全部財富回到股东之手。

(2) 大为扩充現有公司所得税的用途，作为分散資本私有权的工具。上面已經討論过的加强剩余財产分配計划的运用，将是这一原則的主要应用。

(3) 随着过渡过程的前进以及这个經济接近"資本主义的平衡"①，逐步降低并最終取消公司所得税。在一个混合經济中，資本所生产的財富必須大部分分配給劳工以免这个經济的崩潰，因此公司所得税的征課是适当的。可是当90%(或更多些)的国民收入能够分配給資本財产的所有者，当所有权已經广泛分散而国家政策鼓励把生产的負荷从劳工轉向資本的时候，公司所得税就显得不适当了。在过渡期的最后阶段，只征課个

① 这个經济可謂接近"資本主义的平衡"，即当它接近这一点，在这一点上，資本私有权的分散达于如此广泛的程度，以致資本所生产的財富能够充分地分配于資本的所有主。

人所得税，因为只有这种形式的課税，能够对于一切家族按比例均等对待。

（4）政府按“資本主义”的原則管制实业公司。这将了解为根絕資本主义自由放任的邪說。只要政府的管制旨在鼓励資本私有权的最广泛分散，旨在限制政府本身取得資本所有权①，并給予資本的私有財产权以充分的有效性，則政府管制实业只有减少而不是增加掌握政权者的权力。运用政治权力来管制經济，使經济权力保持广泛分散的状态，授予私有財产以权力，并保护私有財产的产权，决不会危害个人自由。

（5）政府管制实业公司的原則，一方面，要让公司发展到这样大的規模，能够充分利用最先进的生产技术；而在另一方面，它們又不能发展得太大，以致損害受到它們影响的市場上的自由竞爭。我們將在下面指出，今天并无理由假定这样中等規模的公司并不存在于每一場合，除非是公用事业，亦即由于技术上的理由不可能对这些工业实行自由竞爭。如果能找到一个例子，說明一个企业若非大到足以損害自由竞爭即不能应用最有效的生产技术，那么从这个事实本身即可断定这个工业已經变成公用事业。今天这样的例子是极少的，而且有理由相信，随着技术的进步，这种例子只有减少而不会增加。无論如何在各种場合之

① 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政府拥有資本所有权的唯一辯护理由，是某些事业为私人所有权在技术上物质上絕对无力进行，公路即其一例。在一个工业社会中，自由要靠广泛分散的私人所有权的經济权力（生产財富的权力）以限制不可避免的政治权力的集中。政府要想把它的政治权力和經济权力結合起来的每一次企图，必須經受这一考驗。我們在下面將要指出，經常以特殊計划对私有工业說来“太大了”为理由，来为政府从事財富生产进行辯护的企图，是荒謬的。

下,政府管制公司,在使公司規模壮大的同时应扩大它的所有权。

(6) 政府运用一切合理而正当的权力来完成向"資本主义"的过渡。当完成过渡以后,政府应当运用它的管理权力使資本私有权的分散,以及資本所生产的財富在总財富中所占比例不断增加之間保持平衡。这些管制的基本原则应該是:(甲)保护財产权;(乙)在一切市場上維持自由竞爭;(丙)政府尽力保証所有家族有机会参与生产,并足以提供可恃以生活的收入。

恢复实业公司股东的有效資本所有权

对生产性財富的財产权的要点是領受其产物的权利。在法律上承认这种权利,也就是在法律上要求一个发达的公司在每一会計年度或年度剛結束以后,把它的全部純收益以股息形式付給股东。为了照顾比較不发达的新公司的存在而有投入資本的需要,以及任何企业对于流动資金和意外准备的需要,有必要对股息作若干扣除。如果私有財产权的法律不适用于股东所有的資本,则实际上将容許公司經理人能按他們自己决定的价格来挪用資本①。

① 領受資本收入的权利是資本財产权的要旨这一点,是无可爭辯的法理。这再没有比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富勒坚持2%的所得税为不合宪法因而使宪法有必要作第16次修改时說得更簡明了。大法官在陈述法院的意見时說道:"但是,在不动产本身或其有关的所有主与不动产的租金或收入进入所有主之手作为其所有权的自然而通常的归宿之間,有任何的区别么?……按照封建法律,土地的全部利益就是收取地租和利潤的权利,用柯克的話說,一般的規則常常是这样的,即'如果一人占有世襲地产并立契約授予别人以那些土地的利潤,让他持有它并傳之于其继承人……全部土地本身就此让渡。因为所謂土地除了由此产生的利潤还有什么呢?'……地租或利潤或土地收入的遺贈,在法律上和公道上都把土地本身让渡了。"“普洛克农民信貸公司",美国最高法院报告,1895年,第157卷,第429頁以下。

股东的发言权将是无效的，除非他領受其資本的全部产物，然后按照他自己认可的行动，决定是否把这种收益的任何部分还給公司作为进一步的投資。沒有其他可以想象的安排能使公司經理部时时在股东面前辯护其行为，正象据有政治职位的人必須时时在选民面前辯护其行为一样。

政府沒有取得其被統治者的同意是专制。对于被統治者的利益予以仁慈的或父道的照顾并不减輕专制的程度。如果被統治者是成人而不是小孩，他們就有权利通过自治的过程来照顾他們自己，在自治过程中他們可运用对于其本身事务的发言权来表示他們的同意。而一个人自身的事务再沒有比处置他自己的財产权更重要的了。一个公司企业的經理部在处置原属其股东的权利而沒有得到他們亲身自由而肯定地表示的同意，也是专制；而且不論經理部怎样仁慈和明智，自认为确系本着股东的“最大利益”来行动，仍旧是专制。

在政治領域內，选出来担任公职的人們被指望行使政府的权力，他們应当容許被这样做，而不受选民的干涉。在一个代議民主政治中，公民并不直接行使这些权力。他們选出人們来代为行使职权。但是公民自身虽然不行使政府的技术任务，却保留政府的最后权力，即通过选擇他們的代表以及根据宪法規定——贊成或否决官員根据自己的好恶所推行的政策和所表現的行为。

同样，在大公司企业中被选出担任管理职位者，从理論上說至少是由于他們的技术才能胜任这一职位。因此，他們也被指望并被容許担任这些任务而不受股东的干涉。公司經理部不但要負責公司的日常业务，而且要負責涉及公司将来資本需要的

长远的政策和計划。但是公司的最后控制权仍应掌握于其所有人之手，而不是仅仅掌握在經营者之手。

如果股东們除了說一声誰将坐在公司董事会的席上而外别无权力，那他們就不能行使随着財产权而来的最后控制权。股东們要行使其对于財产的最后控制权，还必須能够决定那种財产所生产的一切財富将怎样处置。給予股东們根据产权本应属于他們的这种控制权，并不侵占經理部的职业或技术的范圍。它只是使經理部要对它們的主人——財产所有主負責，正象政府官員要对他們的主人——公民負責一样。这需要仿照立宪政府的型式改組公司。正象政府取得被統治者的同意使大众主权生效并遏止一切独裁地霸占政权的道路一样，公司經理部也应取得所有主的同意使私有財产权生效并遏止一切僭权让渡財产的行为。

一旦私有財产权的法律适用于股东的財产权而后，股东对于公司事务的发言权及其有效性将給予他以本应属于他的控制权。經理部就有責任向股东們說明长期（投資）計划并說服他們使之深信。經理部也有責任訓练股东們以有关公司的各种事务——这在一个資本家的社会中是必不可少的要求。股东們也将有要求熟悉其公司的各种活动。只要股东认为，不論他是否詳細审閱这些通告还是全不理会它們，对于他的經济影响并无两样，目前股东对于公司的通告漠不关心的情况便无法克服。但若恢复了股东对于公司經济的控制权，他的决定就会影响他的資本的收入，他对公司的活动也将予以注意。

若是公司根据法律不得不付給股东以其資本所生产的收入，那就毋須指出需要修改个人所得税法了。在过渡初期，修改

这种法律的一个指导原則应該是政府的岁收不应因此而增加。政府岁收旣保持不变，股东的納税負担，在他业已按比例承担公司所得稅份額以后，也不应有所增加。

为了恢复以公司形式持有的私有財产权，我們所建議的公司改組是必不可少的。这种权利的恢复，对于从我們目前的混合資本主义过渡到完全資本主义經济，将发生深远的影响。即在过渡期間，它将消蝕目前在我們經济中毫无控制地增长着的不負責任的权力的危險集中趨勢。但在完成向"資本主义"过渡的經济中，最重要的事是公司应該成为私有財产的工具，并且对私有財产权負完全的責任。在一个資本家的社会中如果不賦予財产权以有效的特权，将是一种虛伪的愚弄，正如在一个社会中，虽然大家都是公民却都沒有投票权一样。

实业公司中財政效率与技术效率的对照

把私有財产权的法律适用于这种公司形式的产权，尙有其他含义。目前公司被允許无限期地保留应該付給股东的收入，只要它用作公司新的資本形成。在我們的許多最大公司中，正是这种不合法的权力而不是公司在生产技术或管理上的优越性，使公司爆发到足以摧毁竞爭的壟断規模。

"資本主义"的一个教义是技术进步永不能受到損害或放慢步伐。"資本主义"的目标是用最少的人类劳动最有效地生产所需的一切財富。这种技术效率是最需要的，是不受限制或无限度的。可是財政效率是另外一回事了。从"資本主义"的观点看来，某一公司的技术和資本在生产上优越的事实，并不能証明經理部迫使股东默不作声地对于他們应得的收入仅領取一小部

分，而任令其余部份归經理部运用，以造成公司在市場上的支配地位为正当行为。根据“資本主义”学說，財政效率应当經常从属于这个經济的主要目标。

因此，在采取行动以实行資本主义革命以及管制完全的資本主义的經济时，政府不应当仅仅为了怕公司的財政效率将因此受到損害，就迟疑而不禁止公司阻撓資本所有权分散或妨碍市場竞爭的行为。財政效率的提高一般是牺牲其他参与生产者而取得的。技术效率提高則减少人类的劳役。

即使承认这些原則讲起来容易而执行起来要遇到困难，但并不因此而減損这些原則的健全性。关于应用它們的实例，将在我們考察完成向“資本主义”过渡的其他建議（諸如在新的資本家所有权之下对新資本的形成予以信貸等）时加以討論。

影响实业公司的其他变革

在一种經济中，絕大多数新資本的形成是来自公司所保留的应該付給股东的收入，則公司龐大化和自由竞爭的消灭是当然的事情①。但若认識到現在用以資助消費的財政手段同样可用以資助新資本形成的話，那么足够的新資本形成和資本所有权不断集中之間的联系即被斬断。

我們将在第13章中討論这个建議的基本原則。但在目前应該指出，我們的混合經济已經把公司壟断促进得太快，故在向“資本主义”过渡中的初期，資助新資本家的綱領应該指导新資

① 参閱“通用汽車公司的利潤盈余”，美国管理研究所的一个背景研究，載于1956年7月出版的“公司管理者”，第6卷，第3期。

本形成的絕大部分投向新資本家所有的新企业。自由竞爭的恢复要求在成百个市場上增加竞爭者的人数。

我們曾經提起讀者注意这样的事实，即联邦政府岁入法案中加速分期清偿的条款曾被深思熟筹地用以增加資本所有权的集中。这种用法阻碍了向“資本主义”的过渡。为了实行这种过渡，加速分期清偿办法也可用以达到完全相反的方向——直接促进資本所有权的分散以及恢复那些已在寡头控制之下市場上的竞爭状态。在同样的經济原則指导之下，同样的差别待遇也可用以决定采掘工业的折耗率。

在任何时候，旨在扩大資本所有权和促进自由竞爭市場的管制程序，将如此使用以便給予竞爭势力以自由运行的机会，从而排除技术上毫无效率、管理不当或其他边际界限以下的实业。这种排除对于技术进步和减輕劳动强度是很重要的。这是一个健全的資本主义經济不可避免的后果。

在让渡战时工厂，发展原子能作为工业动力的一个来源，撥付軍事經費，根据反托拉斯法案解散壟断組合，撥付經費于极少数宜由政府所有和經营的資本工具（例如公路），以及购置軍事設备，建筑公用办公大楼、供应站等等，政府应当采取行动以促进“資本主义”而不是阻碍它。战时工厂的让渡不应当指望其加强所有权的集中或者减弱市場的竞爭。現属政府的工厂轉让給私人所有的时候要造成一种机会，俾在新的資本家所有权之下出現新的私有实业。

在将来，原子能肯定地将成为財富生产中工业动力的基本源泉。原子能用作动力来进行財富生产，只需要微少的低級技术和低級管理劳动。大量的資本形成势将需要来实現原子能的

儲备以造福人类的潜在利益。

这里是一个例子，即在我們的混合經济制度下，政府官員可把他們的政治权力和附着于政府拥有原子能工厂的巨大經济权力結合起来。但在“資本主义”制度下，政府将有巨大的机会去指导龐大的生产財富的資本工具的发展，使之广泛分散私有权。政府能够直接建造和投資的任何原子工厂，在本质上都可以由新資本家所有的私人公司建造，其条件是如果私人信用不具备或不够的时候，用政府的信用来資助它們。

在上述每一个例子中，政府的政策既在分散和扩大所有权基础和建立自由竞爭，就应当小心謹慎，从大公司轉移新資本形成时，其数額不要超过恢复竞爭市場和分散可以运用的所有权所必需。虽然在目前只有一小部分股东依靠这些公司的資本来参与生产，但随着过渡到“資本主义”的实行，这个数目也将增长。愈来愈多的家族要把它們在这些公司中剩余財产利益的所有权作为它們参与生产从而分配收入的主要手段。我們一些最大的公司，其規模业已远远超过仅仅技术效率决定的范圍。它們早已超过其继續增长能够促进技术效率的一点。另一方面，政府的管制也不应妨碍其为股东服务，使股东以此作为参与生产的有效手段。

第十三章　阻止各个家族过度占有資本的措施

小資本家或新資本家的投資优先权

我們主張有必要定期把公司凈收益(亦即生产的財富)全部分配給股东。这可以通过課税防止法来达到，这种課税防止法在原則上与現行岁入法典中某些条款之限制积累超过一个企业的合理需要者并无差别。

公司凈收益的强制支付，应伴以新的剩余財产发行时投資銀行业务效率的大大增进。証券发行的成本应大为降低，保証公平交易的規則和提供全部有关情报也应更有效地执行。

对于公民的权利和利益来說，再沒有比政府努力形成私有权的基础以适应技术发展的情势和人民要求較高的生活标准更重要的了。借証券資本筹集程序的发展以促进資本基础的扩大和阻止資本所有权的集中，并不存在任何不可克服的困难。

在过渡时期有效的証券資本筹集程序，要求給予总資本利益低于可恃以生活水平的家族以优先投資的机会。对于目前和过去金融业务的任何研究，很快会发现优先投資机会每为早已集中的資本所有主所得。直到今天，政治領袖、經济学者和实业家集中注意力于足以供应所需經济增长的資本形成。他們几乎沒有注意到資本的来源及其所有权的分散。其中突出而并不是

唯一的例証是，政府貸予的数达几十亿元的免税借款（亦即加速的五年分期清偿特权）都是授予若干最大的公司的。其結果，加强了早已高度集中的所有权并且損害了自由竞爭的市場。确立新的小資本所有主的有效投資优先权，将作为一种方法来履行有关方面的双重責任，即不但要有足够的資本形成，而且要使拥有可恃以生活的資本利益的家族数目能按令人滿意的比率增长。

我們不能在这里詳細探究借合理运用优先投資者制度来促进資本主义革命的一切可能性。一般来說，这种控制应通过下列方式加以运用：(1)对于非資本所有主的家族或仅有不能恃以生活的資本持有权的家族，为了使它們获得可恃以生活的資本利益，給予优先信用貸款；(2)对于拥有巨大資本的家族給予低微的投資优先权以限制它們投資于固定收入的債券（例如旨在提供用以实施資助新資本家方案以資金的金融机构的債券）。

作为我們心目中优先投資者方式的例証，对于公用企业的投資（包括新的原子能工厂）无疑将列入持有不能恃以生活的所有权的新資本家的投資优先权之內，并应作为我們将在以后討論的取得資本借款的令人中意的方式。将来龐大动力的需要，将为获得大量新的可恃以生活的資本持有权提供机会。一个很有根据的估計，今后二十年，美国在动力資源方面所需的資本投資将达 1,000 亿元之巨。

制止个人集中的所得税

大量生产資本的所有权并不是参与生产的过度集中的唯一表現形式。也可表現为某一家族把拥有巨大的資本和执行高薪的工作結合起来。大量資本財产的所有权和执行高薪的管理工

作或重酬的职务結合起来，能使某一个家族拥有很大的生产力。这种集中的方式所引起的問題，是否不同于資本所有权集中本身，要看若干因素，我們現在要予以考虑。

“資本主义”的經济目标是要尽可能地把生产生活資料的重担从人类劳动轉給資本工具。技术进步的情况和一个經济所規定的生活标准，将决定某一时期构成这个經济实际需求的生計工作的数量。一个經济愈能成功地用資本代替劳动来生产生活資料，那么对于劳工的实际需求将愈小，而不問已有的生活标准究竟如何。

从这些关系中我們能够看到几件事情。在过渡到“資本主义”的初期，以劳动作为参与生产唯一机会的家族所占比例最大。在过渡結束时期，当一个平衡的資本主义經济終于到来的时候，一定經常还有一部分人口，由于智力上的无能或道德上的沉溺而不能节用他們的資本財产，要不然就是不能适应完全資本主义經济的要求。因此也經常会有些人只有通过劳役才能参与生产。此外，財富的生产經常需要千百万个工人，纵然肯定地說，与所生产財富的数額比較起来必要劳动的数量将逐步减少。

一个完全資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应当从事与促进“充分就业”正相反的事情，因为在不按劳工分配財富的制度下，要促进一切可以雇用的人們就业，不啻要把苦力劳动本身作为目的，或者鼓励各个人犯同样下賤的錯誤。資本主义經济只能在生产技术非常原始从而必須雇用一切可以雇用的人俾能获得它所需要的生活标准时，才会贊許充分就业。即使在那时，也要設法促进技术进步以改善这种可悲的情况。但若在一个发达的工业經济中，有些家族只有通过苦役劳动才有从事生产的机会，当要求就业

的人們超过对劳工的需求时，一个完全資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将不能尽其提供一切人們以參与生产机会的責任，除非它制止以工人身分參与生产和以壟断資本財产所有主身分參与生产結合起来的特种集中方式。这种集中方式比別种方式更減少了其他人們參与生产的机会。它在摧毁其他人們。

不論怎样决定某一时候的壟断資本持有权，假若劳动力的供給大于需求，一个完全資本主义社会的政府应当禁止那些不需要就业机会的人們以优先購买权占有工作位置，从而侵害了那些需要就业的人們。为了生計而从事苦役劳动是达到享有財富的一种手段。但在一个完全資本主义的社会中生产和分配的性质是这样的，即假若有些人們拥有生产的机会超过了与一切人們參与生产的机会相容的情况（不論是由于貪婪、无知或愚蠢），那么政府应有責任出而制止这种情况。

随着我們在技术上的不断进步，制止參与生产的这种集中方式的重要性将愈益增加。随着愈来愈多的人成为可恃以生活的資本財产的所有主，随着同时发生的資本形成使生产的負荷愈来愈从劳工轉向資本，那些只有通过劳动才有參与生产机会的人們，由于其他人們把大資本所有权和高薪就业結合起来，而愈有成为慈善机关的被保护人的危險。

政府在这方面的政策应当不限于管制，还須有教育意义。认为只有通过財富的生产，人們才能为他們的創造能力和丰富感情找到出路，这是对于人类的最大的誹謗。文明社会应該竭尽一切努力以反駁这种謊言。政府通过制止人們增加他們不需要的收入，亦即制止人們从事足以剝夺其他人們參与財富生产的唯一机会的生計工作，这会給工业社会中一切人們学到应該懂

得的眞理。

当高額报酬的就业机会少于那些唯有通过劳动才有可能参与生产的人数的时候，政府怎样才能最有效地制止大資本持有权和从事生計工作的报酬的結合呢？我們对于这一問題的答复只能是一个試行性质的建議。这个問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問題，我們必須予以同样深刻的研究。

看来这个問題能够运用租税制止的方法加以应付。来自資本的收入和来自劳动的收入可在征課所得稅时分别归类。一个家族的資本收入达到壟断資本持有額以后，从生計工作得来的任何追加收入(有别于从事自由职业所得的这种收入)，可按特定的累进率征稅，其累进的程度可能非常急剧，以致达于制止这种集中方式所必需的水平。这可以消除那些企图把这种收入和从事生計工作所得收入結合起来的人們的任何經济动机。

另一种制止个人集中的所得稅方式也应提一下。完全資本主义社会的政策应当鼓励最大多数家族取得可恃以生活的資本持有額，但同时应制止資本持有額达到壟断的规模。因此，似有必要把这个政策反映在个人所得稅率的制訂之中。当收入的增加达于壟断資本持有額的时候，累进稅率可以剧增。

第十四章　直接鼓励新資本家人数增长的措施

在資本主义社会中信用的主要职能

我們早已討論过通过剩余財产分配計划的間接方法来大大地增加新的資本所有主人数的可能性。我們曾經指出，这种方法实行时可以毫无痛苦，也就是說，它可以在我們业已习以为常的严峻地累进的公司所得稅范圍內予以完成。当我們接近于資本生产和資本所有权分散之間平衡的目标时，这种公司所得稅有可能予以减低的若干希望；但在我們目前的混合經济中，很少有减稅的机会。所有的机会都朝向另一方向。

現在让我們考虑創造几百万新的“受資助的資本家”的可能性——这些資本家业已变得熟悉了資本主义經济的原則，而他們之取得可恃以生活的資本持有額系受到資助，其有效程度和我們目前貸款資助消費者取得消費品相接近。后一种資助方式使消費者获得1,420亿元的耐久品，近2,500亿元的住宅，540亿元的农場土地，以及350亿元的农場設施改进①。

为了使我們的混合經济有效地运行起見，有必要举行生产

① 根据R. W. 哥德史密斯氏对1952年財富的估計，見所著：“美国儲蓄的研究”（紐約州普林斯頓，普林斯頓大学出版社，1956年），第3卷，表W-1。

欢宴的看法，常常用經济餡餅来做比喻。他們告訴我們，問题不在分割这个經济餡餅，而是怎样把这个餡餅愈做愈大。对这个問题的这样两种提法都是不正确的。一个眞正資本主义社会的任务是在扩大制造餡餅的机器的所有权，并且建立大量的新餡餅机器使它归目前并未持有这种机器的人們所有。

历史上的先例

过去两百年間所作关于"資本家怎样变成資本家"的种种解釋，必然是互相矛盾、不合理的、荒誕不經的、甚至常常是想入非非的。沒有公开陈述的"資本主义"学說，特别是沒有这样基本的見識，即在一个工业社会中資本是財富的主要生产者，对于"資本主义"分配动态的任何說明势必趋于片断而歪曲。

关于人們怎样变成資本家的傳統解釋中最被广泛接受的一种是，由于节約和对于劳役所得作出牺牲性的儲蓄，再加上大胆的、富于想象力的和聪明慧黠的投資，个人能够建立起資本持有权①。这确实是許多可恃以生活的資本財产怎样开端的正确解釋。但是这个解釋只适用于这种財产的最早开头；等到資本趋向于以几何級数积累的时期，那么牺牲性的节約早已过时了。再则，这种傳統的解釋也不适用于靠承继遺产、出于家庭的贈与、

① 例如，由投資銀行业兄弟会发起組織的"投資于美国委員会"，其格言是"投資于美国为了更多和更好的工作位置"，在其1957年运动傳单中写道："每年100万新的工作位置需要为每一工作位置至少投下14,000元新的資本投資，也就是每年要有140亿元的投資！而至少一年还要有200亿元来維持提供目前6,600万个工作位置的工厂設备和机器。这許多錢从哪里来呢？要从过去曾經提供的同样的資本源泉中来……公司以保留收益形式所作的儲蓄以及美国人民的儲蓄……我們希望，从你們的儲蓄中来……。"（重点是本书著者所加）

借婚姻关系轉移以及其他各种取得原始的剩余財产权而并无任何节約或推迟消費滿足的方式。

人們怎样变成巨大資本产权的所有主，还有其他种种解釋。从一个极端，即主張成功的資本家往往是有优越智慧的人（即令不是天才或有奇才异能者），直到另一个极端，象朱立斯・罗森华尔特所說的那样，即 95 %的大財产都是幸运的結果①。

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資本不但經常是財富的生产者，而且它的生产能力比起劳动来演进得如此地快和上升得如此地高，以致目前已成为工业社会中的主要生产者。在原始資本主义制度之下資本的私有財产权受到完全的尊重，即令在我們目前的混合資本主义中只受到一定程度的尊重，而来自儲蓄的全部資本形成主要发生于現有資本所有主的所有权之下。其所以作这样陈述的理由，可簡单地加以說明：即假若經济价值（包括資本和劳动各自对于生产所作貢献的价值在內），是通过竞爭来决定的，那么巨大的收入从而主要的儲蓄必将是資本所有主的收入和儲蓄。

关于資本生产財富的高度能力以及来自儲蓄的新資本形成的所有权之間的关系的这一陈述是完全确实的，是站得住脚的，尽管有双重累进的所得税发生巨大的差別待遇的影响。尽管公司所得税单单落在資本所生产的財富身上，尽管累进的个人所得税落在資本所得头上（因为它們是最大的所得）远較劳动所得为重，但目前从个人儲蓄和企业儲蓄所形成的新資本的絕大部

① 参閱哥斯台荷・美耶斯著：“祖傳美国財产的終了”，紐約，1939年版，第236頁，注8。

分，为現在的資本所有主所获得。

在一个竞爭的經济中，借工資和薪金的儲蓄来获得資本，完全不足以保持資本所有主人数的增长和資本生产力增长之間的平衡。劳动生产財富的能力是很小的。若不是壟断地控制着的工資水平，劳动的生产能力完全不足以支持接近于今天美国的一般生活标准。即使在人为地提高的工資水平之下，除非工資水平高到全部消灭資本的私有財产权，则从劳工收入中保留足够的部分不予消費以分散資本所有权并且創造大量的新資本家，势将立刻引起經济蕭条。

即使在我們混合資本主义經济目前的工資水平之下（这种工資水平旨在轉移我国約 20 %的国民收入給予劳工，而不問劳工所生产的財富不到国民財富的 10 %），我們的儲蓄机构經常使工資儲蓄者不能有效地获得以其儲蓄投資的生产資本的所有权。通过人寿保險单所作的儲蓄即其一例。人寿保險单的购买者或其指定的受益人平均收回其保險单上載明的儲蓄部分固定金額，加上少数的固定利息。由人寿保險公司貸款建立的工厂和其他資本工具所生产的巨額財富，归之于貸款人，归之于保險公司，归之于保險公司中自行把职位永久化并坐享高薪的官員，以及归之于按劳工分配財富的一般收益者。人寿保險单的购买者并沒有变成所有主意义的資本家，而只在我們的通貨膨脹的混合經济中取得他本来儲蓄的金額加上少数的利息，这些金額早为通貨膨脹貶値了。

同样的命运也降临于儲蓄銀行存款以及其他方式的儲蓄，这些儲蓄都并不造成对于剩余財产資本的直接所有权。

实在的事实是，我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提供足够資金用

海
甲十五
資本家宣言

于資本形成以保証工业的增长，而沒有关心到怎样分散資本的所有权。同时，我們努力为那些愿意就业或需要就业的人們提供就业职位以支持貨物和劳务的大量消費。我們对于創立和改进信用机构以分散消費品的所有权很富于想象力，因为我們发現消費品的广泛分配是一个大量生产的經济有效地运行的前提，也是滿足大众需求的高度生活标准的前提。可是我們对于創立信用机构以分散資本的所有权却大大地缺乏想象力，其理由如下：

（1）我們还沒有被完全說服相信这个眞理，即广泛分散的資本所有权是完全資本主义經济中的一个絕对的必需品。

（2）我們还偏向于这样的迷信，即认为有些人們命定是資本所有主而另外一些人则否。

（3）在有一类以信用資助新的資本所有主的少数例証中（例如在 1929 年市場暴跌以前凡购买剩余財产証劵者須繳納 10 %的保証金），其安排的性质在意想中并不足以鼓励可恃以生活的資本持有权的增长，而且同时不能严厉地制裁濫用这个信用制度以促进集中或純粹从事投机。

关于頒行法律轉移我們的公共土地为私人所有权的一段令人迷惑的历史，提供了一桩例外。早在 1785 年，国会考虑了一項条例指令陆軍部长用抽签办法把已測量部分公共土地中若干市鎮区域作为大陆軍团士兵的补助。根据 1862 年授田法案，根据各种法案对鉄路公司之将其鉄路綫伸入荒野区者予以土地补助，以及根据其他法案将官地变为私人所有权，約近 10 亿英亩的公共土地轉入私人之手。由于授田法案以及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关于矿藏专利权法案实施的結果，在我国历史上提供了极少

数例証之一，說明如何大規模地創造几百万私人資本所有主的艺术。

根据这些法律所取得的經驗，我們可以从中推断两点基本結論：（1）它們很有效地使几百万人成为农場、畜牧場、矿山、森林区的私人所有主。要是单靠节約，单靠从勤劳所得中作出犧牲性的儲蓄，这些人将很少有人能够获得这种所有权。（2）这些法律在意想中不足以达成“資本主义”的目标，因为它們不能阻止人們利用其中条款造成大量集中的产权并且从事肆无忌憚的投机活动。①

从公有地轉变为私人所有权的法律史中，我們所能学习的教訓应当为：絕大多数轉变实行期間是在前工业期，亦即在农业生产財富制度之下。但是这些能使新的私人土地所有主在若干年中对联邦政府和州政府以租税形式“繳回”几十亿元的法律，其在信用上的意义是不能够作过高估計的。

那些农場、牧場、森林区和矿山的新的个人所有主，可以看作为明天的“受資助的資本家”的前工业期的典型。

我們尙待学习的教訓是，那些并无生产性的財产所有权但

① “成百万英亩有价値的森林、矿藏和牧地，由于联邦土地机关官員的不正直或玩忽职守而实际上被人偷盜了；另外有成百万英亩的土地則以各式各样欺詐行为从政府手中劫夺而去。在貪污腐敗的政治史中，鮮有（如果有的話）比这更奇离巨大規模的买卖或出之于厚顏无耻的行徑。在东部和西部成千上万的大財产，是以小恩小惠或賄賂买通政府官員（即使不是实际上的偷盜）而从政府手中劫去的資源建立起来的。但无論如何，在划分国家官地的过程中，千百万新农場的界桩树立起来了。……在1865年至1900年之間，几十亿元新的財富年年增加到国民产額中去了。”（查理和瑪琍·皮雅德合著：“美国的基本历史”，紐約，1944年，第295頁）并請参閱菲律特力克·透納著：“美国史中疆界的重要意义”，重印于“人民会判断”，芝加哥，1953年版，第II卷，第129—141頁。

懂得它的好处的家族，能够很快地从它們現在全靠劳役工資的处境中轉变为大部分收入来自它們所有的生产性財产。尽管由于不幸、不善管理或放蕩不羈而有許多失敗，但授田法案施行的結果指出，几百万个家族能够学习如何节用生产性財产，加以改进，靠它来生活，并且傳授它們的后代同样做好这些工作。

我們关于把官地轉变为私人所有权的經驗，駁倒了那种认为原来并非資本家的人們不能够学会变成近代社会中資本家的說法。也不能說授田法和矿山专利法的經驗教訓只限于农場、矿山、森林地一类的資本。任何一个家族在昨天能够学会开垦农場的生产价值，也能够在今天学会开发无水氨肥厂、軋棉厂、食物冷藏加工厂、木材加工厂、人造橡皮厂或其他任何一种資本工具的生产价值。关于这样的事实，即在一个鋼鉄厂中有十万分之一的利益比全部拥有一个农場的所有权能够生产多得多的財富，是沒有什么神秘可言的。

社会主义作家以及若干美国經济学家之并沒有警惕到他們观点中的社会主义含义者，經常企图分別下列两类产权：(1)农場或小手工业的私有財产权（在这些产业中所有主必須或至少在傳統上曾經是把他的个人劳动加上他的資本所有权才能生产財富），以及(2)在近代工业企业中持有剩余財产权(在这些企业中所有主只需要加上他作为股东身分的发言权)。把这种区別和另一种所謂(1)"主动的(积极的)財产权"与(2)"被动的(消极的)所有权"的区別，或者和又一种所謂(1)財产权的实际持有人和(2)只被动地領受其中若干收益的区别等同起来，是对財产权的性质的誤解，也是对資本的生产活动的忽視。

在前工业社会中，劳役构成了90%以上的生产活动。但在

我們发达的工业經济中，劳役几乎提供不出活动能力，而只以一小部分控制劳动投入生产。社会主义者在认可只有需要所有主参加个人劳动的私有財产才是有益的同时，企图把近代工业經济去适合前工业社会的生产和所有权的类型。明天的“受資助的資本家”不能够指望把他的資本生产力和劳役相比，因为劳动的生产力远非資本生产力的匹敌了。工业化的要旨是要尽可能消灭人类的劳役。

不久以前，对于我国一般不能发展那些資助取得可恃以生活的資本利息的方法，另有一个例外。这就是联邦农业信貸制以及农业部“农家管理局”所提供的农場金融制度。①

① “农业信貸署”，作为旨在資助农場金融的无数联邦机关的承继者，是联邦政府行政机构的一个独立机关。这个制度包括1,100个国民农业借貸社，这些社的股份是由借貸社員暫时所有，其购买股份金額等于其借貸額的5%。然后农业借貸社再购买位于其农业信用区的联邦土地銀行的同样数額的股份。全国分为12个农业信用区。农民和牧民可通过其当地的农业借貸社从土地銀行获得100元至20万元的貸款。貸款額以提作担保的农場按“正常的农业价值”估价的65%作为基础。联邦土地銀行的資金最初系向投資公众发售統一联邦农业借貸債券来筹集。这些債券并未由联邦借貸方案加以保証。借貸利率由农业信貸署在每一区域加以規定。

“农家管理局”成立于1937年，作为农业部的一个附属机关，旨在为那些不能（通常是由于其所持农場的边际性质）从正常銀行业获得信用的农民提供貸款。“农家管理局”对农民或股份持有人举办生产与生計貸款，用以购买設备、家畜、种籽、肥料、供应物以及其他实际上属于流动資本的物品。它也举办联合貸款，使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农民合购一人无力购置的重型設备、高級的繁殖家畜以及类似的資本利益。貸款須根据申請，并經“郡委員会”的审查。这些委員会确定申請人的性格、能力、勤劳和农場經驗。这个局还举办农場所有权貸款，使申請人能购买家庭形式的农場并予以改进和装备。貸款在40年内分期償还，有一伸縮性的償債計划，俾在丰收年份可預先償債。这样資助的农場价值不至超过某郡有效率的家庭形式农場的平均价值。

“垦拓局”关于建設灌溉水坝和分配制度的方案，只是促进农場資本形成的部分信用方案，因为受益农民只償还其成本的半数左右。

这里是政府运用权力以帮助从事农业的家族取得或增加其資本持有額的例子。这个制度发展起来以适应小农民的要求，他們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而使其經营降至边际以下；它也旨在救济在經济蕭条期間陷于貧困化的許多小农民。

这些农业金融方案的信用程序，是在建立“受資助的資本家”方案作为資本主义革命一个重要步驟之先必須加以研究的有价値的資料来源。可是很不幸，从我們对农場所有主提供信用的經驗中所得到的經济教訓，却主要是否定的。

联邦农业信用制的运用，維持并且永远保存了那些和很好資本化的大农場比較起来效率非常低的生产企业。正象手工工場、馬拉收割机和帆船一样，小农場已被具有更高效率的生产方法、更富于生产力的农业企业在技术上加以超越了。政府通过直接信用援助以及通过购买它們生产的剩余商品来保存它們的努力，不能成为实行資本主义革命时可以效法的政策。

农业信用方案不但保存了边际以下的农場，而且支持了供全体人民消費的农产品的价格远过竞爭价格之上，提高了一切人們的生活費用，且在一个較大而重要的經济活动領域內“阻塞了”竞爭决定价値的通路。

信用和資本所有权的分散

我們的混合資本主义經济发展了高度有效的信用机构，一个家庭可借此购置值两万元的住宅而只須支付小額的現金，有时甚至完全毋須支付現金。利率很低的借款可长至 25 年內分期清偿完毕。同样慷慨的信用也授予消費者之愿意购买汽車、家俱或其他任何一种消費項目。可是这些高度有效的消費者信用

机构，目前不能用以資助各个家族取得資本利息①。

以购买住宅和其他耐用消費品方面兴旺的金融制度，与資助取得資本利益方面极少信用便利相对照，我們不能說信用資助住宅和其他耐用消費品的购买，其本身比較易于实行。相反，从信用資助消費品的购买和信用資助資本財的取得两者的差别比較起来，后者显然更为有利。

具有积极的生产性的資本利益的所有权，使所有主有权享有这种資本利益所生产的財富，而在完全的資本主义分配方式之下，所有主将获得他的資本財产所生产的全部財富。資本利益的所有权，由于其本身的收入，能使其所有主具有償付其在取得它时所欠債务的能力。可是消費品的所有权只能对一个家族提供享乐，而不能提供收入②。因此，住宅和其他耐久消費品以及其他許多消費品，若借信用购入，必須全部从其他收入来源中償付。因此，資助购置資本利益或代表生产資本的剩余財产股票持有权，是远較单純的交易，因为对购买者来說，資本所有权

① 紐約股票交易所曾經发起一种制度，即可通过分月付款办法来购买剩余財产証券。但通过这个計划购买者只能购买零星小額的股份。这不是信用資助或用分期償还办法取得大量剩余財产持有权的制度。实在，联邦准备制度严格地限制了列入注册交易所証券的全部市場价值和最大貸款价值之間的"保証金"或差額。从1934年以后，这种保証金从50%变至100%不等，在著者写作本书时为70%。保証金借款对于資助取得剩余財产作为投資来說是沒有用处的，因为銀行可随时"收回"这种借款，而假若股票在市場上的价值下跌，所有主必需被强制拿出足够的追加現金以补足他的保証金。保証金借款只能对投机者有用，而对于它們的种种限制也只是在制止投机行为。

② 某一物品是否是一項消費品还是一項資本財，当然要看它被持有的目的。一个家族据有一个住宅以資居住，这是一項消費品；但若拥有住宅借給別人以收取房租，则从所有主观点看来，它是一項資本財。

本身是他的償債能力的某些保障。

换一种說法，在一个經济中季节性的公司之須支付其收入予股东者，可望証券的收益大大地高于以往所得。任何一种信用制度能够使某一个人获得可恃以生活的資本利益，其方法是通过資助其借入购买資本利益的价格（通常以証券作抵押品），而其借款利率低于証券的平均淨收益，因此可使剩余財产的持有权能够“自行清偿”①。可是对于购买消費品的信用来說，决不能做到这样。

另有一点值得一提。最容易通过长期分期償还的购买計划或长期借款（証券的收益可以指望能够分期償还其购买价格）来資助的剩余財产，当然是最大的、建立最好的和最稳固的公司的剩余財产，例如公用事业公司的剩余財产。因此，便利发展大量新的“受資助的資本家”的全面綱領，要求証券之适应特殊投資試驗者应給予优先权。这又反过来要給那些想聚集可恃以生活的剩余財产持有权者以优先购买原始发行份額的权利，而把那些資本利益已达到壟断規模者加以抑止。从上面所說的一切，我們应当很清楚，即旨在产生成百万新的“受資助的資本家”的信用制度，应当旨在創造可恃以生活的剩余財产持有权，而絕对不应再給那些人們其資本所有权早已是壟断性者以任何便利。

受資助的資本家

当我們在二十世紀三十年代认識到，如无大量消費则大量生产的經济也不能生存下去——当然更不能供給一个較高的一般生活标准的时候，我們就跳到显而易見的結論，即直接刺激大量消費。这个格言成为我們的高度有效率的消費者信用措施背

后經济学說的核心。

下面的說法几乎是眞理，即假若我們认識到急剧扩大資本所有权，正象技术进步本身一样，攸关一个工业經济的繁荣，我們将早已开展了把資本利益"商品化"的方法，其有效的程度可与我們目前用以出售消費品相比。我們将早已获得教訓，即有效地扩大資本基础将使广泛地运用消費者信用成为不必要，甚且并非明智之举。我們将懂得，政府尽一切努力以促进"資本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在扩大財富生产的参与面，并以此作为扩大公正分配收入的手段。因此，从"資本主义"的观点看来，对于消費者信用的需要，可以解释为正是指出当时給予扩大資本所有权的鼓励尙属不够②。

让我們假定，懂得工业生产和懂得完全資本主义式的財富分配业已成为一般人的常識，而且我們是在作为一个民族开始按"資本主义"的原則考虑經济。除了上面早已討論过的各种步驟而外，还能做些什么事情使得那些全靠劳役获得生計的家族变为部分或全部靠它們的資本所有权来参与生产并从而获得所

① 在一个自由竞爭的市場，所代表的資本的全部經济收益归其所有主的剩余財产証券，其价格平均計算，可能或并不高于我們目前混合經济制度下的証券价格。但必須記住，通过公司經常向市場上筹集新的資金，而不象目前那样筹自公司內部資源以及借債来源，所有权的集中趋势将不断地予以冲淡。

② 約翰·凱恩斯把用于資本形成的金额与由此引起的就业量的增长之間关系的"倍数学說"予以通俗化。参閱他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貨币通論"，紐約 1935 年，第 10 章。这在經济俚語中，就是"打气注射"学說。应当注意，"資本主义"学說并沒有想到运用"打气注射"。完全資本主义經济的分配制度可比拟为一个制度之旨在发展生产唧筒(主要为資本)与消費家族之間永久的新的联系。因此，在資本主义社会中，扩大所有权的一切努力，不仅提供暫时的倍数作用以制造就业，而且为新的資本所有主家族提供永久的收入来源。

生产財富的分配份額?

在完全資本主义的經济中資助扩大資本基础的問題，正象在我們目前的混合資本主义中資助消費者购买的問題一样，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运用信用的技巧。但我們也必須确定：应把多少份量放在扩大現有資本的所有权，而把多少份量放在資助由新資本家所有的新的資本形成上去。这是值得研究的重大課題。但无論如何，在有限的篇幅內指出运用近代信用和商品化方法以創造成百万新的資本所有主家族还是可能的。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們也能注意到若干尚待解决的問題。

今天在消費者范圍內熟悉的信用資助方式，可随即应用以資助新的資本家获得資本①。其中之一就是直接貸款以获得剩余財产的資本持有权。这些通常是以所购得的剩余財产作为质押担保品。正象目前銀行业务的慣例一样，质押契約中包括分期偿还計划。只要并无賴債行为，凡属領取股息权、投票权、以及剩余財产权持有人的其他各种权利仍操于购买者家族之手。簡便的质押契約可用以购买未偿还的剩余財产或公司原始发行的新的剩余財产，虽然两种信用的特色有所不同②。例如，对于获得未偿还剩余財产予以过分便利的信用会使尚未还本証券的价格上漲，而放寬对于获得公司原始发行的新的剩余財产的信用条件，則易于扩大新資本的形成率。

---

① 如有适当的法律保障，以制止濫用信用資助制度使那些并非旨在取得可恃以生活的資本財产的人获得資本利益，那么任何銀行的商业信貸部都可制訂几十种可行的計划以資助新的資本家取得可恃以生活的資本利益。

② 絕大多数州政府的法律禁止一个公司貸款給以本公司股票作抵押者。州政府公司法一般并不旨在便利扩大所有权的基础。

另一种慣用的資助消費者信用方法可随即用于資助新資本家的方案中。这就是分期償付計划。需要某些資本形式的公司，可发行剩余財产券給定期数目或数年承担償还义务的购买者。在分期償付期間，一个公司虽須对于資本并未全部繳入的股票付給股息，但可以比其他方式更有利的条件筹集資本而获得补偿。

对于貸款与质押資助早已发行尙未償付的証券的购买，这些契約应对适用于証券购买的保証金需要，作出例外規定。也許高达 100% 的保証金需要，将继續适用于資助那些购买剩余財产的人們，即他們或者早已拥有壟断規模的剩余財产权，或者买进来作投机之用而并非用以投資。絕对有效的管制措施应予采用，以制止資本資助計划被投机者（那些不用于投資的人們，而不問其資本財产的大小）和拥有极大資本持有权者所利用。

随着資本主义革命的进行，为貸款目的而估价公司剩余財产的困难，将因采取要求发达的公司支付其全部收益的措施而减少。目前正因經理部拥有独裁大权，任意保留或支付公司收益，而大大地造成了今日証券价值的离奇波动。目前經理部任意保留或支付公司收益給股东的独裁大权，使得用以估价决定可貸款质物价值以及日常綜合估算市場价值的比較标准失效。随着資本主义革命的进行，周期性經济破裂的危机将趋减少，因而今天經常籠罩在股票市場上的經济蕭条也将减少，并且最后必将消失。

关于貸款資助获得資本利益的质押契約，可按慣例除了需要附加償还条款外，一般要使資助資本利益的收益与分期償还额之間留有若干差額。如果扩大資本基础的目的是在使新的个

人能够以資本所有主身分参与生产从而参与資本收益的分配，那么在过渡期間要紧的事情是不要使充作消费用途的收入过分削减——减少額以能分期偿还购买价格为限。

投資分散的原則是資本节用的一个重要而健全的原則，应作为資本資助各个家族的契約的一个条件。这和給予正在取得可恃以生活的資本持有权的投資者优先計划結合起来，将使这些資助計划很有效地扩大資本基础。

取得資本貸款的利息应在征課所得税时予以减免，正象目前大多数利息支付一样。对那些沒有取得資本投資优先权（由于他們的資本持有額早已达于壟断规模）的人們的可用以投資的資金，应采取一切合理的步驟，导向資助扩大資本所有权基础的方案中去。

至于取得資本貸款之用以购买新发行的証券者，那么尙须遇到若干新的問題。作为利用这种資助前提的明智的投資分散，其本身提示要在很好适应季节需要的公司証券与还有些投机实业的証券之間保持平衡①。牌子全新而且全部不适应季节需要的企业，在投資表上无疑应剝夺它們取得資本貸款的資格，直至它們适应季节需要为止。它們也不应享有小投資者的优先投資权。这样就把不适应季节需要和投机的証券留給早已拥有大量

① 例如，公用事业企业的投資，无疑应作为資本持有权之不足恃以生活的新資本家优先投資的对象，并应尽先予以取得資本貸款。未来对于大量动能的需要，似可为創造大量新的資本持有权提供机会。1954年“联席委員会报告”中估計，到1965年，每年需要350亿元的資本支出作为新的資本形成（“未来十年美国潜在的經济增长”，联席委員会出版物，第11頁）。这些龐大的資本需要（在过渡到完全資本主义經济的初期，这些需要甚至还要大得多），指出未来年代里有机会促进这种过渡，远比过去所曾实行的为快。

資本持有权的人們去投資，他們也較能經得起这些証券所包藏的风险①。

資助新資本家的方案会认識到我們經济中对于資本形成的大量需要并将提供資本形成的来源。同时，我們也将着手作些目前被忽視的分散資本所有权的事情。

政府在鼓励或直接提供这些取得資本的信用时，是在尽职为所有家族提供有效地参与生产的机会，因此有充足的理由制訂担保这些資本取得貸款的一种貸款保險方案。目前适用于住宅质押貸款的联邦住宅管理局貸款保險方案的一般原則，也可用之于这个目的。

目前对于发行剩余財产証券缺少所需筹集資本的通常解釋，是保險費用太高。資助取得資本的保險基金的出現，将有助于降低保險費用，因为在合理时期內不能推銷合格股票发行的风险将大为减少或甚至全部消除。再加上修改者在阻碍資助长期債券的公司所得税法，将不但消除了集中的主要原因，且将便于剩余財产权的分散。但应注意，这种保險設施——让我們称之为“資本分散保險公司”——并不直接担保企业任何业务上的风险。这将由股东来担負。这里只保險或保証认股人或股票购买人应尽償付所购股票的义务。

---

① 我們的經济将来对資本形成的巨額需要，可从加利福尼亚技术研究所三位科学家的著作中搜集到若干暗示：他們預言，若在今后一个世紀中世界不发达地区都全部工业化的話，我們将耗用了所有高級矿藏、所有石油和其他旧有的燃料，所需的水量将超过全世界淡水的供給量。“到那个时候，象这样的矿业早已不存在而将为巨大的、整个联合的、为多种目的生产的化工厂所代替，它們的原料是石头、空气和海水，它們的产品是多样化的，从淡水到电力、液体燃料和金属”（哈立逊·勃朗，詹姆斯·波納，約翰·卫亚合著：“未来的一百年”，紐約，1957年，第151頁）。

在过去时期，只要有需要，我們就可以主要通过公私信用的巧妙运用，同时生产空前数量的战爭物資（在毁灭財富和生命的过程中也随之毁灭），空前数量的消費品和史无前例的新資本形成。因此，有誰能十分怀疑在未来年代里我們通过公私途徑来資助大部分在新資本家所有权管轄之下的大量資本形成的能力呢？通过資助使新資本家持有的这种新形成的資本，将能够自行清償。这种新資本所創造的財富，足以补償那些授予信用以促进在新資本家所有权之下新資本形成的人們。

在向“資本主义”过渡，以及“資本主义”一旦达到在保持平衡的資本主义經济过程中，我們所考虑的方案的目标，将是确立适当的信用机构以保証我們經济的扩展并同时保証資本所有基础的迅速而有效地扩大。在提供信用便利任务中，应予商业銀行、投資銀行以及其他私人金融組織以主要的責任和优先的机会。但政府不应犹豫通过保証信用或直接提供信用的方法以补償私人信用便利的不足。

我們用不着害怕，由于运用其权力以促进这种方案的实施，政府将扩張国家的权力或者威胁个人的自由。我国創业的祖先正确地洞察到，公民的自由在于他們个人拥有足够的經济权力以制止不可避免地集中的政府权力。在我們近代的工业社会中适用他們的自由政府原則，势必得出这样的結論，即私人拥有的經济权力的分散——这在目前意味着广泛分散的資本的私人所有权——是抵消集中化政治权力的唯一方法。因此，政府尽职扩大資本的私人所有权，是把政治权力和經济权力分离的保証，也同时是个人自由的保証①。

新式保險的需要

关于尽可能广泛地分散資本所有权的一切努力，还有一个問題留待討論。

随着向“資本主义”过渡的进行，主要經济脫节或經济蕭条的风險将逐渐减少，直到一个平衡的資本主义經济一旦建立而后，这种风險将全部消失。这将消除了我們目前混合經济中主要风險之一。但是还留有一种风險。这是在工业經济和竞爭經济中所固有的自然风險——由于竞爭中出現的优越性和技术上被超越而丧失投資的风險。随着更多的家族变得更依靠其資本所有权作为收入的来源，更多的家族将遭遇这种风險或在更大程度上遭遇这种风險。

这个問題的提出也提出了解决它的办法。絕大多数丧失工作能力保險和人寿保險的购买，是建立在这样的学說上的，即家长(通常是被保險人)由于他的(或她的)工作能力而成为經济上贍养家族的来源。② 疾病或遭遇丧失工作能力的意外事件和死亡，通常使全家失去收入。为了应付这些风險，乃来投保。但当一个家族拥有可恃以生活的資本財产，并借以代表其参与生产的程度，那么家族中一員丧失工作能力或死亡，其在經济上的重

① 自由放任这一錯誤的和被历史事实駁倒的原則，在若干人們的心目中造成如此深刻的印象，以致用政府管制来有意識地創造經济自由和政治自由条件的观念，立即在他們面前出現极权政府的幽灵。那种认为經济权力的分散不能借助政府行动有目的地加以促进的看法，无异于容許經济无政府状态，正如那些认为唯一的政治上自由的社会是沒有民事政府的人們将容許政治上的无政府状态一样。

② 我国稅法(包括所得稅以及財产稅)的錯綜复杂，經常引起购买人寿保險的人为动机。这种购买是正常經济动机的例外。

要意义将与家族收入之主要依靠劳动来維持不同。

当一个家族主要依靠其資本所有权来贍养时，所要防止的风險单純是在一个竞爭的經济和技术进步的經济中所固有的业务风險。这种风險大部分能够通过分散投資而減小，但除此而外尙可設計“不测保險”，旨在保障家族收入遭遇实业上的失敗因而大大地損害来自資本持有权的贍养費。这将是人寿保險学說合乎邏輯地适用于一个完全資本主义的經济。

再者，当完全資本主义的經济虽会免于重大的經济崩潰，但恐不能全部避免或多或少紧張程度經济活动周期变化的影响。在政府方面也許可以設計出一种保險計划来保障資本所有主免受即使是这样溫和的周期变动。假若如此，那么在一个完全的資本主义經济中，这种保險安排将用以全部代替在我們的混合經济中政府运用“打气注射”計划以弥补周期变化的方法。这种保障資本收入免受某些种类的风險的計划，可与联邦政府征課所得税的那种方式結合起来，即用以塡注在周期低潮时所得税的跌落并在高峰时收取其增溢額。

新的資本家

在向“資本主义”过渡的时期中，当不再努力創造就业机会来分配財富的时候，找寻就业机会以生产生計所需資料的人可能会超过工作位置的数目。教育人們把兴趣和努力从生計工作提高到空閑工作的任务并不能够在一夜之間完成。那些拥有大量資本財产所有权从而其参与生产早已达到壟断程度的家族成員也許仍然坚持那种看法，即把从事生計工作作为他們創造性能力的唯一出路。只有当資本主义革命的性質和目的为人們所

充分认識，以致那些拥有壟断資本財产者把自由的空閑工作看作他們应該从事的有用的社会职业时，則他們为生計工作而需要充分就业的叫嚣就会趋于沉寂。政府的职能应当是运用它的管制权力来促进这种轉变。

当对劳工的需求低于所有潜在地可雇用人們的“充分就业”水平时，“失业”——单就生計工作而論——将首先落在壟断資本財产所有主的头上。①

在生計工作范圍内，需要进行大量的机械性劳动，以为所有的人生产普遍高度生活水平所需的財富。几百万机械工人将是經常需要的。无論如何为了收到教育效果（即使不为其他目的），每一社会成員都应有从事这种工作的机会。但在应用这个一般政策的时候，有两桩事情要牢記在心。当对于机械工人的需求小于找寻这种就业的可雇用人数时，除在有限度的基础上而外，要使所有人們都广泛地参与机械性工作是不可能的。再者，当对于生計工作的总需求小于那些要求从事这种工作或者除此而外別无其他参与生产手段的人的“充分就业”时，資本主义經济的正当管制方法应該是制止拥有壟断規模資本財产的家族成員再通过从事有报酬的生計工作来壟断参与生产的机会。

在过渡到“資本主义”期間，这个經济的健康增长及其稳定性的提高最好通过下列方式加以促进，即不断地使人們专从工資获得收入提升为愈来愈多的收入从資本財产权方面得来。当然，这应該从那些工人开始，即他們的經驗和教育显出他們最有

---

① 应当記住，立法上时时决定何者构成壟断資本持有权的主要考慮是，找寻生計工作的人数超过能为他們提供可恃以生活的就业机会。

資格成为受資助的資本家。不断地把絕大多数重要而負責的工人(包括技术工人和管理工作者)提升到主要或专靠拥有可恃以生活的資本財产参与生产的集团方面来。

家族之能把可恃以生活的資本財产的所有权和一个或一个以上的成員以工人身分参与生产相結合的程度，将全看这个經济对于生計劳动者的需要而定。阻止这种結合的管制要点，将时时参照現行技术情况和所需生活标准而作为一种公共政策由立法上予以确定。

在过渡期間，管制努力的目标应該是减少专靠一个或一个以上成員的工資收入以維持生計的家族数目，减少后的数目要与这个經济中生計工作的实际机会而不是“人为的”机会相当。这意味着消除各种形式的“造出来的工作”、“限額支持就业措施”、有支付的失业以及在技术上可以代替的工作位置，这是現在我們的充分就业政策所人为地創造和維持的。这将意味着消除由于下列因素所造成的工作位置，即剩余农产品的补助，不必要的“防务”购买，“囤积儲备品”超过国防上和正常生产上的实际需要，以及在今天实际渊源于增加生計工作位置作为促进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手段这一愿望的其他各种方案。

我們早已指出，这可以通过在这个經济中一般地向上提升运动来完成，即把“失业”(单就生計工作而論)轉嫁給那些拥有壟断資本所有权或接近壟断規模的可恃以生活的資本財产的家族成員。为那些主要或专靠生計工作获得收入的人們維持可恃以生活的工資水平，不是凭借規定工資額高过在竞爭条件下决定的这种劳动的价值，而是通过从劳动市場上消除相当于在当时条件下技术上可以代替的工人人数来达到。

資本主义革命的主导目标之一，是尽早地把所有的人变成資本家，即变成拥有可恃以生活的資本財产所有主。我們經济中的技术愈进步，那么愈早有可能把所有的人，或更正确地說把所有的家族变成資本家。因此，过渡期間的指导原则应該是尽快消除对于技术进步的一切障碍，因为这些障碍直接妨害了“資本主义”所作的諾言——早日从劳役賺取工資中解放出来的諾言。

千万个在技术上业已陈旧的小农場不应当保存来拖住这个經济的后腿。許多这些小农場久已不能在自由竞爭市場中支持家族的生活。它們只能在全然浪費人类劳役的牺牲条件下保存下来。对那些事实上不能生产財富，但又通过数不尽的各色各样的“限額支持就业措施”，勉强維持生产財富的外貌的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工人，应該予以提高其經济地位的机会。他們应当頂替那些已将其工作提升到具有眞正經济意义的人們。而后一种人也应提升到生計工作位置的頂巅，来代替那些拥有可恃以生活的資本所有权并足以使他們将精力轉向空閑的自由工作的人們。那些拥有可恃以生活的資本財产的家族成員应当愈来愈乐于从事空閑的工作，而不去追求額外的財富，至于拥有壟断資本財产的家族成員则应全心全意这样做。

当一些人从劳工的行列轉移到資本家行列的时候，跟着将有其他一些人趋向于改变他們的經济情况，而更重要的是改变他們的职业或者改变对于他們的时間、精力和才能的使用。資本主义革命所重視的一般向上趋势，不但使人們从靠劳役直接参与生产轉向通过資本所有权参与生产，而且把人类生活从无价值的只能得到外在补偿的生計工作提升到有眞正內在酬报的

空閑工作，人們将乐于这样做而从不考虑財物上的补償。

在以往所有前工业社会中，属于有閑阶級的少数幸运者，恃他們的雄厚資財具有美德和知識专长，专心从事文明的工作——文艺和科学、政治和宗教活动——为文化而文化，而不是为了財物报酬。专长并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当然更不是拥有孳生收入的資財因而从劳役中解放出来的人們的特权。在向“資本主义”过渡期間，愈来愈多的人将象这样解放出来，学校內外高等普通教育的中心工作应当是培养专长以备人們从事空閑工作——这种工作要比苦力賤役更艰难些，也更好些①。

一旦向“資本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完成并且建立起一个平衡的資本主义經济，各种过渡綱領（包括創造新的受資助的資本家）的主旨应該是使完全依靠工資为生的家族比例不断下降，而使恃資本收入为生的人数不断增加。至于引起这些变化的速率当然要与技术进步的速度相适应。

在向“資本主义”过渡的第一阶段，从靠劳役参与生产到通过資本所有权参与生产的轉变要愈快愈好。此后，从一个工人轉变为一个資本家，对大多数人以及他們的家族說来，必然是比較緩慢的过程。有些人会在其生命过程中早些成为資本家，另

① 总有一些人，由于智力或道德上的无能，而过着低于“資本主义”为一切人們努力爭取的理想的生活水平。我們現在尽可大大地高估这种人数，因为我們还沒有开始教育人們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生活的过程。但无論如何，很可能总有一些人是会这样的。这种人必須恃生計工作来維持他們的生活；或者，由于天賦无能或由于教育上的失敗而連生計工作也不适宜做，那么他們将受到社会安全方案的保护，这种方案旨在为他們提供人类生計，理由很簡单，因为他們是人类。但除了沒有一个社会能够全部消灭的无能者而外，資本主义社会将尽力制止依賴国家为生的現象。

外一些人，尤其是那些沒有遺产、家庭贈与，或其他資本轉移的人們則要迟些。

当特种創造性的活动不能为我們社会的共同利益而保証应有的注意和支持时，这种活动可以通过免除其从事这种活动所获收入的所得税或降低征課税率而直接加以鼓励。例如教书，就其性质而論純粹是一种自由工作，也可以获得相当好的收入，即使这种工作是有眞正內在酬报的，应該由能够不計外在补偿的人們去做。

我們希望，随着向"資本主义"过渡的进展，将有愈来愈多的不需外在补偿或需要很少这种补偿的人們，会对这种工作机会予以很高的評价，并且为了其本身的目的而寻求这种机会。今天我們虽然很缺少教师，但在一个完全資本主义社会中，我們将有許多借資本所有权参与財富生产的人們，乐于从事教书工作，不計补偿，甚至拿出一些費用来支持教书工作。

以上关于教书工作所說的一切，也适用于其他各种作为职业而不是作为副业空閑工作。在一个工业发达的完全資本主义經济社会中，部长、科学研究家、哲学家、音乐家、詩人、画家、律师、医生、政治家以及从事大众交通的人們，为了內在的满足和創造性的愉快而从事这些純粹空閑工作是很正常的事。它們的眞正价値不能从这些职业所得的收入金額来测度，而要从其艺术中所获得的卓越成就以及它們对于文明的进步所作貢献的重要性来衡量。

在一个平衡的資本主义經济中，我們一般希望那些完成学业而且愿意这样做的青年人进入生計工作的場地。等到他們长成起来，他們将逐步通过剩余財产分配計划、通过遺产、贈与和

家庭內資本剩余財产的移轉，以及通过創造新的受資助的資本家的方案而成为可恃以生活的資本財产所有主。从此以后，他們为了报偿而从事生計工作的經济需要将逐漸減少。

当他們逐步从生計工作过渡到空閑工作的时候，他們认識到他們有义务参与的艰难而有真正內在报酬的文化工作，将日益反映于他們从事的各种方式的活动中。他們决不因为他們并不从事財富生产而就认为他們是“失业的”或是“社会上无用的人”。他們也不会“退休”或期望“退休”；因为按照“資本主义”所持的人类生活的信念，从对社会有用的活动中退休，只是智力上不适宜或生理上无能的人們的避难所而已。

当人們中止就业于生計工作的时候，他們并不展望“退休”的梦魔和空虛，而是从他們生活的开始就准备着最終要轉移到人类更好的就业方式中来；而等到他們逐步获得資本財产时，他們将逐漸轉移他們的兴趣，从一种就业方式轉移到另一种方式。当最后他們的資本財产大到足够提供可恃以生活的家庭收入时，很有希望，他們将加速把他們的全部精力和才能用以完成空閑的自由工作。能够这样做的人数的多寡，将是“資本主义”制度下教育制度有效程度的最精密的衡量，也是資本主义經济能为人类最終目的而服务的最好指針。

第十五章 簡短結論

我們已經考慮了从我們目前半資本主义和半劳工經济过渡到充分平衡和完全資本主义經济的若干实际問題。我們既注意了前者的不利情况又注意了后者的有利情况。重要之点是我們必須記住由于下列原因而使我們遭受的經济痛苦，即仿照希腊神話中巨人普洛克魯特斯的做法，試图把保留私人資本財产权遺迹的資本主义生产制度納入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占优势的床位之中。

当我們初次經历高度累进所得税的征課、以他人为牺牲来补助某些生产者、授权有組織的工人去向其余部分經济或其中一部分征課私人税收、以及政府出面直接干涉实业界生产財富并且把它重行分配的时候，其所一度感到难于忍受的痛苦，我們現在确实已經习惯起来。但我們不能因此假定事情不会变得更坏些，或者假定我們的忍受可无限度。

我們的全部分析，即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阻滞技术的进步，引起私人資本財产权的让渡及其基本权益的浸蝕，趋于在早已高度集中的我国政府手中造成一种不可抗拒的經济与政治相結合的权力，以及威胁个人自由的存在，使我們得到一个无可避免的結論，即并沒有方法阻止这些事情变得不能忍受，除非解散我們的混合經济而走向“資本主义”。

資本主义革命的中心任务，即扩大資本所有权以包括成百万上千万新資本家的任务，在一开始对我們說来不論如何艰巨，但当我們考虑到如若我們企图把我們目前的混合資本主义永久化时我們所遭遇的危險和面临的問題，我們应該堅定我們的决心去担負这样的任务。

为了集中我們的全部注意力于需要用我們的智慧和我們的自由决定权力来作出的紧要关头的抉擇，在本书結束語中概要地談一談我們面临的两种选擇是会有帮助的。

1.“資本主义”承认在发达的工业經济中資本是財富的主要生产者。混合資本主义不得不继續妄想人类劳动是財富的主要生产者。

2.“資本主义”承认机械性的生計工作是人們不得不在某种限度內忍受的痛苦，由于它并无人道的报酬，所以应在人类生活中减至最低限度。混合資本主义不能够承认下列两者之間的清晰区别，即为了外在財物补偿而所做的必要劳动和人們自由地从事自由和創造性的钻研；它也不能够承认生产文明东西的工作較之生产生計东西的工作更具有人类的价值。

3.“資本主义”削减租税負担最終可能达于一点，即政府征課的岁收足以支付其各項劳务的費用即可，毋需再多。混合資本主义則必須經常增收租税，其超过政府經常費用部分，須由政府用于財富再分配以免經济崩潰。

4.“資本主义”最大限度地鼓励技术的进步，使財富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同时愈来愈把財富生产的負荷从人轉到机器。混合資本主义則阻滞了技术的进步，这是执行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分配方式所造成的主要后果之一。

5．扩大現有資本所有权和随着新資本的形成而創造新的資本家，能够通过自行清偿的方法予以推行。把資本所生产的財富作有利于劳工的分配是决不能自行清偿的。相反，它把生产工业經济中大部分財富的資本工具的私人所有权予以清算了。

6．在混合資本主义制度下，有利于劳工的財富再分配是一种永无休止的过程。在技术进步力量的驅使下，它必須继續进行，直到这个經济的所有財富在中央政府控制或托管之下加以分配为止。而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甚至在向“資本主义”过渡期間，由于資本所有主愈益增加，容許通过参与生产来作出財富的自动而直接的分配。

7．在混合資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資本財产权的让渡及其权利的削弱，連同政府提取权力以再分配財富而維持經济，导致集中經济与政治权力于中央政府之手。在“資本主义”制度下，私人資本財产权的恢复及其权利的受到充分尊重，連同政府从事財富再分配需要的消除，使政治权力和經济权力分离，并授予私人資本所有主以其所需的經济权力和独立性以抵制政府的不正当侵犯。一个工业民主国家的公民，作为資本家而且唯有作为資本家，才能保持和加强他們的自由政治制度。

8．唯有“資本主义”是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唯有“資本主义”才能为民主政治提供其所需的經济基础，也唯有“資本主义”才能創造公正地組織的工业經济，作为一个群众社会中公正地組織的政体即民主政治的孿生子。在群众社会不可改变的情况之下，混合經济必将离开民主政治而走向社会主义，亦即国家資本主义及其不可避免的侶伴——极权主义国家。

9．“資本主义”通过在財富分配方面的經济公平原則来达

到普遍的經济福利,而且并不丧失人类的尊严和自由。混合資本主义之达到普遍經济福利，則是通过財富分配方面的施舍行为和权宜之計的混合物,从而把人們降到孩童般地受照顾的情况,或則把人們降到作为达到經济目的的手段的傀儡地步。

10．“資本主义”与民主政治合起来創造了接近理想的无阶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一切人們都是公民，也都是資本家，在以往前工业社会富豪政治和奴隶經济中，只有极少数人能过好的生活，而在这个社会中大家都能过好的生活。混合資本主义必須經常保持一个在經济上阶級分裂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阶級战爭的永久化使阶級利益不断冲突并且經常为了夺取权力而斗爭。除非在“資本主义”中通过对一切人的公平和保持每个人的自由找到阶級战爭的最終解决途徑，那么它将在社会主义和极权国家中找到——在那里有一幅无阶級社会的諷刺画：一切人們都受到奴役，因为沒有人具有作为一个公民的政治自由或者作为一个資本家的經济自由。

附录：在我們目前經济中劳动生产率降低的隐蔽性

我們曾經断言，除了无足輕重的例外，在我們的工业經济中每人每一工时財富生产量的增加，从事机械性劳动的工人的能力和技能所作的貢献愈来愈少，而技术和管理工人的技能所作的貢献則愈来愈多。技术和管理工人的主要努力是在提高資本工具的固有生产力。当資本工具的固有生产力隨着每一阶段技术进步而提高的时候，机械性劳动的固有生产力至多維持不变，因此，和資本日益增长的生产力比較起来，机械性劳动的生产力相对地日益下降。

如果这些事情正象我們所說的那样是确实的，那么下列情况也是确实的，即构成我們的劳动力和人口中大部分的从事机械性劳动的工人对于我們社会中財富生产所作的貢献比起資本所有主所作的貢献来相对地較小。从这一真理又推导出下面一个后果。由于生产因素的价值主要看它生产財富的能力来决定，劳工固有生产力将具有与其經济生产率相同的关系，正象資本的固有生产力将与其經济生产率保持相当的关系一样，这里当然假定劳工和資本所作比較貢献的价值是客观地通过自由竞爭的机构来决定的①。因此，不論自由竞爭在生产因素中运用到什么程度，我們将发現从事机械性劳动的工人的經济生产率在不

断下降。

从国民收入中分配給劳工和資本的份額統計看来，也許会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見，即纵使从事机械性劳动的工人对財富生产所作的物质貢献久已下降，可是他們的分配份額，从而他們的經济生产率却一直在上升。

让我們首先考虑事实的中心問題。国民收入中劳工的份額，亦即某年所生产財富的份額，从 1870 年起十年中的50%增加到1929年的58%，再增加到1953年的68.5%和1956年的70%② 。从这些数字中似乎可以看出，构成劳工劳动力人数3/4的从事机械性劳动的工人的經济生产率在上升，如果他們在国民收入中的

---

① 虽然劳动的經济生产率，相对資本的而言，应当随着其生产財富的物质能力的增降（亦即其固有生产力的增降）而上下，这种关系的眞相是靠除了下列条件而外的其他情况来决定的，这种条件就是生产因素的价值主要是为其生产財富的能力来决定。而所謂其他情况，其中包括：（甲）資本的形成（至少在沒有直接的过度刺激以造成“充分就业”的地方）只是对于产品和劳务的消費者需求增长的結果，而劳工供給的增加则是人口增加而不是这些消費者需求刺激的結果。（乙）技术进步增加对于資本的需求，同时却增加劳工的供給；由于对財富需求的增加（目前以直接刺激来达到充分就业）而增加的就业，經常被人們誤认为节約劳工方法本身增加对于劳工需求的証明；（丙）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因人口的增长增加的劳工的供給，超过了由于消費增长而引起的对于劳工需求的增加。上述情况都假定人口趋于增长，技术不断进步。

② 参閱人口調查局編：“1789—1945 年美国的历史統計”一书，1949 年，第 15 頁。美国商务部編：“国民收入”，1954 年，第 9 頁；“总統的經济报告”，1957 年，第 132 頁。当然，早期的統計是有問題的，例如，在国內究竟做了多少沒有貨币酬偿的劳动呢？在构成国民收入半数以上的公司經济中，雇用員工从国民总收入中所得的份額自 1929 年到 1951 年稳定于74%左右；1952年增加到76%；1953年增至77.5%；1956 年增至 79%。参閱“国民收入”，1954 年，第 9 頁，以及美国商务部編：“目前实业鳥瞰”，1957年 7 月，第 15 頁，第 12 表。

分配份額能够作为准确地和客观地測量他們对于生产所作貢献的价値指数的話①。

我們将怎样解释下列两者之間的矛盾呢？(1)我們断言从事机械性劳动的工人的相对經济生产率随着其相对的固有生产力而下降；(2)統計数字指出这些劳工所得份額几十年来不断增加，而在我国經济的最重要部分亦即公司經济中所得份額增加最大。

假設我們承认劳工从国民收入中所得的分配份額是劳工对于生产所作貢献的一个准确而客观的价値指数，那么我們也得承认劳工的相对經济生产率的增长，可以不問其相对的固有生产力在下降的事实；否则即使在表面上提供了充分而清楚的証明，我們不得不对于这一事实本身要发生疑問，且将目之为幻想而弃置不理。

我們认为从事机械性劳动的工人的固有生产力相对下降是沒有疑問的，而劳工的經济生产率下降及其从国民收入中所得分配份額增加之間的矛盾現象是可以解释的。

在我們作出詳細解释以前，我們要馬上声明，我們反对那些人們的假定，即认为劳工从国民收入中所得份額的增加是劳工对于財富生产所作貢献的准确而客观的評价。我們所持的意見和那些人的意見恰恰相反，他們坚持，受立法和政府其他权力所支持的工会的行动，已經使劳工对于生产所作的貢献有可能作

① 参閱"美国統計提要"，1956年，第208—214頁。其中看来从事机械性劳动的工人实际工資的增长，至少与管理工人和技术工人实际收入的增加率相当，即使不是更快的話。

出公正而客观的評价。恰恰相反，我們认为，这种行为(連同其他事情)业已阻碍了对于劳工的貢献作出自由竞爭的評价，其后果是劳工从国民收入中所得的份額并非表示其經济生产率的眞实指数。

构成非农业劳动力中約35%人数的有組織工人的工資水平，并不代表自由竞爭的决定，而是有組織劳工借联邦政府和州政府頒布旨在阻止雇主反对雇工所提工資要求的大量法律为靠山，来要求增加每小时工資的統一努力的結果①。根据我們的法律制度，在其他各种契約义务中凡属出于强迫和威胁而訂立者应认为无效，我們却在决定有組織劳工的工資和其他經济利益的过程中建立了集体合同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接近于胁迫的行为是在"論价"过程中的决定因素。

在我們进行論証以支持这个基本論点以前，有两点考虑要提一下。其中之一是公司所得税，在联邦政府岁入中目前征課了公司收入的52%，而在大多数州还要加上額外的小比例。这样大比例的税收代表資本所生产的財富，但在国民收入統計中却沒有归之于資本或劳工。因此公司資本所生产財富的半数以上(而公司所生产的財富远超过我們社会財富的半数以上)全部从統計数字中略去了。在計算所生产財富分配份額的时候，它应归之于資本所有主。假若是这样的話，那么資本和劳工的相对經济生产率的数字就要大为改观了②。

第二种考虑是这样的事实，即公司只将其資本所生产財富的一部分分配給股东——一般不超过公司繳税后收益的半数。人口調查局曾經注意到："若干部分的收益，例如公司儲蓄，肯定沒有为个人所收到，而且事实上也可能永远不会为他們所收

到。"③公司保留不发給股东而再投資以构成追加公司資本的巨大金額，也应当包括在所生产財富的分配份額的計算之中，归資本主所有。把这些金額剔除不計，进一步歪曲了資本和劳工相对經济生产率的数字，因为这些金額衡量資本的經济生产率而例应作为資本私有权业已大为削弱的这个經济中酬报給資本私有主的分配份額。

如果我們把上述两点，即显示資本私有主所得的实际分配份額远非資本經济生产率的眞实指数的两点，和由于劳工份額并非通过自由竞爭所决定因而并不代表其經济生产率的眞实指数一点結合起来看，就不会再有任何根据相信現有的統計能够給我們提供关于資本和劳工相对經济生产率的准确的数字。

但是，还会有人提出这样的反对意見，即沒有工会組織的工人——約占非农业人口劳动力的65%——其工資的增长也几乎和有工会組織工人工資的增长一样地迅速。他們会辯解說，这种事实表示工資即在实际上以竞爭来决定的場合，劳工的分配份額也在继續增长达三十年之久；因此我們再一次面临劳动的經济生产率增长的事实。可是这种观点忽視了許多非常重要的

① 关于这些法律的簡要評論可参閱魯斯柯·劳特著："工会的法律特权"一书，华盛頓"美国企业协会"于1957年出版。

② 雇主应付社会安全捐献金、不动产和个人財产税、制造业国产税以及其他各种間接税，在这些征課不轉嫁給消費者限度內，代表資本所生产的財富。除了极少数例外，它們并不落在工人們从生产中所得分配份額的头上。至于这些征課之轉嫁給消費者的程度是随情况而有所不同的。似乎有好几十亿元的这些租稅确实代表資本所生产的財富，在估价資本和劳工的相对經济生产率以前，本来应該包括在資本所有主的分配份額之內的。

③ "1789—1945年美国的历史統計"，第6頁。

因素。在这个經济中有工会組織支配的工資水平的影响，会造成非工会組織部分类似的有时甚至更高的工資水平。下面的考虑将說明为什么存在这样的情况。

1. 工会組織化集中于这个經济中的若干主要工业：制造业、貨車运輸业、鉄路、航运、仓庫业、建筑业、航空、电力、交通、石油、化学工业、橡胶业等等。把这些基本的和关鍵性的工业部門优先取得后，无組織工人的竞爭范圍就很狹了。这些关鍵性工业部門中的許多公司都是属于寡头壟断規模的，能够提高它們的价格，从而为进一步提出工資的要求鋪平道路。

2. 有組織的劳工提高工資水平和增加其他經济利益的力量，裨益于非工会組織工人的有效程度，經常不亚于有工会組織的工人。非工会組織劳工的雇主时常提高工資来阻止其劳工組織工会。誰不熟悉这样的事实，即营业雇員的"集体合同"工資的增加，自动地适用于书記雇員以及其他雇員集团，以阻止后者組織工会？誰又不熟悉下列的事实，即雇主决定支付比工会工資标准更高的工資率或者給予較受工会保障者更大的利益而不惜代价，旨在使他們自己及雇工免于組織起来的"不愉快"状态？誰又不曾听見过工会領袖們的不平之鳴，即由于工会对于非工会劳工的雇主施用压力的結果，工会的努力趋向于給予参加工会組織的工人和非工会組織的工人以相同的利益，尽管后者并未繳納会費以支持工会？

3. 在35%已組織起来的非农业劳工中，集体合同工資超过其竞爭决定水平的部分，具有有利于劳工分配的影响，远远地超过工人业已組織起来的工业部門。凱恩斯在奠定用"打气注射"公共經費政策来創造就业的理論基础的时候指出，耗費于資本

財工业的这种經費所創造的需求将数倍于它們直接刺激起来的就业①。这种倍数的发生是通过雇用于資本財工业的工人多得的收入继續用以购买消費品，这样进一步創造就业和进一步創造收入，以此类推，直到連續获得收入者的"儲蓄傾向"消散了原始的刺激为止。

类似的"倍数作用"也发生于把大量資本所生产的財富通过非自由竞爭决定的工資轉移給有組織的劳工。工人多得的收入循环地反复耗用，引起就业的增加幷且扩大劳工获得的分配份額，全然超过了原始工資增加的比例。如果沒有上面提到过的两种考虑（見第231—232頁），这种"倍数作用"也許可以毫无偏袒地裨益于資本和劳工，但在目前情况之下幷不如此。

4．高工資的有工会組織的工业具有吸引最合格的工人幷且給予他們以在劳工供給上优先权利的趋向，也会引起非工会組織劳工的雇主增加工資，这与上述第二点又迴不相同。

5．就工会措施阻滞技术进步的范圍而論，工会进一步减少了資本所有主获得的分配份額，从而相对地增加了劳动力所有主获得的份額。这种阻滞的作用不能忽視，特别是当工会要求沉重的額外費用作为容許以更有效率的机器在技术上代替工人的条件的时候。

6．在严重的失业时期工会施用压力来提高工資和增加其他利益的影响是一回事，但当它重叠加在有效的政府充分就业政策的时候，那又是另一回事了。劳工領袖們在1940年临时国民經济委員会前一致同意的証言是，直到那时为止（从1934年到

① 参閱"就业利息和貨币通論"，第10章。

1941年他們每年平均組織一百万新会員加入工会)，工会所能行使的最好办法是通过签訂集体合同增加工資以抵消由于机器代替工人而使劳工收入受到的損失。这个証言所涉及的时期，失业人数在1,000万至1,400万之間①。

自从1946年就业法案以及有关此項政策的有效措施②頒行以后，工会虽只代表非农业劳动力的35%，其所能做到的事情却远比抵消由于技术代替所遭遇的損失为多。1/3的工业劳动力借签訂集体合同强加給一个充分就业的經济，其所产生的效果，有类鋼鉄或小麦市場上35%商品的囤积对于一年内鋼鉄或小麦价格的影响，在这一年内如无壟断囤积的影响，按現行价格的需求将能全部购买市場上的供給量。事实上我們无法估計无組織的和有組織的劳工从国民財富中所得的份額，在多大程度上为这些措施和情况所歪曲。

但有一桩事情是够清楚的。所有这些措施和情况的結果，业已把工資提高到远远超过了应得的份額，即远远超过了在一个不受政府充分就业政策控制的經济中通过自由竞爭評价的劳动經济生产率应得的工資。

---

① 听取証言录，第30部分：技术与經济权力的集中。

② 除了签訂集体合同决定工資而外，有关措施包括下列内容：(甲)低利信用补助建筑业以及坚固物品制造业；(乙)通过购买剩余农产品和規定农产品价格以补助农場就业；(丙)大量撥款购置战爭物資，在經济意义来讲，我們已借此把战爭正常化；(丁)支持就业的国外援助計划；(戊)通过加速租税分期偿还方案，政府免息貸款給工业以建設工厂和购置設备；(己)法律規定或行政决定几千种的物价，旨在促进就业的增加。这些努力已經成功地提供充分就业，即凡需要就业的人都可获得滿足，包括那些在工时縮短的地区要想找寻两个或两个以上就业机会的人們。剩下来只有暫时的或“摩擦性”的失业。

我們很有理由相信，即在自由竞爭条件下以及在一个不受政府充分就业政策控制的經济之中，如果劳动相对下降的經济生产率是严格和先进的工业經济中相对下降的固有生产力成比例的話，代表劳动經济生产率的工資水平也将超过劳工应得的工資。一个原因是，工資的下降有一个絕对点，超过这一点势将全然不足以維持生計。其次一个原因是这样的事实，即在技术进步的任何阶段，相当数量的从事机械性劳动的工人是必不可少的，不論这个数量低于充分就业水平到什么样的程度。还有一个原因是为劳工和資本双方共同持有的一般信念，即在一个能够生产足够財富以支持一般較高生活水平的社会中，普遍貧困的存在显示社会管理的失当，并需要剧烈的政治上的补救。

所有这些原因都可以使劳动的經济生产率反映在劳工从所生产財富中得到的份額在与資本的經济生产率比較起来保持不致下降，纵然它的固有的生产力已經相对地下降。但是这些原由不能改变这样的事实，即与資本的固有生产力比較起来，劳工的固有生产力現已达到这样的一点：它所生产的財富还不到我国經济中总財富的10%。这些理由也只能隐蔽这样的事实，即劳动的經济生产力只是劳动在表面上所表現的一部分。

作者簡介

路易士·凱尔索

1913年誕生于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受教育于該城及其郊外的公立学校和教区学校。1937年毕业于科罗拉多大学，1938年获得該大学法学博士学位。

凱尔索是公司和金融界的一个律师。他現在是旧金山一家大企业的合伙人，自1947年起他在該企业中担任律师职务。1938年到1942年他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城执行律师职务，专长于財政。在第二次大战期間任海軍情报軍官，1946年任科罗拉多大学法律副教授。

凱尔索从1929年經济大蕭条起开始研究資本主义的政治經济学，直至今日他是一个热心的辯护士。本书出版时(1958年)他正在完成一部內容丰富的关于資本主义学說的論文手稿，不久将以"資本主义"的书名出版。

摩铁麦·杰·阿德勒

1902年誕生于紐約城，毕业于紐約公立学校和哥倫比亚大学，在該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至1929年任教于哥倫比亚大学，1930年至1952年执教于芝加哥大学，担任法律哲学教授多年。1952年离开芝加哥，在旧金山創立哲学研究所，現任該

2 019 0265 5

所主席和所长。

阿德勒是关于自由艺术学院和成人教育的"偉大书籍計划"的原始发起人之一。他是"偉大书籍基金"的董事;"西方世界偉大书籍"的副总編輯,"偉大理想"的編輯,后者是大英百科全书出版的"Syntopicon"。

阿德勒是最暢銷书"怎样讀一本书"的著者,他写了很多种书,其中包括"艺术和智慧"、"人把人塑成什么"、"道德的邏輯"、"怎样考虑战爭与和平"。他和神父华尔特·費立尔合作,从1941年起到1944年期間在"湯姆斯"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民主政治学說的文章,这些文章都和本书"資本家宣言"的論題有直接关系。